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16n0672

大乘入楞伽經

唐 實叉難陀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
  - 1 羅婆那王勸請品(一)
  - 2 集一切法品(一- 三)
    - 1
    - 2
    - 3
  - 3 無常品(四- 五)
  - 4 現證品(五)
  - 5 如來常無常品(五)
  - 6 剎那品(五)
  - 7 變化品(六)
  - 8 斷食肉品(六)
  - 9 陀羅尼品(六)
  - 10 偈頌品(六- 七)
    - 1
    - 2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672 [Nos. 670, 671]

新譯大乘入楞伽經序

御　製

蓋聞：摩羅山頂，既最崇而最嚴，楞伽城中，實難往而難入；先佛弘宣之地，曩聖修行之所。爰有城主，號羅婆那，乘宮殿以謁尊顏；奏樂音而祈妙法，因鬘峯以表興，指藏海以明宗。所言《入楞伽經》者：斯乃諸佛心量之玄樞，群經理窟之妙鍵，廣喻幽旨，洞明深義，不生不滅，非有非無，絕去來之二途，離斷常之雙執，以第一義諦，得最上妙珍。體諸法之皆虛，知前境之如幻，混假名之分別，等生死與涅槃。大慧之問初陳，法王之旨斯發，一百八義，應實相而離世間；三十九門，破邪見而宣政法，曉名相之並假，祛妄想之迷衿，依正智以會真如，悟緣起而歸妙理。境風既息，識浪方澄，三自性皆空，二無我俱泯，入如來之藏，遊解脫之門。

原此經文，來自西國，至若，元嘉建號，跋陀之譯未弘；延昌紀年，流支之義多舛。朕虔思付囑，情切紹隆，以久視元年歲次庚子，林鍾紀律炎帝司辰，于時避暑箕峯，觀風潁水，三陽宮內，重出斯經，討三本之要詮，成七卷之了教。三藏沙門于闐國僧實叉難陀大德，大福先寺僧復禮等，並名追安、遠，德契騰、蘭，襲龍樹之芳猷，探馬鳴之秘府，戒香與覺花齊馥，意珠共性月同圓，故能了達沖微，發揮奧賾，以長安四年正月十五日繕寫云畢。自惟菲薄言謝珪璋，顧四辯而多慚，瞻一乘而罔測，難違緇俗之請，強申翰墨之文；詞拙理乖，彌增愧恧，伏以此經微妙，最為希有，所冀破重昏之暗，傳燈之句不窮，演流注之功，湧泉之義無盡。題目品次列於後云。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一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羅婆那王勸請品第一

如是我聞：

一時佛住大海濱摩羅耶山頂楞伽城中，與大比丘眾及大菩薩眾俱。其諸菩薩摩訶薩，悉已通達五法、三性、諸識無我，善知境界自心現義，遊戲無量自在三昧神通諸力，隨眾生心現種種形方便調伏，

一切諸佛手灌其頂，皆從種種諸佛國土而來此會，大慧菩薩摩訶薩為其上首。
爾時世尊，於海龍王宮說法，過七日已從大海出，有無量億梵釋護世、諸天龍等，奉迎於佛。爾時如來，舉目觀見摩羅耶山楞伽大城，即便微笑而作是言：「昔諸如來、應、正等覺，皆於此城說自所得聖智證法，非諸外道臆度邪見及以二乘修行境界，我今亦當為羅婆那王開示此法。」爾時羅婆那夜叉王，以佛神力聞佛言音，遙知如來從龍宮出，梵釋護世天龍圍遶，見海波浪，觀其眾會藏識大海境界風動轉識浪起，發歡喜心，於其城中高聲唱言：「我當詣佛請入此城，令我及與諸天世人於長夜中得大饒益。」作是語已，即與眷屬乘花宮殿往世尊所。到已下殿右遶三匝，作眾伎樂供養如來。所持樂器皆是大青因陀羅寶，琉璃等寶以為間錯，無價上衣而用纏裹，其聲美妙音節相和，於中說偈而讚佛曰：

「心自性法藏，　無我離見垢；
證智之所知，　願佛為宣說。
善法集為身，　證智常安樂；
變化自在者，　願入楞伽城。
過去佛菩薩，　皆曾住此城；
此諸夜叉眾，　一心願聽法。」

爾時羅婆那楞伽王，以都咤迦音歌讚佛已，復以歌聲而說頌言：
「世尊於七日，　住摩竭海中；
然後出龍宮，　安詳昇此岸。
我與諸婇女，　及夜叉眷屬；
輸迦娑剌那，　眾中聰慧者，
悉以其神力，　往詣如來所，
各下花宮殿，　禮敬世所尊。
復以佛威神，　對佛稱己名：
『我是羅剎王，　十首羅婆那，
今來詣佛所，　願佛攝受我，
及楞伽城中，　所有諸眾生。
過去無量佛，　咸昇寶山頂；
住楞伽城中，　說自所證法。
世尊亦應爾，　住彼寶嚴山；
菩薩眾圍遶，　演說清淨法。
我等於今日，　及住楞伽眾；
一心共欲聞，　離言自證法。

我念去來世，　所有無量佛；
菩薩共圍遶，　演說楞伽經。
此入楞伽典，　昔佛所稱讚；
願佛同往尊，　亦為眾開演。
請佛為哀愍，　無量夜叉眾；
入彼寶嚴城，　說此妙法門。
此妙楞伽城，　種種寶嚴飾；
牆壁非土石，　羅網悉珍寶。
此諸夜叉眾，　昔曾供養佛；
修行離諸過，　證知常明了。
夜叉男女等，　渴仰於大乘；
自信摩訶衍，　亦樂令他住。
惟願無上尊，　為諸羅剎眾；
甕耳等眷屬，　往詣楞伽城。
我於去來今，　勤供養諸佛；
願聞自證法，　究竟大乘道。
願佛哀愍我，　及諸夜叉眾；
共諸佛子等，　入此楞伽城。
我宮殿婇女，　及以諸瓔珞；
可愛無憂園，　願佛哀納受。
我於佛菩薩，　無有不捨物；
乃至身給侍，　惟願哀納受。』」

爾時世尊聞是語已，即告之言：「夜叉王！過去世中諸大導師，咸哀愍汝，受汝勸請，詣寶山中說自證法，未來諸佛亦復如是。此是修行甚深觀行現法樂者之所住處，我及諸菩薩哀愍汝故，受汝所請。」作是語已默然而住。

時羅婆那王，即以所乘妙花宮殿奉施於佛；佛坐其上，王及諸菩薩前後導從，無量婇女歌詠讚歎，供養於佛往詣彼城。到彼城已，羅婆那王及諸眷屬，復作種種上妙供養，夜叉眾中童男童女，以寶羅網供養於佛；羅婆那王施寶瓔珞奉佛菩薩以掛其頸。爾時世尊及諸菩薩受供養已，各為略說自證境界甚深之法。

時羅婆那王并其眷屬，復更供養大慧菩薩，而勸請言：

「我今請大士，　奉問於世尊；
一切諸如來，　自證智境界。
我與夜叉眾，　及此諸菩薩；
一心願欲聞，　是故咸勸請。
汝是修行者，　言論中最勝；

是故生尊敬，　勸汝請問法。
自證清淨法，　究竟入佛地；
離外道二乘，　一切諸過失。」

爾時世尊以神通力，於彼山中復更化作無量寶山，悉以諸天百千萬億妙寶嚴飾，一一山上皆現佛身；一一佛前皆有羅婆那王及其眾會；十方所有一切國土皆於中現；一一國中悉有如來；一一佛前咸有羅婆那王并其眷屬。楞伽大城阿輸迦園，如是莊嚴等無有異，一一皆有大慧菩薩而興請問，佛為開示自證智境，以百千妙音說此經已，佛及諸菩薩皆於空中隱而不現。
羅婆那王唯自見身住本宮中，作是思惟：「向者是誰？誰聽其說？所見何物？是誰能見？佛及國城眾寶山林，如是等物今何所在？為夢所作？為幻所成？為復猶如乾闥婆城？為翳所見？為炎所惑？為如夢中石女生子？為如煙焰旋火輪耶？」復更思惟：「一切諸法性皆如是，唯是自心分別境界，凡夫迷惑不能解了，無有能見亦無所見，無有能說亦無所說，見佛聞法皆是分別，如向所見不能見佛，不起分別是則能見。」
時楞伽王尋即開悟，離諸雜染證唯自心，住無分別；往昔所種善根力故，於一切法得如實見，不隨他悟。能以自智善巧觀察，永離一切臆度邪解，住大修行為修行師，現種種身善達方便，巧知諸地上增進相，常樂遠離心、意、意識，斷三相續見，離外道執著，內自覺悟，入如來藏趣於佛地。聞虛空中及宮殿內咸出聲言：「善哉！大王！如汝所學，諸修行者應如是學，應如是見，一切如來應如是見，一切諸法若異見者則是斷見；汝應永離心、意、意識，應勤觀察一切諸法，應修內行莫著外見，莫墮二乘及以外道，所修句義所見境界，及所應得諸三昧法；汝不應樂戲論談笑，汝不應起圍陀諸見，亦不應著王位自在，亦不應住六定等中。若能如是，即是如實修行者行，能摧他論能破惡見，能捨一切我見執著，能以妙慧轉所依識，能修菩薩大乘之道，能入如來自證之地。汝應如是勤加修學，令所得法轉更清淨，善修三昧三摩鉢底，莫著二乘外道境界以為勝樂，如凡修者之所分別，外道執我見有我相，及實求那而生取著，二乘見有無明緣行，於性空中亂想分別。楞伽王！此法殊勝是大乘道，能令成就自證聖智，於諸有中受上妙生。楞伽王！此大乘行破無明翳，滅識波浪，不墮外道諸邪行中。楞伽王！外道行者執著於我作諸異論，不能演說離執著見識性二義。善哉！楞伽王！汝先見佛思惟此義，如是思惟乃是見佛。」
爾時羅婆那王復作是念：「願我更得奉見如來，如來世尊於觀自在，離外道法，能說自證聖智境界，超諸應化所應作事，住如來定

入三昧樂，是故說名大觀行師，亦復名為大哀愍者，能燒煩惱分別薪盡，諸佛子眾所共圍遶，普入一切眾生心中，遍一切處具一切智，永離一切分別事相。我今願得重見如來大神通力；以得見故，未得者得、已得不退，離諸分別住三昧樂，增長滿足如來智地。」

爾時世尊，知楞伽王即當證悟無生法忍，為哀愍故便現其身，令所化事還復如本。時十頭王見所曾覩，無量山城悉寶莊嚴，一一城中皆有如來、應、正等覺，三十二相以嚴其身。自見其身遍諸佛前，悉有大慧，夜叉圍遶，說自證智所行之法；亦見十方諸佛國土，如是等事悉無有別。

爾時世尊普觀眾會，以慧眼觀非肉眼觀，如師子王奮迅迴眄欣然大笑。於其眉間髀脇腰頸及以肩臂德字之中，一一毛孔皆放無量妙色光明，如虹拕暉如日舒光，亦如劫火猛焰熾然。時虛空中梵釋四天，遙見如來坐如須彌楞伽山頂欣然大笑。爾時諸菩薩及諸天眾咸作是念：「如來世尊於法自在，何因緣故欣然大笑？身放光明默然不動，住自證境入三昧樂，如師子王周迴顧視，觀羅婆那念如實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先受羅婆那王請，復知菩薩眾會之心，及觀未來一切眾生，皆悉樂著語言文字，隨言取義而生迷惑，執取二乘外道之行。或作是念：「世尊已離諸識境界，何因緣故欣然大笑？」為斷彼疑而問於佛。

佛即告言：「善哉大慧！善哉大慧！汝觀世間愍諸眾生，於三世中惡見所纏，欲令開悟而問於我。諸智慧人為利自他，能作是問。大慧！此楞伽王，曾問過去一切如來、應、正等覺二種之義，今亦欲問，未來亦爾。此二種義差別之相，一切二乘及諸外道皆不能測。」

爾時如來知楞伽王欲問此義，而告之曰：「楞伽王！汝欲問我宜應速問，我當為汝分別解釋，滿汝所願令汝歡喜，能以智慧思惟觀察，離諸分別，善知諸地修習對治，證真實義入三昧樂，為諸如來之所攝受，住奢摩他樂，遠離二乘三昧過失，住於不動善慧法雲菩薩之地。能如實知諸法無我，當於大寶蓮花宮中，以三昧水而灌其頂。復現無量蓮花圍繞，無數菩薩於中止住，與諸眾會遞相瞻視，如是境界不可思議。楞伽王！汝起一方便行住修行地，復起無量諸方便行，汝定當得如上所說不思議事，處如來位隨形應物。汝所當得，一切二乘及諸外道梵釋天等所未曾見。」

爾時楞伽王蒙佛許已，即於清淨光明如大蓮華寶山頂上，從座而起，諸婇女眾之所圍繞，化作無量種種色花，種種色香末香塗香，幢幡幰蓋冠珮瓔珞，及餘世間未曾見聞種種勝妙莊嚴之具；又復化作欲界所有種種無量諸音樂器，過諸天、龍、乾闥婆等一切世間之

所有者；又復化作十方佛土昔所曾見諸音樂器；又復化作大寶羅網，遍覆一切佛菩薩上；復現種種上妙衣服，建立幢幡以為供養。作是事已即昇虛空高七多羅樹，於虛空中復雨種種諸供養雲，作諸音樂，從空而下，即坐第二日電光明如大蓮花寶山頂上，歡喜恭敬而作是言：「我今欲問如來二義，如是二義，我已曾問過去如來、應、正等覺，彼佛世尊已為我說。我今亦欲問於是義，唯願如來為我宣說。世尊！變化如來說此二義，非根本佛。根本佛說三昧樂境，不說虛妄分別所行。善哉！世尊！於法自在，唯願哀愍說此二義，一切佛子心皆樂聞。」

爾時世尊告彼王言：「汝應問，我當為汝說。」時夜叉王，更著種種寶冠瓔珞，諸莊嚴具以嚴其身，而作是言：「如來常說：『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云何得捨此二種法？何者是法？何者非法？法若應捨，云何有二？有二即墮分別相中。有體無體、是實非實，如是一切皆是分別，不能了知阿賴耶識無差別相。如毛輪住非淨智境，法性如是，云何可捨？」

爾時佛告楞伽王言：「楞伽王！汝豈不見瓶等無常敗壞之法，凡夫於中妄生分別。汝今何故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此是凡夫之所分別，非證智見；凡夫墮在種種相中，非諸證者。楞伽王！如燒宮殿園林見種種焰，火性是一，所出光焰由薪力故，長短大小各各差別。汝今云何不如是知法與非法差別之相？楞伽王！如一種子生牙莖枝葉及以花果無量差別，外法如是內法亦然。謂無明為緣生蘊、界、處一切諸法，於三界中受諸趣生，有苦樂好醜語默行止各各差別，又如諸識相雖是一，隨於境界有上中下染淨善惡種種差別。楞伽王！非但如上法有差別，諸修行者修觀行時，自智所行亦復見有差別之相，況法與非法而無種種差別分別。楞伽王！法與非法差別相者，當知悉是相分別故。

「楞伽王！何者是法？所謂二乘及諸外道，虛妄分別說有實等為諸法因，如是等法應捨應離，不應於中分別取相。見自心法性則無執著，瓶等諸物凡愚所取本無有體，諸觀行人以毘鉢舍那如實觀察，名捨諸法。楞伽王！何者是非法？所謂諸法無性無相永離分別，如實見者，若有若無如是境界彼皆不起，是名捨非法。復有非法，所謂兔角、石女兒等，皆無性相不可分別，但隨世俗說有名字，非如瓶等而可取著，以彼非是識之所取，如是分別亦應捨離，是名捨法及捨非法。楞伽王！汝先所問我已說竟。

「楞伽王！汝言：『我於過去諸如來所已問是義，彼諸如來已為我說。』楞伽王！汝言過去但是分別，未來亦然，我亦同彼。楞伽王！彼諸佛法皆離分別，已出一切分別戲論，非如色相唯智能證，為令眾生得安樂故而演說法，以無相智說名如來。是故如來以智為

體，智為身故不可分別，不可以所分別，不可以我人眾生相分別。何故不能分別？以意識因境界起，取色形相，是故離能分別，亦離所分別。楞伽王！譬如壁上彩畫眾生無有覺知，世間眾生悉亦如是無業無報，諸法亦然無聞無說。楞伽王！世間眾生猶如變化，凡夫外道不能了達。楞伽王！能如是見名為正見，若他見者名分別見，由分別故取著於二。

「楞伽王！譬如有人於水鏡中自見其像，於燈月中自見其影，於山谷中自聞其響，便生分別而起取著，此亦如是。法與非法唯是分別，由分別故不能捨離，但更增長一切虛妄不得寂滅。寂滅者所謂一緣，一緣者是最勝三昧，從此能生自證聖智，以如來藏而為境界。」

大乘入楞伽經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與摩帝菩薩，俱遊一切諸佛國土，承佛神力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曲躬恭敬而說頌言：

「世間離生滅，　譬如虛空花；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一切法如幻，　遠離於心識；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世間恒如夢，　遠離於斷常；
智不得有無，　而興大悲心。
知人法無我，　煩惱及爾焰；
常清淨無相，　而興大悲心。
佛不住涅槃，　涅槃不住佛；
遠離覺不覺，　若有若非有。
法身如幻夢，　云何可稱讚？
知無性無生，　乃名稱讚佛。
佛無根境相，　不見名見佛；
云何於牟尼，　而能有讚毀？
若見於牟尼，　寂靜遠離生；
是人今後世，　離著無所見。」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偈讚佛已，自說姓名：

「我名為大慧，　通達於大乘；
今以百八義，　仰諮尊中上。」

時世間解聞是語已，普觀眾會而說是言：

「汝等諸佛子，　今皆恣所問；
我當為汝說，　自證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蒙佛許已，頂禮佛足以頌問曰：
「云何起計度？　云何淨計度？
云何起迷惑？　云何淨迷惑？
云何名佛子，　及無影次第？
云何剎土化？　相及諸外道？
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能解？
云何禪境界？　何故有三乘？
彼以何緣生？　何作何能作？
誰說二俱異？　云何諸有起？
云何無色定，　及與滅盡定？
云何為想滅？　云何從定覺？
云何所作生，　進去及持身？
云何見諸物？　云何入諸地？
云何有佛子？　誰能破三有？
何處身云何？　生復住何處？
云何得神通，　自在及三昧？
三昧心何相？　願佛為我說。
云何名藏識？　云何名意識？
云何起諸見？　云何退諸見？
云何姓非姓？　云何唯是心？
何因建立相？　云何成無我？
云何無眾生？　云何隨俗說？
云何得不起，　常見及斷見？
云何佛外道，　其相不相違？
何故當來世，　種種諸異部？
云何為性空？　云何剎那滅？
胎藏云何起？　云何世不動？
云何諸世間，　如幻亦如夢，
乾城及陽焰，　乃至水中月？
云何菩提分？　覺分從何起？
云何國土亂？　何故見諸有？
云何知世法？　云何離文字？

云何如空花，　不生亦不滅？
真如有幾種？　諸度心有幾？
云何如虛空？　云何離分別？
云何地次第？　云何得無影？
何者二無我？　云何所知淨？
聖智有幾種？　戒眾生亦然？
摩尼等諸寶，　斯竝云何出？
誰起於語言，　眾生及諸物？
明處與伎術，　誰之所顯示？
伽他有幾種？　長行句亦然？
道理幾不同？　解釋幾差別？
飲食是誰作？　愛欲云何起？
云何轉輪王？　及以諸小王？
云何王守護？　天眾幾種別？
地日月星宿，　斯等竝是何？
解脫有幾種？　修行師復幾？
云何阿闍梨？　弟子幾差別？
如來有幾種？　本生事亦然？
眾魔及異學，　如是各有幾？
自性幾種異？　心有幾種別？
云何唯假設？　願佛為開演。
云何為風雲？　念智何因有？
藤樹等行列？　此竝誰能作？
云何象馬獸？　何因而捕取？
云何卑陋人？　此並誰能作？
云何六時攝？　云何一闡提？
女男及不男，　此竝云何生？
云何修行進？　云何修行退？
瑜伽師有幾？　令人住其中。
眾生生諸趣，　何形何色相？
富饒大自在，　此復何因得？
云何釋迦種？　云何甘蔗種？
仙人長苦行，　是誰之教授？
何因佛世尊，　一切剎中現，
異名諸色類，　佛子眾圍遶？
何因不食肉？　何因令斷肉？
食肉諸眾生，　以何因故食？
何故諸國土，　猶如日月形，

須彌及蓮花，　卍字師子像？
何故諸國土，　如因陀羅網，
覆住或側住，　一切寶所成？
何故諸國土，　無垢日月光，
或如花果形，　箜篌細腰鼓？
云何變化佛？　云何為報佛？
真如智慧佛？　願皆為我說。
云何於欲界，　不成等正覺？
何故色究竟，　離染得菩提？
如來滅度後，　誰當持正法？
世尊住久如，　正法幾時住？
悉檀有幾種？　諸見復有幾？
何故立毘尼，　及以諸比丘，
一切諸佛子，　獨覺及聲聞？
云何轉所依？　云何得無相？
云何得世通？　云何得出世？
復以何因緣，　心住七地中？
僧伽有幾種？　云何成破僧？
云何為眾生，　廣說醫方論？
何故大牟尼，　唱說如是言：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是我？』
何故說斷常，　及與我無我？
何不恒說實，　一切唯是心？
云何男女林，　訶梨菴摩羅，
鷄羅娑輪圍，　及以金剛山，
如是處中間，　無量寶莊嚴？
仙人乾闥婆，　一切皆充滿；
此皆何因緣？　願尊為我說。」

爾時世尊，聞其所請大乘微妙諸佛之心最上法門，即告之言：「善哉大慧！諦聽！諦聽！如汝所問，當次第說。」即說頌言：

「若生若不生，　涅槃及空相，
流轉無自性，　波羅蜜佛子，
聲聞辟支佛，　外道無色行。
須彌巨海山，　洲渚剎土地，
星宿與日月，　天眾阿修羅，
解脫自在通，　力禪諸三昧。
滅及如意足，　菩提分及道，

禪定與無量，　諸蘊及往來，
乃至滅盡定，　心生起言說，
心意識無我，　五法及自性。
分別所分別，　能所二種見；
諸乘種性處，　金摩尼真珠。
一闡提大種，　荒亂及一佛；
智所智教得，　眾生有無有。
象馬獸何因？　云何而捕取？
云何因譬喻？　相應成悉檀。
所作及能作，　眾林與迷惑；
如是真實理，　唯心無境界。
諸地無次第，　無相轉所依；
醫方工巧論，　伎術諸明處。
須彌諸山地，　巨海日月量；
上中下眾生，　身各幾微塵。
一一剎幾塵，　一一弓幾肘；
幾弓俱盧舍，　半由旬由旬。
兔毫與隙遊，　蟣羊毛穬麥；
半升與一升，　是各幾穬麥？
一斛及十斛，　十萬暨千億；
乃至頻婆羅，　是等各幾數？
幾塵成芥子？　幾芥成草子？
復以幾草子，　而成於一豆？
幾豆成一銖？　幾銖成一兩？
幾兩成一斤？　幾斤成須彌？
此等所應請，　何因問餘事？
聲聞辟支佛，　諸佛及佛子，
如是等身量，　各有幾微塵？
火風各幾塵？　一一根有幾？
眉及諸毛孔，　復各幾塵成？
如是等諸事，　云何不問我？
云何得財富？　云何轉輪王？
云何王守護？　云何得解脫？
云何長行句，　婬欲及飲食，
云何男女林？　金剛等諸山，
幻夢渴愛譬，　諸雲從何起？
時節云何有？　何因種種味？
女男及不男，　佛菩薩嚴飾，

云何諸妙山？　仙闥婆莊嚴，
解脫至何所？　誰縛誰解脫？
云何禪境界？　變化及外道，
云何無因作？　云何有因作？
云何轉諸見？　云何起計度？
云何淨計度？　所作云何起？
云何而轉去？　云何斷諸想？
云何起三昧？　破三有者誰？
何處身云何？　云何無有我？
云何隨俗說？　汝問相云何？
及所問非我，　云何為胎藏，
及以餘支分？　云何斷常見？
云何心一境？　云何言說智？
戒種性佛子，　云何稱理釋？
云何師弟子，　眾生種性別？
飲食及虛空，　聰明魔施設，
云何樹行布？　是汝之所問。
何因一切剎，　種種相不同？
或有如箜篌，　腰鼓及眾花，
或有離光明，　仙人長苦行；
或有好族姓，　令眾生尊重。
或有體卑陋，　為人所輕賤；
云何欲界中，　修行不成佛？
而於色究竟，　乃昇等正覺。
云何世間人，　而能獲神通？
何因稱比丘？　何故名僧伽？
云何化及報，　真如智慧佛？
云何使其心，　得住七地中？
此及於餘義，　汝今咸問我。
如先佛所說，　一百八種句；
一一相相應，　遠離諸見過。
亦離於世俗，　言語所成法；
我當為汝說，　佛子應聽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何者是一百八句？」
佛言：「大慧！所謂生句非生句，常句非常句，相句非相句，住異句非住異句，剎那句非剎那句，自性句非自性句，空句非空句，斷句非斷句，心句非心句，中句非中句，緣句非緣句，因句非因句，

煩惱句非煩惱句，愛句非愛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善巧句非善巧句，清淨句非清淨句，相應句非相應句，譬喻句非譬喻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師句非師句，種性句非種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無影像句非無影像句，願句非願句，三輪句非三輪句，摽相句非摽相句，有句非有句，無句非無句，俱句非俱句，自證聖智句非自證聖智句，現法樂句非現法樂句，剎句非剎句，塵句非塵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大種句非大種句，算數句非算數句，神通句非神通句，虛空句非虛空句，雲句非雲句，巧明句非巧明句，伎術句非伎術句，風句非風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假立句非假立句，體性句非體性句，蘊句非蘊句，眾生句非眾生句，覺句非覺句，涅槃句非涅槃句，所知句非所知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亂句非荒亂句，幻句非幻句，夢句非夢句，陽焰句非陽焰句，影像句非影像句，火輪句非火輪句，乾闥婆句非乾闥婆句，天句非天句，飲食句非飲食句，婬欲句非婬欲句，見句非見句，波羅蜜句非波羅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諦句非諦句，果句非果句，滅句非滅句，滅起句非滅起句，醫方句非醫方句，相句非相句，支分句非支分句，禪句非禪句，迷句非迷句，現句非現句，護句非護句，種族句非種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攝受句非攝受句，寶句非寶句，記句非記句，一闡提句非一闡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作句非作句，身句非身句，計度句非計度句，動句非動句，根句非根句，有為句非有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時節句非時節句，樹藤句非樹藤句，種種句非種種句，演說句非演說句，決定句非決定句，毘尼句非毘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住持句非住持句，文字句非文字句。大慧！此百八句，皆是過去諸佛所說(上正列中少二句，應訪尋)。」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識有幾種生住滅？」

佛言：「大慧！諸識有二種生住滅，非臆度者之所能知。所謂相續生及相生，相續住及相住，相續滅及相滅。諸識有三相，謂轉相、業相、真相。大慧！識廣說有八，略則唯二，謂現識及分別事識。大慧！如明鏡中現諸色像，現識亦爾。大慧！現識與分別事識，此二識無異，相互為因。大慧！現識以不思議熏變為因；分別事識以分別境界及無始戲論習氣為因。大慧！阿賴耶識虛妄分別種種習氣滅，即一切根識滅，是名相滅。大慧！相續滅者，謂所依因滅及所緣滅，即相續滅。所依因者，謂無始戲論虛妄習氣。所緣者，謂自心所見分別境界。大慧！譬如泥團與微塵非異非不異，金與莊嚴具亦如是。大慧！若泥團與微塵異者，應非彼成，而實彼成，是故不異。若不異者，泥團微塵應無分別。大慧！轉識、藏識若異者，藏識非彼因；若不異者，轉識滅藏識亦應滅；然彼真相不滅。大慧！

識真相不滅，但業相滅，若真相滅者，藏識應滅；若藏識滅者，即不異外道斷滅論。

「大慧！彼諸外道作如是說：『取境界相續識滅，即無始相續識滅。』大慧！彼諸外道說相續識從作者生，不說眼識依色光明和合而生，唯說作者為生因故。作者是何？彼計勝性丈夫自在時及微塵，為能作者。復次大慧！有七種自性，所謂：集自性，性自性，相自性，大種自性，因自性，緣自性，成自性。復次大慧！有七種第一義，所謂：心所行，智所行，二見所行，超二見所行，超子地所行，如來所行，如來自證聖智所行。大慧！此是過去未來現在一切如來、應、正等覺法自性第一義心；以此心成就如來世間出世間最上法，以聖慧眼，入自共相種種安立，其所安立不與外道惡見共。大慧！云何為外道惡見？謂不知境界自分別現，於自性第一義，見有見無而起言說。大慧！我今當說，若了境如幻、自心所現，則滅妄想三有苦及無知愛業緣。

「大慧！有諸沙門婆羅門，妄計非有及有於因果外顯現諸物，依時而住；或計蘊、界、處依緣生住，有已即滅。大慧！彼於若相續、若作用、若生、若滅、若諸有、若涅槃、若道、若業、若果、若諦，是破壞斷滅論。何以故？不得現法故，不見根本故。大慧！譬如瓶破不作瓶事，又如燋種不能生牙；此亦如是，若蘊、界、處法已現當滅，應知此則無相續生，以無因故，但是自心虛妄所見。

「復次，大慧！若本無有識三緣合生，龜應生毛、沙應出油，汝宗則壞，違決定義，所作事業悉空無益。大慧！三合為緣是因果性，可說為有，過現未來從無生有，此依住覺想地者，所有理教及自惡見熏習餘氣，作如是說。大慧！愚癡凡夫惡見所噬邪見迷醉，無智妄稱一切智說。

「大慧！復有沙門婆羅門，觀一切法皆無自性，如空中雲、如旋火輪、如乾闥婆城、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夢所見，不離自心；由無始來虛妄見故取以為外。作是觀已斷分別緣，亦離妄心所取名義，知身及物并所住處，一切皆是藏識境界，無能所取及生住滅，如是思惟恒住不捨。大慧！此菩薩摩訶薩不久當得生死涅槃二種平等，大悲方便無功用行，觀眾生如幻如影從緣而起，知一切境界離心無得，行無相道漸昇諸地住三昧境，了達三界皆唯自心，得如幻定絕眾影像，成就智慧證無生法；入金剛喻三昧，當得佛身恒住如如，起諸變化力通自在。大慧！方便以為嚴飾遊眾佛國，離諸外道及心意識，轉依次第成如來身。大慧！菩薩摩訶薩欲得佛身，應當遠離蘊、界、處心因緣所作生住滅法戲論分別，但住心量觀察三有，無始時來妄習所起，思惟佛地無相無生自證聖法，得心自在無

功用行，如如意寶隨宜現身，令達唯心漸入諸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於自悉檀應善修學。」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一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二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唯願為我說心、意、意識五法自性相眾妙法門，此是一切諸佛菩薩入自心境離所行相，稱真實義諸佛教心。唯願如來為此山中諸菩薩眾，隨順過去諸佛，演說藏識海浪法身境界。」

爾時世尊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有四種因緣眼識轉。何等為四？所謂：不覺自心現而執取故，無始時來取著於色虛妄習氣故，識本性如是故，樂見種種諸色相故。大慧！以此四緣，阿賴耶識如瀑流水，生轉識浪。如眼識，餘亦如是。於一切諸根微塵毛孔眼等，轉識或頓生，譬如明鏡現眾色像；或漸生，猶如猛風吹大海水。心海亦爾，境界風吹起諸識浪，相續不絕。大慧！因所作相非一非異，業與生相相繫深縛，不能了知色等自性，五識身轉。大慧！與五識俱，或因了別差別境相有意識生，然彼諸識不作是念：『我等同時，展轉為因。』而於自心所現境界，分別執著俱時而起，無差別相各了自境。大慧！諸修行者入於三昧，以習力微起而不覺知，但作是念：『我滅諸識入於三昧。』實不滅識而入三昧，以彼不滅習氣種故，但不取諸境，名為識滅。

「大慧！如是藏識行相微細，唯除諸佛及住地菩薩，其餘一切二乘外道定慧之力皆不能知。唯有修行如實行者，以智慧力了諸地相善達句義，無邊佛所廣集善根，不妄分別自心所見，能知之耳。大慧！諸修行人宴處山林上中下修，能見自心分別流注，得諸三昧自在力通，諸佛灌頂菩薩圍繞，知心、意、意識所行境界，超愛業無明生死大海，是故汝等應當親近諸佛菩薩，如實修行大善知識。」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譬如巨海浪，　斯由猛風起，
洪波鼓溟壑，　無有斷絕時。
藏識海常住，　境界風所動，
種種諸識浪，　騰躍而轉生。
青赤等諸色，　鹽貝乳石蜜，
花果日月光，　非異非不異。
意等七種識，　應知亦如是，
如海共波浪，　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動，　種種波浪轉；

藏識亦如是，　種種諸識生。
心意及意識，　為諸相故說；
八識無別相，　無能相所相。
譬如海波浪，　是則無差別；
諸識心如是，　異亦不可得。
心能積集業，　意能廣積集；
了別故名識，　對現境說五。」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以頌問曰：

「青赤諸色像，　眾生識顯現；
如浪種種法，　云何願佛說？」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青赤諸色像，　浪中不可得；
言心起眾相，　開悟諸凡夫。
而彼本無起，　自心所取離；
能取及所取，　與彼波浪同。
身資財安住，　眾生識所現；
是故見此起，　與浪無差別。」

爾時大慧復說頌言：

「大海波浪性，　鼓躍可分別；
藏識如是起，　何故不覺知？」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阿賴耶如海，　轉識同波浪；
為凡夫無智，　譬喻廣開演。」

爾時大慧復說頌言：

「譬如日光出，　上下等皆照；
世間燈亦然，　應為愚說實。
已能開示法，　何不顯真實？」

爾時世尊以頌答曰：

「若說真實者，　彼心無真實。
譬如海波浪，　鏡中像及夢；
俱時而顯現，　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　次第而轉生；
識以能了知，　意復意謂然。
五識了現境，　無有定次第；
譬如工畫師，　及畫師弟子，
布彩圖眾像，　我說亦如是。
彩色中無文，　非筆亦非素。
為悅眾生故，　綺煥成眾像；
言說則變異，　真實離文字。
我所住實法，　為諸修行說；
真實自證處，　能所分別離。
此為佛子說，　愚夫別開演；
種種皆如幻，　所見不可得。
如是種種說，　隨事而變異；
所說非所應，　於彼為非說。
譬如眾病人，　良醫隨授藥；
如來為眾生，　隨心應量說。
世間依怙者，　證智所行處；
外道非境界，　聲聞亦復然。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若欲了知能取所取分別境界，皆是自心之所現者，當離憒鬧昏滯睡眠，初中後夜勤加修習；遠離曾聞外道邪論及二乘法，通達自心分別之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住智慧心所住相已，於上聖智三相當勤修學。何者為三？所謂：無影像相，一切諸佛願持相，自證聖智所趣相。諸修行者獲此相已，即捨跛驢智慧心相，入菩薩第八地，於此三相修行不捨。大慧！無影像相者，謂由慣習一切二乘外道相故而得生起；一切諸佛願持相者，謂由諸佛自本願力所加持故而得生起；自證聖智所趣相者，謂由不取一切法相成就如幻諸三昧身趣佛地智故而得生起。大慧！是名上聖智三種相。若得此相，即到自證聖智所行之處，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知諸菩薩心之所念，承一切佛威神之力，白佛言：「唯願為說百八句差別所依聖智事自性法門，一切如來、應、正等覺，為諸菩薩摩訶薩墮自共相者，說此妄計性差別義門；知此

義已，則能淨治二無我觀境照明諸地，超越一切二乘外道三昧之樂，見諸如來不可思議所行境界，畢竟捨離五法自性，以一切佛法身智慧而自莊嚴，入如幻境住一切剎，兜率陀宮色究竟天，成如來身。」

佛言：「大慧！有一類外道，見一切法隨因而盡，生分別解，想兔無角起於無見，如兔角無，一切諸法悉亦如是。復有外道，見大種、求那、塵等諸物形量分位各差別已，執兔無角，於此而生牛有角想。大慧！彼墮二見不了唯心，但於自心增長分別。大慧！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唯分別所現。大慧！應知兔角離於有無，諸法悉然，勿生分別。云何兔角離於有無？互因待故，分析牛角乃至微塵，求其體相終不可得，聖智所行遠離彼見，是故於此不應分別。」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彼豈不以妄見起相，比度觀待妄計無耶？」

佛言：「不以分別起相待以言無。何以故？彼以分別為生因故，以角分別為其所依，所依為因離異不異，非由相待顯兔角無。大慧！若此分別異兔角者，則非角因；若不異者，因彼而起。大慧！分析牛角乃至極微，求不可得；異於有角言無角者，如是分別決定非理。二俱非有誰待於誰？若相待不成，待於有故言兔角無，不應分別，不正因故。有無論者執有執無，二俱不成。

「大慧！復有外道，見色形狀虛空分齊而生執著，言色異虛空起於分別。大慧！虛空是色隨入色種。大慧！色是虛空，能持所持建立性故，色空分齊應如是知。大慧！大種生時自相各別，不住虛空中，非彼無虛空。大慧！兔角亦爾，觀待牛角言彼角無。大慧！分析牛角乃至微塵，又析彼塵其相不現。彼何所待而言無耶？若待餘物彼亦如是。大慧！汝應遠離兔角、牛角、虛空及色所有分別，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常觀察自心所見分別之相，於一切國土為諸佛子說觀察自心修行之法。」

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心所見無有，　唯依心故起；
身資所住影，　眾生藏識現。
心意及與識，　自性五種法，
二無我清淨，　諸導師演說。
長短共觀待，　展轉互相生；
因有故成無，　因無故成有。
微塵分析事，　不起色分別；
唯心所安立，　惡見者不信。

外道非行處，　聲聞亦復然；
救世之所說，　自證之境界。」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為淨心現流故而請佛言：「世尊！云何淨諸眾生自心現流？為漸次淨？為頓淨耶？」
佛言：「大慧！漸淨非頓。如菴羅果漸熟非頓，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淨非頓；如陶師造器漸成非頓，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而非頓；譬如大地生諸草木漸生非頓，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而非頓。大慧！譬如人學音樂書畫種種伎術漸成非頓，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漸而非頓。譬如明鏡頓現眾像而無分別，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現流，亦復如是，頓現一切無相境界而無分別；如日月輪一時遍照一切色像，諸佛如來淨諸眾生自心過習，亦復如是，頓為示現不可思議諸佛如來智慧境界；譬如藏識頓現於身及資生國土一切境界，報佛亦爾，於色究竟天，頓能成熟一切眾生令修諸行；譬如法佛頓現報佛，及以化佛光明照曜自證聖境，亦復如是，頓現法相而為照曜，令離一切有無惡見。
「復次，大慧！法性所流佛說一切法自相共相，自心現習氣因相，妄計性所執因相，更相繫屬，種種幻事皆無自性，而諸眾生種種執著取以為實，悉不可得。
「復次，大慧！妄計自性執著緣起自性起。大慧！譬如幻師以幻術力，依草木瓦石幻作眾生若干色像，令其見者種種分別，皆無真實。大慧！此亦如是，由取著境界習氣力故，於緣起性中，有妄計性種種相現，是名妄計性生。大慧！是名法性所流佛說法相。
「大慧！法性佛者，建立自證智所行，離心自性相。大慧！化佛說施、戒、忍、進、禪定、智慧、蘊、界、處法及諸解脫諸識行相，建立差別，越外道見，超無色行。復次，大慧！法性佛非所攀緣，一切所緣一切所作相根量等相，悉皆遠離，非凡夫二乘及諸外道執著我相所取境界。是故大慧！於自證聖智勝境界相當勤修學，於自心所現分別見相當速捨離。
「復次，大慧！聲聞乘有二種差別相，所謂：自證聖智殊勝相，分別執著自性相。云何自證聖智殊勝相？謂明見苦、空、無常、無我、諸諦境界，離欲寂滅故，於蘊、界、處若自若共外不壞相，如實了知故心住一境，住一境已獲禪解脫三昧道果而得出離，住自證聖智境界樂，未離習氣及不思議變易死，是名聲聞乘自證聖智境界相。菩薩摩訶薩雖亦得此聖智境界，以憐愍眾生故，本願所持故，不證寂滅門及三昧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自證聖智樂中不應修學。大慧！云何分別執著自性相？所謂：知堅、濕、煖、動、青黃赤白

如是等法，非作者生，然依教理見自共相分別執著，是名聲聞乘分別執著相。菩薩摩訶薩於此法中應知應捨，離人無我見入法無我相，漸住諸地。」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來所說常不思議自證聖智第一義境，將無同諸外道所說常不思議作者耶？」

佛言：「大慧！非諸外道作者得常不思議。所以者何？諸外道常不思議因，自相不成。既因自相不成，以何顯示常不思議？大慧！外道所說常不思議，若因自相成，彼則有常；但以作者為因相故，常不思議不成。大慧！我第一義常不思議，第一義因相成，遠離有無，自證聖智所行相故有相；第一義智為其因故有因，離有無故非作者，如虛空涅槃寂滅法故常不思議；是故我說常不思議，不同外道所有諍論。大慧！此常不思議，是諸如來自證聖智所行真理，是故菩薩當勤修學。

「復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議，以無常異相因故常，非自相因力故常。大慧！外道常不思議，以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比知是常；我亦見所作法有已還無，無常已不因此說為常。大慧！外道以如是因相成常不思議，此因相非有，同於兔角故，常不思議唯是分別，但有言說。何故彼因同於兔角？無自因相故。大慧！我常不思議，以自證為因相，不以外法有已還無無常為因；外道反此，曾不能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而恒在於自證聖智所行相外，此不應說。

「復次，大慧！諸聲聞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別之相，一切皆是妄分別有，無所有故，妄計未來諸根境滅以為涅槃，不知證自智境界轉所依藏識為大涅槃，彼愚癡人說有三乘，不說唯心無有境界。大慧！彼人不知去來現在諸佛所說自心境界，取心外境，常於生死輪轉不絕。

「復次，大慧！去來現在諸如來說一切法不生。何以故？自心所見非有性故，離有無生故，如兔馬等角凡愚妄取，唯自證聖智所行之處，非諸愚夫二分別境。大慧！身及資生器世間等，一切皆是藏識影像，所取能取二種相現；彼諸愚夫，墮生住滅二見中故，於中妄起有無分別。大慧！汝於此義當勤修學。

「復次，大慧！有五種種性。何等為五？謂：聲聞乘種性，緣覺乘種性，如來乘種性，不定種性，無種性。大慧！云何知是聲聞乘種性？謂若聞說於蘊、界、處自相共相，若知若證，舉身毛豎心樂修習，於緣起相不樂觀察，應知此是聲聞乘種性；彼於自乘見所證已，於五六地斷煩惱結，不斷煩惱習，住不思議死。正師子吼言：『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修習人無我，乃至生於得涅槃覺。大慧！復有眾生求證涅槃，言能覺知我人眾生養者取者，此是涅槃；復有說言，見一切法因作者有，此是涅槃。大

慧！彼無解脫，以未能見法無我故。此是聲聞乘及外道種性，於未出中生出離想，應勤修習捨此惡見。
「大慧！云何知是緣覺乘種性？謂若聞說緣覺乘法，舉身毛豎悲泣流淚，離憒鬧緣無所染著。有時聞說現種種身，或聚或散神通變化，其心信受無所違逆，當知此是緣覺乘種性；應為其說緣覺乘法。
「大慧！如來乘種性所證法有三種，所謂：自性無自性法，內身自證聖智法，外諸佛剎廣大法。大慧！若有聞說此一一法及自心所現身財建立阿賴耶識不思議境，不驚不怖不畏，當知此是如來乘性。
「大慧！不定種性者，謂聞說彼三種法時，隨生信解而順修學。大慧！為初治地人而說種性，欲令其入無影像地，作此建立。大慧！彼住三昧樂聲聞，若能證知自所依識，見法無我淨煩惱習，畢竟當得如來之身。」
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預流一來果，　不還阿羅漢；
是等諸聖人，　其心悉迷惑。
我所立三乘，　一乘及非乘；
為愚夫少智，　樂寂諸聖說。
第一義法門，　遠離於二取；
住於無境界，　何建立三乘。
諸禪及無量，　無色三摩提；
乃至滅受想，　唯心不可得。

「復次，大慧！此中一闡提，何故於解脫中不生欲樂？大慧！以捨一切善根故，為無始眾生起願故。云何捨一切善根？謂謗菩薩藏，言：『此非隨順契經調伏解脫之說。』作是語時，善根悉斷不入涅槃。云何為無始眾生起願？謂諸菩薩以本願方便，願一切眾生悉入涅槃，若一眾生未涅槃者，我終不入。此亦住一闡提趣，此是無涅槃種性相。」
大慧菩薩言：「世尊！此中何者畢竟不入涅槃？」
佛言：「大慧！彼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槃，畢竟不入，非捨善根。何以故？捨善根一闡提，以佛威力故，或時善根生。所以者何？佛於一切眾生無捨時故。是故菩薩一闡提不入涅槃。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知三自性相。何者為三？所謂：妄計自性，緣起自性，圓成自性。大慧！妄計自性從相生。云何從相生？謂彼依緣起事相種類顯現，生計著故。大慧！彼計著事相，有二種妄計性生，是諸如來之所演說，謂：名相計著相，事相計著

相。大慧！事計著相者，謂計著內外法；相計著相者，謂即彼內外法中計著自共相；是名二種妄計自性相。大慧！從所依所緣起，是緣起性。何者圓成自性？謂離名相事相一切分別，自證聖智所行真如。大慧！此是圓成自性如來藏心。」
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名相分別，　二自性相；　正智真如，
是圓成性。

「大慧！是名觀察五法自性相法門，自證聖智所行境界，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勤修學。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觀察二無我相。何者為二？所謂：人無我相，法無我相。大慧！何者是人無我相？謂：蘊、界、處離我我所，無知愛業之所生起眼等識生，取於色等而生計著；又自心所見身器世間，皆是藏心之所顯現，剎那相續變壞不停，如河流、如種子、如燈焰、如迅風、如浮雲，躁動不安如猨猴，樂不淨處如飛蠅，不知厭足如猛火，無始虛偽習氣為因，諸有趣中流轉不息如汲水輪，種種色身威儀進止，譬如死屍呪力故行，亦如木人因機運動，若能於此善知其相，是名人無我智。
「大慧！云何為法無我智？謂知蘊、界、處是妄計性，如蘊、界、處離我我所，唯共積聚愛業繩縛，互為緣起無能作者，蘊等亦爾離自共相，虛妄分別種種相現，愚夫分別非諸聖者，如是觀察一切諸法，離心、意、意識五法自性，是名菩薩摩訶薩法無我智。得此智已知無境界，了諸地相，即入初地心生歡喜，次第漸進乃至善慧及以法雲，諸有所作皆悉已辦。住是地已，有大寶蓮花王眾寶莊嚴，於其花上有寶宮殿狀如蓮花，菩薩往修幻性法門之所成就，而坐其上，同行佛子前後圍繞，一切佛剎所有如來皆舒其手，如轉輪王子灌頂之法而灌其頂，超佛子地獲自證法，成就如來自在法身。大慧！是名見法無我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說建立誹謗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此惡見，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菩提已，破建立常、誹謗斷見，令於正法不生毀謗。」
佛受其請即說頌言：

「身資財所住，　皆唯心影像。
凡愚不能了，　起建立誹謗；
所起但是心，　離心不可得。」

爾時世尊欲重說此義，告大慧言：「有四種無有有建立。何者為四？所謂：無有相建立相，無有見建立見，無有因建立因，無有性建立性，是為四。大慧！誹謗者，謂於諸惡見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善觀察遂生誹謗，此是建立誹謗相。大慧！云何無有相建立相？謂於蘊、界、處自相共相本無所有，而生計著，此如是、此不異，而此分別從無始種種惡習所生，是名無有相建立相。云何無有見建立見？謂於蘊、界、處建立我人眾生等見，是名無有見建立見。云何無有因建立因？謂初識前無因不生，其初識本無，後眼色明念等為因如幻生，生已有、有還滅，是名無有因建立因。云何無有性建立性？謂於虛空涅槃非數滅無作性，執著建立。大慧！此離性非性，一切諸法離於有無，猶如毛輪、兔馬等角，是名無有性建立性。大慧！建立誹謗，皆是凡愚不了唯心而生分別，非諸聖者，是故汝等當勤觀察遠離此見。

「大慧！菩薩摩訶薩善知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相已，為眾生故作種種身，如依緣起起妄計性，亦如摩尼隨心現色，普入佛會聽聞佛說，諸法如幻、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水中月，遠離生滅及以斷常，不住聲聞辟支佛道，聞已成就無量百千億那由他三昧，得此三昧已，遍遊一切諸佛國土，供養諸佛生諸天上，顯揚三寶示現佛身，為諸聲聞菩薩大眾，說外境界皆唯是心，悉令遠離有無等執。」

爾時世尊即說頌言：

「佛子能觀見，　世間唯是心。
示現種種身，　所作無障礙；
神通力自在，　一切皆成就。」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願為我說一切法空、無生、無二、無自性相。我及諸菩薩悟此相故，離有無分別，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空者即是妄計性句義。大慧！為執著妄計自性故，說空、無生、無二、無自性。大慧！略說空性有七種。謂：相空、自性空、無行空、行空、一切法不可說空、第一義聖智大空、彼彼空。云何相空？謂一切法自相共相空，展轉積聚互相待故，分析推求無所有故，自他及共皆不生故，自共相無生亦無住，是故名一切法自相空。云何自性空？謂一切法自性不生，是名自性空。云何無行空？所謂諸蘊本來涅槃無有諸行，是名無行空。云何行空？所謂諸蘊由業及因和合而起，離我我所，是名行空。云何一切法不可說空？謂一切法妄計自性無可言說，是名不可

說空。云何第一義聖智大空？謂得自證聖智時，一切諸見過習悉離，是名第一義聖智大空。云何彼彼空？謂於此無彼，是名彼彼空，譬如鹿子母堂無象馬牛羊等，我說彼堂空，非無比丘眾。大慧！非謂堂無堂自性，非謂比丘無比丘自性，非謂餘處無象馬牛羊。大慧！一切諸法自共相，彼彼求不可得，是故說名彼彼空。是名七種空。大慧！此彼彼空，空中最麁，汝應遠離。

「復次，大慧！無生者，自體不生而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無生。大慧！無自性者，以無生故密意而說。大慧！一切法無自性，以剎那不住故，見後變異故，是名無自性。云何無二相？大慧！如光影如長短如黑白，皆相待立，獨則不成。大慧！非於生死外有涅槃，非於涅槃外有生死，生死涅槃無相違相。如生死涅槃，一切法亦如是，是名無二相。大慧！空、無生、無二、無自性相，汝當勤學。」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我常說空法，　遠離於斷常；
生死如幻夢，　而業亦不壞。
虛空及涅槃，　滅二亦如是；
愚夫妄分別，　諸聖離有無。」

爾時世尊復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此空、無生、無自性、無二相，悉入一切諸佛所說修多羅中，佛所說經皆有是義。大慧！諸修多羅隨順一切眾生心說，而非真實在於言中，譬如陽焰誑惑諸獸令生水想而實無水，眾經所說亦復如是。隨諸愚夫自所分別令生歡喜，非皆顯示聖智證處真實之法。大慧！應隨順義莫著言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修多羅中說如來藏本性清淨，常恒不斷無有變易，具三十二相，在於一切眾生身中，為蘊、界、處垢衣所纏，貪、恚、癡等妄分別垢之所污染，如無價寶在垢衣中。外道說我是常作者，離於求那自在無滅。世尊所說如來藏義，豈不同於外道我耶？」

佛言：「大慧！我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大慧！如來、應、正等覺，以性空、實際、涅槃、不生、無相無願等諸句義，說如來藏，為令愚夫離無我怖，說無分別無影像處如來藏門，未來現在諸菩薩摩訶薩，不應於此執著於我。大慧！譬如陶師於泥聚中，以人功水杖輪繩方便作種種器；如來亦爾，於遠離一切分別相無我法中，以種種智慧方便善巧，或說如來藏，或說為無我，種種名字各各差別。大慧！我說如來藏，為攝著我諸外道眾，令離妄見入三

解脫，速得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諸佛說如來藏，不同外道所說之我。若欲離於外道見者，應知無我如來藏義。」
爾時世尊即說頌曰：

「士夫相續蘊，　眾緣及微塵，
勝自在作者，　此但心分別。」

爾時大慧菩薩普觀未來一切眾生，復請佛言：「願為我說具修行法，如諸菩薩摩訶薩成大修行。」
佛言：「大慧！菩薩摩訶薩具四種法成大修行。何者為四？謂：觀察自心所現故，遠離生住滅見故，善知外法無性故，專求自證聖智故。若諸菩薩成此四法，則得名為大修行者。大慧！云何觀察自心所現？謂觀三界唯是自心，離我我所，無動作無來去，無始執著過習所熏，三界種種色行名言繫縛身資所住分別隨入之所顯現，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自心所現。大慧！云何得離生住滅見？所謂觀一切法如幻夢生，自他及俱皆不生故，隨自心量之所現故，見外物無有故，見諸識不起故，及眾緣無積故，分別因緣起三界故。如是觀時，若內若外一切諸法皆不可得，知無體實遠離生見，證如幻性，即時逮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了心、意、意識、五法、自性、二無我境，轉所依止獲意生身。」
大慧言：「世尊！以何因緣名意生身？」
佛言：「大慧！意生身者，譬如意去速疾無礙，名意生身。大慧！譬如心意於無量百千由旬之外，憶先所見種種諸物，念念相續疾詣於彼，非是其身及山河石壁所能為礙。意生身者亦復如是，如幻三昧力通自在諸相莊嚴，憶本成就眾生願故，猶如意去生於一切諸聖眾中，是名菩薩摩訶薩得遠離於生住滅見。大慧！云何觀察外法無性？謂觀察一切法，如陽焰、如夢境、如毛輪，無始戲論種種執著，虛妄惡習為其因故，如是觀察一切法時，即是專求自證聖智。大慧！是名菩薩具四種法成大修行，汝應如是勤加修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願說一切法因緣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了達其義，離有無見，不妄執諸法漸生頓生。」
佛言：「大慧！一切法因緣生有二種，謂：內及外。外者，謂以泥團、水、杖輪、繩、人功等緣和合成瓶；如泥瓶，縷疊草席、種牙酪蘇，悉亦如是，名外緣前後轉生。內者，謂無明愛業等生蘊、界、處法，是為內緣起，此但愚夫之所分別。
「大慧！因有六種，謂：當有因，相屬因，相因，能作因，顯了因，觀待因。大慧！當有因者，謂內外法作因生果。相屬因者，謂內外法作緣，生果蘊種子等。相因者，作無間相，生相續果。能作

因者，謂作增上而生於果，如轉輪王。顯了因者，謂分別生能顯境相，如燈照物。觀待因者，謂滅時相續斷，無妄想生。大慧！此是愚夫自所分別，非漸次生亦非頓生。何以故？大慧！若頓生者，則作與所作無有差別，求其因相不可得故。若漸生者，求其體相亦不可得，如未生子云何名父？諸計度人言以因緣、所緣緣、無間緣、增上緣等，所生能生互相繫屬次第生者，理不得成，皆是妄情執著相故。大慧！漸次與頓皆悉不生，但有心現身資等故，外自共相皆無性故，惟除識起自分別見。大慧！是故應離因緣所作和合相中漸頓生見。」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一切法無生，　亦復無有滅。
於彼諸緣中，　分別生滅相；
非遮諸緣會，　如是滅復生。
但止於凡愚，　妄情之所著；
緣中法有無，　是悉無有生。
習氣迷轉心，　從是三有現；
本來無有生，　亦復無有滅。
觀一切有為，　譬如虛空花；
離能取所取，　一切迷惑見。
無能生所生，　亦復無因緣；
但隨世俗故，　而說有生滅。」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二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三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言說分別相心法門。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故，通達能說所說二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令一切眾生於二義中而得清淨。」

佛言：「大慧！有四種言說分別相。所謂：相言說，夢言說，計著過惡言說，無始妄想言說。大慧！相言說者，所謂執著自分別色相生。夢言說者，謂夢先所經境界，覺已憶念，依不實境生。計著過惡言說者，謂憶念怨讎先所作業生。無始妄想言說者，以無始戲論妄執習氣生。是為四。」

大慧復言：「世尊！願更為說言語分別所行之相。何處？何因？云何而起？」

佛言：「大慧！依頭胸喉鼻、脣齶齒舌和合而起。」

大慧復言：「世尊！言語分別，為異不異？」

佛言：「大慧！非異非不異。何以故？分別為因起言語故，若異者，分別不應為因，若不異者，語言不應顯義，是故非異亦非不異。」

大慧復言：「世尊！為言語是第一義？為所說是第一義？」

佛告大慧：「非言語是，亦非所說。何以故？第一義者是聖樂處，因言而入，非即是言。第一義者是聖智內自證境，非言語分別智境，言語分別不能顯示。大慧！言語者起滅動搖展轉因緣生，若展轉緣生，於第一義不能顯示。第一義者無自他相，言語有相不能顯示。第一義者但唯自心，種種外想悉皆無有，言語分別不能顯示。是故，大慧！應當遠離言語分別。」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法無自性，　亦復無言說；
不見空空義，　愚夫故流轉。
一切法無性，　離語言分別；
諸有如夢化，　非生死涅槃。
如王及長者，　為令諸子喜；
先示相似物，　後賜真實者。
我今亦復然，　先說相似法；
後乃為其演，　自證實際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離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等，一切外道所不能行，自證聖智所行境界，遠離妄計自相共相，入於真實第一義境，漸淨諸地入如來位，以無功用本願力故，如如意寶普現一切無邊境界，一切諸法皆是自心所見差別，令我及餘諸菩薩等於如是等法，離妄計自性自共相見，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普令眾生具足圓滿一切功德。」
佛言：「大慧！善哉！善哉！汝哀愍世間請我此義，多所利益多所安樂。大慧！凡夫無智不知心量，妄習為因執著外物，分別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無、常無常等一切自性。大慧！譬如群獸為渴所逼，於熱時焰而生水想，迷惑馳趣不知非水；愚癡凡夫亦復如是，無始戲論分別所熏，三毒燒心樂色境界，見生住滅取內外法，墮一異等執著之中。大慧！如乾闥婆城，非城非非城，無智之人無始時來，執著城種妄習熏故，而作城想。外道亦爾，以無始來妄習熏故，不能了達自心所現，著一異等種種言說。大慧！譬如有人夢見男女象馬車步、城邑園林種種嚴飾，覺已憶念彼不實事。大慧！汝意云何？如是之人是黠慧不？」
答言：「不也。」
「大慧！外道亦爾，惡見所噬不了唯心，執著一異有無等見。大慧！譬如畫像無高無下，愚夫妄見作高下想。未來外道亦復如是，惡見熏習妄心增長，執一異等自壞壞他，於離有無無生之論，亦說為無，此謗因果拔善根本，應知此人分別有無起自他見，當墮地獄，欲求勝法宜速遠離。大慧！譬如翳目見有毛輪，互相謂言此事希有。而此毛輪非有非無，見不見故。外道亦爾，惡見分別執著一異、俱不俱等，誹謗正法自陷陷他。大慧！譬如火輪實非是輪，愚夫取著非諸智者。外道亦爾，惡見樂欲執著一異、俱不俱等，一切法生。大慧！譬如水泡似玻琍珠；愚夫執實奔馳而取，然彼水泡，非珠非非珠，取不取故。外道亦爾，惡見分別習氣所熏，說非有為生壞於緣有。
「復次，大慧！立三種量已，於聖智內證離二自性法，起有性分別。大慧！諸修行者，轉心、意、識，離能所取，住如來地自證聖法，於有及無不起於想。大慧！諸修行者，若於境界起有無執，則著我人眾生壽者。大慧！一切諸法自相共相，是化佛說非法佛說。大慧！化佛說法但順愚夫所起之見，不為顯示自證聖智三昧樂境。大慧！譬如水中有樹影現，彼非影非非影，非樹形非非樹形。外道亦爾，諸見所熏不了自心，於一異等而生分別。大慧！譬如明鏡無有分別，隨順眾緣現諸色像，彼非像非非像而見像非像，愚夫分別而作像想。外道亦爾，於自心所現種種形像，而執一異俱不俱相。大慧！譬如谷響，依於風水人等音聲和合而起，彼非有非無，以聞

聲非聲故。外道亦爾，自心分別熏習力故，起於一異、俱不俱見。大慧！譬如大地無草木處，日光照觸焰水波動，彼非有非無，以倒想非想故。愚癡凡夫亦復如是，無始戲論惡習所熏，於聖智自證法性門中，見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性。大慧！譬如木人及以起屍，以毘舍闍、機關力故，動搖運轉云為不絕，無智之人取以為實。愚癡凡夫亦復如是，隨逐外道起諸惡見，著一異等虛妄言說。是故大慧！當於聖智所證法中，離生住滅、一異、有無、俱不俱等一切分別。」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識蘊有五，　猶如水樹影；
所見如幻夢，　不應妄分別。
三有如陽焰，　幻夢及毛輪；
若能如是觀，　究竟得解脫。
譬如熱時焰，　動轉迷亂心；
渴獸取為水，　而實無水事。
如是識種子，　動轉見境界；
如翳者所見，　愚夫生執著。
無始生死中，　執著所緣覆；
退捨令出離，　如因摑出摑。
幻呪機所作，　浮雲夢電光；
觀世恒如是，　永斷三相續。
此中無所有，　如空中陽焰；
如是知諸法，　則為無所知。
諸蘊如毛輪，　於中妄分別；
唯假施設名，　求相不可得。
如畫垂髮幻，　夢乾闥婆城；
火輪熱時焰，　實無而見有。
如是常無常，　一異俱不俱；
無始繫縛故，　愚夫妄分別。
明鏡水淨眼，　摩尼妙寶珠；
於中現色像，　而實無所有。
心識亦如是，　普現眾色相；
如夢空中焰，　亦如石女兒。

「復次，大慧！諸佛說法離於四句。謂離一異、俱不俱及有無等建立誹謗。大慧！諸佛說法以諦、緣起、滅、道、解脫而為其首，非與勝性、自在、宿作、自然、時、微塵等而共相應。大慧！諸佛說

法為淨惑智二種障故，次第令住一百八句無相法中，而善分別諸乘地相，猶如商主善導眾人。
「復次，大慧！有四種禪。何等為四？謂：愚夫所行禪，觀察義禪，攀緣真如禪，諸如來禪。大慧！云何愚夫所行禪，謂聲聞緣覺諸修行者，知人無我，見自他身骨鎖相連，皆是無常苦不淨相。如是觀察堅著不捨，漸次增勝至無想滅定，是名愚夫所行禪。云何觀察義禪？謂知自共相人無我已，亦離外道自他俱作，於法無我諸地相義，隨順觀察，是名觀察義禪。云何攀緣真如禪？謂若分別無我有二是虛妄念，若如實知彼念不起，是名攀緣真如禪。云何諸如來禪？謂入佛地住自證聖智三種樂，為諸眾生作不思議事，是名諸如來禪。」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愚夫所行禪，　觀察義相禪，
攀緣真如禪，　如來清淨禪。
修行者在定，　觀見日月形，
波頭摩深險，　虛空火及畫，
如是種種相，　墮於外道法；
亦墮於聲聞，　辟支佛境界。
捨離此一切，　住於無所緣；
是則能隨入，　如如真實相。
十方諸國土，　所有無量佛；
悉引光明手，　而摩是人頂。」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諸佛如來所說涅槃，說何等法名為涅槃？」
佛告大慧：「一切識自性習氣，及藏識、意、意識見習轉已，我及諸佛說名涅槃，即是諸法性空境界。復次，大慧！涅槃者，自證聖智所行境界，遠離斷常及以有無。云何非常？謂離自相共相諸分別故。云何非斷？謂去來現在一切聖者自證智所行故。復次，大慧！大般涅槃不壞不死，若死者應更受生，若壞者應是有為，是故涅槃不壞不死，諸修行者之所歸趣。復次，大慧！無捨無得故，非斷非常故，不一不異故，說名涅槃。復次，大慧！聲聞緣覺知自共相捨離憒鬧，不生顛倒不起分別，彼於其中生涅槃想。
「復次，大慧！有二種自性相。何者為二？謂：執著言說自性相，執著諸法自性相。執著言說自性相者，以無始戲論執著言說習氣故起。執著諸法自性相者，以不覺自心所現故起。

「復次，大慧！諸佛有二種加持，持諸菩薩，令頂禮佛足請問眾義。云何為二？謂：令入三昧，及身現其前手灌其頂。大慧！初地菩薩摩訶薩蒙諸佛持力故，入菩薩大乘光明定，入已十方諸佛普現其前身語加持，如金剛藏及餘成就如是功德相菩薩摩訶薩者是。大慧！此菩薩摩訶薩蒙佛持力入三昧已，於百千劫集諸善根，漸入諸地，善能通達治所治相，至法雲地處大蓮花微妙宮殿，坐於寶座，同類菩薩所共圍繞，首戴寶冠身如黃金，瞻蔔花色如盛滿月，放大光明，十方諸佛舒蓮花手，於其座上而灌其頂。如轉輪王太子受灌頂已而得自在，此諸菩薩亦復如是，是名為二。諸菩薩摩訶薩為二種持之所持故，即能親見一切諸佛，異則不能。復次，大慧！諸菩薩摩訶薩入於三昧現通說法，如是一切皆由諸佛二種持力。大慧！若諸菩薩離佛加持能說法者，則諸凡夫亦應能說。大慧！山林草樹城郭宮殿及諸樂器，如來至處，以佛持力尚演法音，況有心者，聾盲瘖瘂離苦解脫。大慧！如來持力有如是等廣大作用。」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何故如來以其持力，令諸菩薩入於三昧及殊勝地中手灌其頂？」

佛言：「大慧！為欲令其遠離魔業諸煩惱故，為令不墮聲聞地故，為令速入如來地故，令所得法倍增長故，是故諸佛以加持力持諸菩薩。大慧！若不如是，彼菩薩便墮外道及以聲聞魔境之中，則不能得無上菩提，是故如來以加持力攝諸菩薩。」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世尊清淨願，　有大加持力；
初地十地中，　三昧及灌頂。」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緣起，是由作起非自體起。外道亦說勝性、自在、時、我、微塵生於諸法。今佛世尊，但以異名說作緣起，非義有別。世尊！外道亦說以作者故從無生有；世尊亦說以因緣故一切諸法本無而生、生已歸滅，如佛所說，無明緣行乃至老死，此說無因非說有因。世尊說言此有故彼有，若一時建立非次第相待者，其義不成。是故外道說勝，非如來也。何以故？外道說因不從緣生而有所生。世尊所說，果待於因因復待因，如是展轉成無窮過。又此有故彼有者，則無有因。」

佛言：「大慧！我了諸法唯心所現，無能取所取，說此有故彼有，非是無因及因緣過失。大慧！若不了諸法唯心所現，計有能取及以所取，執著外境若有若無，彼有是過，非我所說。」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有言說，故必有諸法；若無諸法，言依何起？」

佛言：「大慧！雖無諸法亦有言說，豈不現見龜毛、兔角、石女兒等，世人於中皆起言說。大慧！彼非有非非有，而有言說耳。大慧！如汝所說，有言說故有諸法者，此論則壞。大慧！非一切佛土皆有言說，言說者假安立耳。大慧！或有佛土瞪視顯法，或現異相，或復揚眉，或動目睛，或示微笑嚬呻謦欬憶念動搖，以如是等而顯於法。大慧！如不瞬世界、妙香世界及普賢如來佛土之中，但瞪視不瞬，令諸菩薩獲無生法忍及諸勝三昧。大慧！非由言說而有諸法，此世界中蠅蟻等蟲，雖無言說成自事故。」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如虛空兔角，　及與石女兒；
無而有言說，　妄計法如是。
因緣和合中，　愚夫妄謂生；
不能如實解，　流轉於三有。」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所說常聲依何處說？」
佛言：「大慧！依妄法說，以諸妄法聖人亦現、然不顛倒。大慧！譬如陽焰、火輪、垂髮、乾闥婆城、夢幻鏡像，世無智者生顛倒解，有智不然，然非不現。大慧！妄法現時無量差別，然非無常。何以故？離有無故。云何離有無？一切愚夫種種解故，如恒河水有見不見，餓鬼不見不可言有，餘所見故不可言無，聖於妄法離顛倒見。大慧！妄法是常，相不異故，非諸妄法有差別相，以分別故而有別異，是故妄法其體是常。大慧！云何而得妄法真實？謂諸聖者於妄法中不起顛倒，非顛倒覺；若於妄法有少分想，則非聖智；有少想者，當知則是愚夫戲論，非聖言說。
「大慧！若分別妄法是倒非倒，彼則成就二種種性，謂：聖種性，凡夫種性。大慧！聖種性者，彼復三種，謂：聲聞，緣覺，佛乘別故。大慧！云何愚夫分別妄法生聲聞乘種性？所謂計著自相共相。大慧！何謂復有愚夫分別妄法成緣覺乘種性？謂即執著自共相時離於憒鬧。大慧！何謂智人分別妄法而得成就佛乘種性？所謂了達一切唯是自心分別所見，無有外法。大慧！有諸愚夫分別妄法種種事物，決定如是、決定不異，此則成就生死乘性。大慧！彼妄法中種種事物，非即是物亦非非物。大慧！即彼妄法，諸聖智者，心、意、意識諸惡習氣自性法轉依故，即說此妄名為真如，是故真如離於心識，我今明了顯示此句，離分別者，悉離一切諸分別故。」
大慧菩薩白言：「世尊！所說妄法，為有為無？」
佛言：「如幻，無執著相故，若執著相體是有者，應不可轉，則諸緣起，應如外道說作者生。」

大慧又言：「若諸妄法同於幻者，此則當與餘妄作因。」
佛言：「大慧！非諸幻事為妄惑因，以幻不生諸過惡故，以諸幻事無分別故。大慧！夫幻事者，從他明呪而得生起，非自分別過習力起，是故幻事不生過惡。大慧！此妄惑法，唯是愚夫心所執著，非諸聖者。」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聖不見妄法，　中間亦非實；
以妄即真故，　中間亦真實。
若離於妄法，　而有相生者；
此還即是妄，　如翳未清淨。

「復次，大慧！見諸法非幻無有相似，故說一切法如幻。」
大慧言：「世尊！為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猶如幻耶？為異依此執著顛倒相耶？若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猶如幻者，世尊！非一切法悉皆如幻。何以故？見種種色相不無因故。世尊！都無有因令種種色相顯現如幻。是故，世尊！不可說言依於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與幻相似。」
佛言：「大慧！不依執著種種幻相，言一切法如幻。大慧！以一切法不實速滅如電，故說如幻。大慧！譬如電光見已即滅，世間凡愚悉皆現見，一切諸法依自分別自共相現亦復如是，以不能觀察無所有故，而妄計著種種色相。」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非幻無相似，　亦非有諸法；
不實速如電，　如幻應當知。」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先說，一切諸法皆悉無生；又言如幻，將非所說前後相違？」
佛言：「大慧！無有相違。何以故？我了於生即是無生，唯是自心之所見故。若有若無一切外法，見其無性本不生故。大慧！為離外道因生義故，我說諸法皆悉不生。大慧！外道羣聚共興惡見，言從有無生一切法，非自執著分別為緣。大慧！我說諸法非有無生，故名無生。大慧！說諸法者，為令弟子知依諸業攝受生死，遮其無有斷滅見故。大慧！說諸法相猶如幻者，令離諸法自性相故。為諸凡愚墮惡見欲，不知諸法唯心所現，為令遠離執著因緣生起之相，說一切法如幻如夢。彼諸愚夫執著惡見欺誑自他，不能明見一切諸法如實住處。大慧！見一切法如實處者，謂能了達唯心所現。」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無作故無生，　有法攝生死；
了達如幻等，　於相不分別。

「復次，大慧！我當說名、句、文身相，諸菩薩摩訶薩善觀此相了達其義，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復能開悟一切眾生。大慧！名身者，謂依事立名，名即是身，是名名身。句身者，謂能顯義決定究竟，是名句身。文身者，謂由於此能成名句，是名文身。復次，大慧！句身者，謂句事究竟。名身者，謂諸字名各各差別，如從阿字乃至呵字。文身者，謂長短高下。復次，句身者，如足跡，如衢巷中人畜等跡。名謂非色四蘊，以名說故。文謂名之自相，由文顯故。是名名、句、文身。此名、句、文身相，汝應修學。」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名身與句身，　及字身差別；
凡愚所計著，　如象溺深泥。

「復次，大慧！未來世中有諸邪智惡思覺者，離如實法以見一異、俱不俱相，問諸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問。謂：色與無常，為異為不異？如是涅槃諸行，相所相，依所依，造所造，見所見，地與微塵，智與智者，為異為不異？如是等不可記事次第而問，世尊說此當止記答。愚夫無智非所能知，佛欲令其離驚怖處，不為記說。大慧！不記說者，欲令外道永得出離作者見故。大慧！諸外道眾計有作者，作如是說：『命即是身，命異身異。』如是等說名無記論。大慧！外道癡惑說無記論，非我教中說離能所取不起分別，云何可止？大慧！若有執著能取所取，不了唯是自心所見，彼應可止。大慧！諸佛如來以四種記論為眾生說法。大慧！止記論者我別時說，以根未熟且止說故。
「復次，大慧！何故一切法不生？以離能作所作無作者故。何故一切法無自性？以證智觀自相共相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無來去？以自共相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故。何故一切法不滅？謂一切法無性相故，不可得故。何故一切法無常？謂諸相起無常性故。何故一切法常？謂諸相起即是不起，無所有故。無常性常，是故我說一切法常。」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一向及返問，　分別與置答；

如是四種說，　摧伏諸外道。
數論與勝論，　言有非有生；
如是等諸說，　一切皆無記。
以智觀察時，　體性不可得；
以彼無可說，　故說無自性。」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諸須陀洹、須陀洹果行差別相，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聞是義故，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方便相，皆得善巧。如是而為眾生演說，令其證得二無我法淨除二障，於諸地相漸次通達，獲於如來不可思議智慧境界，如眾色摩尼，普令眾生悉得饒益。」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諸須陀洹、須陀洹果差別有三，謂：下、中、上。大慧！下者於諸有中極七反生，中者三生五生，上者即於此生而入涅槃。大慧！此三種人斷三種結，謂：身見、疑、戒禁取，上上勝進得阿羅漢果。大慧！身見有二種，謂俱生及分別，如依緣起有妄計性。大慧！譬如依止緣起性故，種種妄計執著性生，彼法但是妄分別相，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凡夫愚癡而橫執著，猶如渴獸妄生水想，此分別身見無智慧故久遠相應，見人無我即時捨離。大慧！俱生身見，以普觀察自他之身，受等四蘊無色相故，色由大種而得生故，是諸大種互相因故，色不集故，如是觀已，明見有無即時捨離；捨身見故貪則不生，是名身見相。大慧！疑相者，於所證法善見相故，及先二種身見分別斷故，於諸法中疑不得生，亦不於餘生大師想為淨不淨，是名疑相。大慧！何故須陀洹不取戒禁？謂以明見生處苦相，是故不取。夫其取者，謂諸凡愚於諸有中貪著世樂，苦行持戒願生於彼，須陀洹人不取是相，惟求所證最勝無漏無分別法，修行戒品，是名戒禁取相。大慧！須陀洹人捨三結故離貪瞋癡。」
大慧白言：「貪有多種，捨何等貪？」
佛言：「大慧！捨於女色纏綿貪欲，見此現樂生來苦故，又得三昧殊勝樂故，是故捨彼非涅槃貪。大慧！云何斯陀含果？謂不了色相起色分別，一往來已善修禪行，盡苦邊際而般涅槃，是名斯陀含。大慧！云何阿那含果？謂於過未現在色相起有無見，分別過惡隨眠不起，永捨諸結更不還來，是名阿那含。大慧！阿羅漢者，謂諸禪三昧解脫力通悉已成就，煩惱諸苦分別永盡，是名阿羅漢。」
大慧言：「世尊！阿羅漢有三種，謂：一向趣寂，退菩提願，佛所變化。此說何者？」

佛言：「大慧！此說趣寂，非是其餘。大慧！餘二種人，謂：已曾發巧方便願，及為莊嚴諸佛眾會於彼示生。大慧！於虛妄處說種種法，所謂證果禪者及禪皆性離故，自心所見得果相故。大慧！若須陀洹作如是念：『我離諸結。』則有二過，謂：墮我見及諸結不斷。復次，大慧！若欲超過諸禪無量無色界者，應離自心所見諸相。大慧！想受滅三昧，超自心所見境者不然，不離心故。」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禪與無量，　無色三摩提，
及以想受滅，　惟心不可得。
預流一來果，　不還阿羅漢；
如是諸聖人，　悉依心妄有。
禪者禪所緣，　斷惑見真諦；
此皆是妄想，　了知即解脫。

「復次，大慧！有二種覺智，謂：觀察智，及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觀察智者，謂觀一切法，離四句不可得。四句者，謂：一異、俱不俱、有非有、常無常等。我以諸法離此四句，是故說言一切法離。大慧！如是觀法汝應修學。云何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謂於堅、濕、煖、動諸大種性，取相執著虛妄分別，以宗、因、喻而妄建立，是名取相分別執著建立智。是名二種覺智相。菩薩摩訶薩知此智相，即能通達人、法無我，以無相智於解行地善巧觀察，入於初地得百三昧，以勝三昧力見百佛百菩薩，知前後際各百劫事，光明照曜百佛世界，善能了知上上地相，以勝願力變現自在，至法雲地而受灌頂，入於佛地十無盡願成就眾生，種種應現無有休息，而恒安住自覺境界三昧勝樂。

「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當善了知大種造色。云何了知？大慧！菩薩摩訶薩應如是觀，彼諸大種真實不生，以諸三界但是分別，惟心所現無有外物。如是觀時，大種所造悉皆性離，超過四句無我我所，住如實處成無生相。大慧！彼諸大種云何造色？大慧！謂虛妄分別，津潤大種成內外水界，炎盛大種成內外火界，飄動大種成內外風界，色分段大種成內外地界，離於虛空，由執著邪諦，五蘊聚集大種造色生。大慧！識者以執著種種言說境界為因起故，於餘趣中相續受生。大慧！地等造色有大種因，非四大種為大種因。何以故？謂若有法有形相者，則是所作非無形者。大慧！此大種造色相外道分別，非是我說。

「復次，大慧！我今當說五蘊體相，謂：色、受、想、行、識。大慧！色謂四大及所造色，此各異相。受等非色。大慧！非色諸蘊，

猶如虛空無有四數。大慧！譬如虛空超過數相，然分別言此是虛空，非色諸蘊亦復如是，離諸數相，離有無等四種句故。數相者，愚夫所說，非諸聖者，諸聖但說如幻所作，唯假施設離異不異，如夢如像無別所有。不了聖智所行境故，見有諸蘊分別現前，是名諸蘊自性相。大慧！如是分別汝應捨離，捨離此已說寂靜法，斷一切剎諸外道見，淨法無我入遠行地，成就無量自在三昧，獲意生身，如幻三昧力通自在皆悉具足，猶如大地普益羣生。

「復次，大慧！涅槃有四種。何等為四？謂：諸法自性無性涅槃，種種相性無性涅槃，覺自相性無性涅槃，斷諸蘊自共相流注涅槃。大慧！此四涅槃是外道義，非我所說。大慧！我所說者，分別爾炎識滅名為涅槃。」

大慧言：「世尊！豈不建立八種識耶？」

佛言：「建立。」

大慧言：「若建立者，云何但說意識滅非七識滅。」

佛言：「大慧！以彼為因及所緣故，七識得生。大慧！意識分別境界起執著時，生諸習氣長養藏識，由是意俱我我所執思量隨轉無別體相，藏識為因為所緣故，執著自心所現境界，心聚生起展轉為因。大慧！譬如海浪自心所現，境界風吹而有起滅，是故意識滅時七識亦滅。」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我不以自性，　及以於作相，
分別境識滅，　如是說涅槃。
意識為心因，　心為意境界；
因及所緣故，　諸識依止生。
如大瀑流盡，　波浪則不起；
如是意識滅，　種種識不生。

「復次，大慧！我今當說妄計自性差別相，令汝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義，超諸妄想證聖智境，知外道法，遠離能取所取分別，於依他起種種相中，不更取著妄所計相。大慧！云何妄計自性差別相？所謂：言說分別所說分別，相分別，財分別，自性分別，因分別，見分別，理分別，生分別，不生分別，相屬分別，縛解分別。大慧！此是妄計自性差別相。云何言說分別？謂執著種種美妙音詞，是名言說分別。云何所說分別？謂執有所說事，是聖智所證境，依此起說，是名所說分別。云何相分別？謂即於彼所說事中，如渴獸想，分別執著堅、濕、煖、動等一切諸相，是名相分別。云何財分別？謂取著種種金銀等寶，而起言說，是名財分別。云何自性分

別？謂以惡見如是分別此自性，決定非餘，是名自性分別。云何因分別？謂於因緣分別有無，以此因相而能生故，是名因分別。云何見分別？謂諸外道惡見，執著有無、一異、俱不俱等，是名見分別。云何理分別？謂有執著我我所相，而起言說，是名理分別。云何生分別？謂計諸法若有若無從緣而生，是名生分別。云何不生分別，謂計一切法本來不生，未有諸緣而先有體，不從因起，是名不生分別。云何相屬分別？謂此與彼遞相繫屬，如針與線，是名相屬分別。云何縛解分別？謂執因能縛而有所縛，如人以繩方便力故縛已復解，是名縛解分別。大慧！此是妄計性差別相，一切凡愚於中執著若有若無。大慧！於緣起中執著種種妄計自性，如依於幻見種種物，凡愚分別見異於幻。大慧！幻與種種非異非不異，若異者，應幻非種種因；若一者，幻與種種應無差別，然見差別，是故非異非不異。大慧！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於幻有無不應生著。」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心為境所縛，　覺想智隨轉；
無相最勝處，　平等智慧生。
在妄計是有，　於緣起則無；
妄計迷惑取，　緣起離分別。
種種支分生，　如幻不成就；
雖現種種相，　妄分別則無。
彼相即是過，　皆從心縛生；
妄計者不了，　分別緣起法。
此諸妄計性，　皆即是緣起；
妄計有種種，　緣起中分別。
世俗第一義，　第三無因生；
妄計是世俗，　斷則聖境界。
如修觀行者，　於一種種現；
於彼無種種，　妄計相如是。
如目種種翳，　妄想見眾色；
彼無色非色，　不了緣起然。
如金離塵垢，　如水離泥濁；
如虛空無雲，　妄想淨如是。
無有妄計性，　而有於緣起；
建立及誹謗，　斯由分別壞。
若無妄計性，　而有緣起者；
無法而有法，　有法從無生。
依因於妄計，　而得有緣起；

相名常相隨，　而生於妄計。
以緣起依妄，　究竟不成就；
是時現清淨，　名為第一義。
妄計有十二，　緣起有六種；
自證真如境，　彼無有差別。
五法為真實，　三自性亦爾；
修行者觀此，　不越於真如。
依於緣起相，　妄計種種名；
彼諸妄計相，　皆因緣起有。
智慧善觀察，　無緣無妄計；
真實中無物，　云何起分別？
圓成若是有，　此則離有無；
既已離有無，　云何有二性？
妄計有二性，　二性是安立；
分別見種種，　清淨聖所行。
妄計種種相，　緣起中分別；
若異此分別，　則墮外道論。
以諸妄見故，　妄計於妄計；
離此二計者，　則為真實法。」

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說自證聖智行相及一乘行相。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得此善巧，於佛法中不由他悟。」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菩薩摩訶薩依諸聖教無有分別，獨處閑靜觀察自覺，不由他悟離分別見，上上昇進入如來地，如是修行，名自證聖智行相。云何名一乘行相？謂得證知一乘道故。云何名為知一乘道？謂離能取所取分別，如實而住。大慧！此一乘道惟除如來，非外道二乘、梵天王等之所能得。」
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說有三乘，不說一乘？」
佛言：「大慧！聲聞緣覺，無自般涅槃法故，我說一乘。以彼但依如來所說調伏遠離，如是修行而得解脫，非自所得；又彼未能除滅智障及業習氣，未覺法無我，未名不思議變易死，是故我說以為三乘。若彼能除一切過習，覺法無我，是時乃離三昧所醉，於無漏界而得覺悟已，於出世上上無漏界中修諸功德，普使滿足獲不思議自在法身。」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天乘及梵乘，　聲聞緣覺乘，

諸佛如來乘，　諸乘我所說。
乃至有心起，　諸乘未究竟，
彼心轉滅已，　無乘及乘者。
無有乘建立，　我說為一乘；
為攝愚夫故，　說諸乘差別。
解脫有三種，　謂離諸煩惱，
及以法無我，　平等智解脫。
譬如海中木，　常隨波浪轉；
聲聞心亦然，　相風所漂激。
雖滅起煩惱，　猶被習氣縛；
三昧酒所醉，　住於無漏界。
彼非究竟趣，　亦復不退轉，
以得三昧身，　乃至劫不覺。
譬如昏醉人，　酒消然後悟；
聲聞亦如是，　覺後當成佛。」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三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四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無常品第三之一

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今當為汝說意成身差別相。諦聽！諦聽！善思念之！」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意成身有三種。何者為三？謂：入三昧樂意成身，覺法自性意成身，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諸修行者入初地已漸次證得。大慧！云何入三昧樂意成身？謂三、四、五地入於三昧，離種種心寂然不動，心海不起轉識波浪，了境心現皆無所有，是名入三昧樂意成身。云何覺法自性意成身？謂八地中了法如幻皆無有相，心轉所依，住如幻定及餘三昧，能現無量自在神通，如花開敷速疾如意，如幻如夢如影如像，非四大造與造相似，一切色相具足莊嚴，普入佛剎了諸法性，是名覺法自性意成身。云何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謂了達諸佛自證法相，是名種類俱生無作行意成身。大慧！三種身相當勤觀察。」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我大乘非乘，　非聲亦非字，
非諦非解脫，　亦非無相竟。
然乘摩訶衍，　三摩提自在，
種種意成身，　自在花莊嚴。」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五無間業。何者為五？若人作已墮阿鼻獄。」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告大慧：「五無間者，所謂：殺母，殺父，殺阿羅漢，破和合僧，懷惡逆心出佛身血。大慧！何者為眾生母？謂引生愛與貪喜俱，如母養育。何者為父？所謂無明，令生六處聚落中故。斷二根本，名殺父母。云何殺阿羅漢？謂隨眠為怨如鼠毒發，究竟斷彼，是故說名殺阿羅漢。云何破和合僧？謂諸蘊異相和合積聚，究竟斷彼名為破僧。云何惡心出佛身血？謂八識身妄生思覺，見自心外自相共相，以三解脫無漏惡心，究竟斷彼八識身佛，名為惡心出佛身血。大慧！是為內五無間，若有作者，無間即得現證實法。

「復次，大慧！今為汝說外五無間，令汝及餘菩薩聞是義已，於未來世不生疑惑。云何外五無間？謂餘教中所說無間，若有作者，於三解脫不能現證，唯除如來、諸大菩薩及大聲聞，見其有造無間業者，為欲勸發令其改過，以神通力示同其事，尋即悔除證於解脫，此皆化現非是實造，若有實造無間業者，終無現身而得解脫，唯除覺了自心所現身資所住，離我我所分別執見；或於來世餘處受生，遇善知識離分別過，方證解脫。」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貪愛名為母，　無明則是父；
識了於境界，　此則名為佛。
隨眠阿羅漢，　蘊聚和合僧；
斷彼無餘間，　是名無間業。」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諸佛體性。」

佛言：「大慧！覺二無我，除二種障，離二種死，斷二煩惱，是佛體性。大慧！聲聞、緣覺得此法已，亦名為佛，我以是義但說一乘。」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善知二無我，　除二障二惱，
及不思議死，　是故名如來。」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以何密意，於大眾中唱如是言：『我是過去一切諸佛。』及說百千本生之事：『我於爾時，作頂生王、大象、鸚鵡、月光、妙眼如是等。』」

佛言：「大慧！如來、應、正等覺，依四平等祕密意故，於大眾中作如是言：『我於昔時作拘留孫佛、拘那含牟尼佛、迦葉佛。』云何為四？所謂：字平等，語平等，身平等，法平等。云何字平等？謂我名佛，一切如來亦名為佛，佛名無別，是謂字等。云何語平等？謂我作六十四種梵音聲語，一切如來亦作此語，迦陵頻伽梵音聲性，不增不減無有差別，是名語等。云何身平等？謂我與諸佛，法身色相及隨形好等無差別，除為調伏種種眾生現隨類身，是謂身等。云何法平等？謂我與諸佛皆同證得三十七種菩提分法，是謂法等。是故如來、應、正等覺，於大眾中作如是說。」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是我；

依四平等故，　為諸佛子說。」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我於某夜成最正覺，乃至某夜當入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亦不當說，不說是佛說。』世尊依何密意作如是語？」
佛言：「大慧！依二密法故作如是說。云何二法？謂：自證法及本住法。云何自證法？謂諸佛所證我亦同證，不增不減，證智所行，離言說相、離分別相、離名字相。云何本住法？謂法本性如金等在鑛，若佛出世若不出世，法住法位，法界法性皆悉常住。大慧！譬如有人行曠野中，見向古城平坦舊道，即便隨入止息遊戲。大慧！於汝意云何？彼作是道及以城中種種物耶？」
白言：「不也。」
佛言：「大慧！我及諸佛所證真如，常住法性亦復如是。是故說言，始從成佛乃至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亦不已說亦不當說。」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某夜成正覺，　某夜般涅槃；
於此二中間，　我都無所說。
自證本住法，　故作是密語；
我及諸如來，　無有少差別。」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說一切法有無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離此相，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世間眾生多墮二見，謂：有見，無見；墮二見故，非出出想。云何有見？謂實有因緣而生諸法非不實有，實有諸法從因緣生非無法生。大慧！如是說者則說無因。云何無見？謂知受貪瞋癡已而妄計言無。大慧！及彼分別有相而不受諸法有，復有知諸如來、聲聞、緣覺無貪瞋癡性而計為非有，此中誰為壞者？」
大慧白言：「謂有貪瞋癡性後取於無，名為壞者。」
佛言：「善哉！汝解我問。此人非止無貪瞋癡名為壞者，亦壞如來、聲聞、緣覺。何以故？煩惱內外不可得故；體性非異非不異故。大慧！貪瞋癡性若內若外皆不可得，無體性故，無可取故，聲聞、緣覺及以如來本性解脫，無有能縛及縛因故。大慧！若有能縛及以縛因則有所縛，作如是說名為壞者，是為無有相。我依此義密意而說，寧起我見如須彌山，不起空見懷增上慢。若起此見名為壞

者，墮自共見樂欲之中，不了諸法惟心所現。以不了故，見有外法剎那無常展轉差別，蘊、界、處相相續流轉起已還滅，虛妄分別，離文字相，亦成壞者。」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有無是二邊，　乃至心所行，
淨除彼所行，　平等心寂滅。
不取於境界，　非滅無所有；
有真如妙物，　如諸聖所行。
本無而有生，　生已而復滅；
因緣有及無，　彼非住我法。
非外道非佛，　非我非餘眾；
能以緣成有，　云何而得無？
誰以緣成有，　而復得言無；
惡見說為生，　妄想計有無。
若知無所生，　亦復無所滅；
觀世悉空寂，　有無二俱離。」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請佛言：「世尊！惟願為說宗趣之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達此義，不隨一切眾邪妄解，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一切二乘及諸菩薩，有二種宗法相。何等為二？謂：宗趣法相，言說法相。宗趣法相者，謂自所證殊勝之相，離於文字語言分別，入無漏界成自地行，超過一切不正思覺，伏魔外道，生智慧光，是名宗趣法相。言說法相者，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於一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眾生心令入此法，是名言說法相。汝及諸菩薩當勤修學。」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宗趣與言說，　自證及教法，
若能善知見，　不隨他妄解。
如愚所分別，　非是真實相；
彼豈不求度，　無法而可得。
觀察諸有為，　生滅等相續；
增長於二見，　顛倒無所知。
涅槃離心意，　唯此一法實；

觀世悉虛妄，　如幻夢芭蕉。
無有貪恚癡，　亦復無有人；
從愛生諸蘊，　如夢之所見。」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虛妄分別相。此虛妄分別云何而生？是何而生？因何而生？誰之所生？何故名為虛妄分別？」
佛言：「大慧！善哉！善哉！汝為哀愍世間天人而問此義，多所利益多所安樂。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一切眾生於種種境，不能了達自心所現，計能所取虛妄執著，起諸分別墮有無見，增長外道妄見習氣，心心所法相應起時，執有外義種種可得，計著於我及以我所，是故名為虛妄分別。」
大慧白言：「若如是者，外種種義性離有無起諸見相。世尊！第一義諦亦復如是，離諸根量宗、因、譬喻。世尊！何故於種種義言起分別，第一義中不言起耶？將無世尊所言乖理，一處言起一不言故。世尊！又說虛妄分別墮有無見，譬如幻事種種非實，分別亦爾有無相離，云何而說墮二見耶？此說豈不墮於世見？」
佛言：「大慧！分別不生不滅。何以故？不起有無分別相故，所見外法皆無有故，了唯自心之所現故，但以愚夫分別自心種種諸法著種種相，而作是說。令知所見皆是自心，斷我我所一切見著，離作所作諸惡因緣，覺唯心故轉其意樂，善明諸地入佛境界，捨五法、自性諸分別見，是故我說虛妄分別執著種種自心所現諸境界生，如實了知則得解脫。」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因及與緣，　從此生世間；
與四句相應，　不知於我法，
世非有無生，　亦非俱不俱。
云何諸愚夫，　分別因緣起？
非有亦非無，　亦復非有無；
如是觀世間，　心轉證無我。
一切法不生，　以從緣生故；
諸緣之所作，　所作法非生。
果不自生果，　有二果失故；
無有二果故，　非有性可得。
觀諸有為法，　離能緣所緣；

決定唯是心，　故我說心量。
量之自性處，　緣法二俱離；
究竟妙淨事，　我說名心量。
施設假名我，　而實不可得；
諸蘊蘊假名，　亦皆無實事。
有四種平等，　相因及所生；
無我為第四，　修行者觀察。
離一切諸見，　及能所分別；
無得亦無生，　我說是心量。
非有亦非無，　有無二俱離；
如是心亦離，　我說是心量。
真如空實際，　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成身，　我說是心量。
妄想習氣縛，　種種從心生；
眾生見為外，　我說是心量。
外所見非有，　而心種種現；
身資及所住，　我說是心量。」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說言：『如我所說，汝及諸菩薩，不應依語而取其義。』世尊！何故不應依語取義？云何為語？云何為義？」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
佛言：「大慧！語者，所謂分別習氣而為其因，依於喉舌脣齶齒輔，而出種種音聲文字，相對談說，是名為語。云何為義？菩薩摩訶薩住獨一靜處，以聞、思、修慧思惟觀察向涅槃道自智境界，轉諸習氣，行於諸地種種行相，是名為義。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善於語、義，知語與義不一不異，義之與語亦復如是；若義異語，則不應因語而顯於義，而因語見義，如燈照色。大慧！譬如有人持燈照物，知此物如是、在如是處；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因語言燈入離言說自證境界。復次，大慧！若有於不生不滅自性涅槃三乘一乘五法諸心自性等中如言取義，則墮建立及誹謗見，以異於彼起分別故，如見幻事計以為實，是愚夫見非賢聖也。」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若隨言取義，　建立於諸法；
以彼建立故，　死墮地獄中。
蘊中無有我，　非蘊即是我；

不如彼分別，　亦復非無有。
如愚所分別，　一切皆有性；
若如彼所見，　皆應見真實。
一切染淨法，　悉皆無體性；
不如彼所見，　亦非無所有。

「復次，大慧！我當為汝說智識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若善了知智識之相，則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大慧！智有三種，謂：世間智，出世間智，出世間上上智。云何世間智？謂一切外道凡愚計有無法。云何出世間智？謂一切二乘著自共相。云何出世間上上智？謂諸佛菩薩觀一切法皆無有相，不生不滅、非有非無，證法無我入如來地。大慧！復有三種智，謂：知自相共相智，知生滅智，知不生不滅智。復次，大慧！生滅是識，不生滅是智；墮相無相及以有無種種相因是識，離相無相及有無因是智；有積集相是識，無積集相是智；著境界相是識，不著境界相是智；三和合相應生是識，無礙相應自性相是智；有得相是識，無得相是智。證自聖智所行境界，如水中月，不入不出故。」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採集業為心，　觀察法為智，
慧能證無相，　逮自在威光。
境界縛為心，　覺想生為智；
無相及增勝，　智慧於中起。
心意及與識，　離諸分別想；
得無分別法，　佛子非聲聞。
寂滅殊勝忍，　如來清淨智；
生於善勝義，　遠離諸所行。
我有三種智，　聖者能明照，
分別於諸相，　開示一切法，
我智離諸相，　超過於二乘。
以諸聲聞等，　執著諸法有；
如來智無垢，　了達唯心故。

「復次，大慧！諸外道有九種轉變見，所謂：形轉變，相轉變，因轉變，相應轉變，見轉變，生轉變，物轉變，緣明了轉變，所作明了轉變；是為九。一切外道因是見故，起有無轉變論。此中形轉變者，謂形別異見，譬如以金作莊嚴具，環釧瓔珞種種不同，形狀有殊金體無易，一切法變亦復如是。諸餘外道種種計著，皆非如是亦

非別異，但分別故一切轉變，如是應知。譬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言此皆有轉變；而實無有若有若無，自心所見無外物故。如此皆是愚迷凡夫，從自分別習氣而起，實無一法若生若滅，如因幻夢所見諸色，如石女兒說有生死。」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形處時轉變，　大種及諸根；
中有漸次生，　妄想非明智。
諸佛不分別，　緣起及世間；
但諸緣世間，　如乾闥婆城。」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如來，為我解說於一切法深密義及解義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法，不墮如言取義深密執著，離文字語言虛妄分別，普入一切諸佛國土，力通自在總持所印，覺慧善住十無盡願；以無功用種種變現，光明照曜如日月摩尼地水火風，住於諸地離分別見；知一切法如幻如夢，入如來位普化眾生，令知諸法虛妄不實，離有無品斷生滅執，不著言說令轉所依。」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於一切法如言取義執著深密，其數無量，所謂：相執著，緣執著，有非有執著，生非生執著，滅非滅執著，乘非乘執著，為無為執著，地地自相執著，自分別現證執著，外道宗有無品執著，三乘一乘執著。大慧！此等密執有無量種，皆是凡愚自分別執而密執著，此諸分別如蠶作繭，以妄想絲自纏纏他，執著有無欲樂堅密。大慧！此中實無密非密相，以菩薩摩訶薩見一切法住寂靜故，無分別故。若了諸法唯心所見，無有外物皆同無相，隨順觀察，於若有若無分別密執，悉見寂靜，是故無有密非密相。大慧！此中無縛亦無有解，不了實者見縛解耳。何以故？一切諸法若有若無，求其體性不可得故。復次，大慧！愚癡凡夫有三種密縛，謂：貪恚癡及愛來生與貪喜俱，以此密縛，令諸眾生續生五趣；密縛若斷，是則無有密非密相。復次，大慧！若有執著三和合緣，諸識密縛次第而起。有執著故則有密縛，若見三解脫離三和合識，一切諸密皆悉不生。」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不實妄分別，　是名為密相；
若能如實知，　諸密網皆斷。
凡愚不能了，　隨言而取義；
譬如蠶處繭，　妄想自纏縛。」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由種種心分別諸法，非諸法有自性，此但妄計耳。』世尊！若但妄計無諸法者，染淨諸法將無悉壞？」
佛言：「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說。一切凡愚分別諸法，而諸法性非如是有，此但妄執無有性相，然諸聖者以聖慧眼，如實知見有諸法自性。」
大慧白言：「若諸聖人以聖慧眼見有諸法性，非天眼、肉眼，不同凡愚之所分別。云何凡愚得離分別？不能覺了諸聖法故。世尊！彼非顛倒非不顛倒。何以故？不見聖人所見法故，聖見遠離有無相故，聖亦不如凡所分別如是得故，非自所行境界相故；彼亦見有諸法性相，如妄執性而顯現故，不說有因及無因故，墮於諸法性相見故。世尊！其餘境界既不同此，如是則成無窮之失，孰能於法了知性相？世尊！諸法性相不因分別，云何而言以分別故而有諸法。世尊！分別相異諸法相異，因不相似，云何諸法而由分別？復以何故，凡愚分別不如是有，而作是言：『為令眾生捨分別故，說如分別所見法相無如是法。』世尊！何故令諸眾生離有無見所執著法，而復執著聖智境界墮於有見。何以故不說寂靜空無之法，而說聖智自性事故？」
佛言：「大慧！我非不說寂靜空法墮於有見。何以故？已說聖智自性事故。我為眾生無始時來計著於有，於寂靜法以聖事說，令其聞已不生恐怖，能如實證寂靜空法，離惑亂相入唯識理，知其所見無有外法，悟三脫門獲如實印，見法自性了聖境界，遠離有無一切諸著。復次，大慧！菩薩摩訶薩不應成立一切諸法皆悉不生。何以故？一切法本無有故，及彼宗因生相故。復次，大慧！一切法不生，此言自壞。何以故？彼宗有待而生故；又彼宗即入一切法中，不生相亦不生故；又彼宗諸分而成故；又彼宗有無法皆不生，此宗即入一切法中，有無相亦不生故；是故一切法不生，此宗自壞。不應如是立，諸分多過故；展轉因異相故；如不生，一切法空無自性亦如是。大慧！菩薩摩訶薩應說一切法如幻如夢，見不見故，一切皆是惑亂相故，除為愚夫而生恐怖。大慧！凡夫愚癡墮有無見，莫令於彼而生驚恐遠離大乘。」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無自性無說，　無事無依處；
凡愚妄分別，　惡覺如死屍。
一切法不生，　外道所成立；
以彼所有生，　非緣所成故。

一切法不生，　智者不分別；
彼宗因生故，　此覺則便壞。
譬如目有翳，　妄想見毛輪；
諸法亦如是，　凡愚妄分別。
三有唯假名，　無有實法體；
由此假施設，　分別妄計度。
假名諸事相，　動亂於心識；
佛子悉超過，　遊行無分別。
無水取水相，　斯由渴愛起；
凡愚見法爾，　諸聖則不然。
聖人見清淨，　生於三解脫；
遠離於生滅，　常行無相境。
修行無相境，　亦復無有無；
有無悉平等，　是故生聖果。
云何法有無？　云何成平等？
若心不了法，　內外斯動亂；
了已則平等，　亂相爾時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若知境界但是假名都不可得，則無所取，無所取故亦無能取，能取所取二俱無故不起分別，說名為智。世尊！何故彼智不得於境，為不能了一切諸法自相共相一異義故言不得耶？為以諸法自相共相種種不同更相隱蔽而不得耶？為山巖石壁簾幔帷障之所覆隔而不得耶？為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諸根不具而不得耶？若不了諸法自相共相一異義故言不得者，此不名智，應是無智，以有境界而不知故。若以諸法自相共相種種不同更相隱蔽而不得者，此亦非智，以知於境說名為智非不知故。若山巖石壁簾幔帷障之所覆隔，極遠極近老小盲冥而不知者，彼亦非智，以有境界智不具足而不知故。」
佛言：「大慧！此實是智，非如汝說，我之所說非隱覆說。我言境界唯是假名不可得者，以了但是自心所見、外法有無，智慧於中畢竟無得，以無得故爾焰不起，入三脫門智體亦忘；非如一切覺想凡夫，無始已來戲論熏習，計著外法若有若無種種形相，如是而知名為不知，不了諸法唯心所見，著我我所分別境智，不知外法是有是無，其心住於斷見中故。為令捨離如是分別，說一切法唯心建立。」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若有於所緣，　智慧不觀見；

彼無智非智，　是名妄計者。
無邊相互隱，　障礙及遠近；
智慧不能見，　是名為邪智。
老小諸根冥，　而實有境界；
不能生智慧，　是名為邪智。

「復次，大慧！愚癡凡夫無始虛偽，惡邪分別之所幻惑，不了如實及言說法，計心外相著方便說，不能修習清淨真實離四句法。」
大慧白言：「如是，如是！誠如尊教。願為我說如實之法及言說法，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於此二法而得善巧，非外道二乘之所能入。」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三世如來有二種法，謂：言說法及如實法。言說法者，謂隨眾生心為說種種諸方便教；如實法者，謂修行者於心所現離諸分別，不墮一異、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識，於自覺聖智所行境界，離諸因緣相應見相，一切外道聲聞緣覺墮二邊者所不能知，是名如實法。此二種法，汝及諸菩薩摩訶薩當善修學。」
爾時世尊復說頌言：

「我說二種法，　言教及如實；
教法示凡夫，　實為修行者。」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一時說盧迦耶陀呪術詞論，但能攝取世間財利，不得法利，不得法利不應親近承事供養。世尊何故作如是說？」
佛言：「大慧！盧迦耶陀所有詞論，但飾文句誑惑凡愚，隨順世間虛妄言說，不如於義、不稱於理，不能證入真實境界，不能覺了一切諸法，恒墮二邊自失正道，亦令他失輪迴諸趣永不出離。何以故？不了諸法唯心所見，執著外境增分別故。是故我說世論文句因喻莊嚴，但誑愚夫，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憂悲等患。大慧！釋提桓因廣解眾論、自造諸論。彼世論者有一弟子，現作龍身詣釋天宮，而立論宗作是要言：『憍尸迦！我共汝論，汝若不如，我當破汝千輻之輪；我若不如，斷一一頭以謝所屈。』說是語已，即以論法摧伏帝釋、壞千輻輪，還來人間。大慧！世間言論因喻莊嚴，乃至能現龍形，以妙文詞迷惑諸天及阿修羅，令其執著生滅等見，而況於人。是故，大慧！不應親近承事供養，以彼能作生苦因故。大慧！世論唯說身覺境界。大慧！彼世論有百千字句，後末世中惡見乖離邪眾崩散，分成多部各執自因。大慧！非餘外道能立教法，唯盧迦

耶以百千句，廣說無量差別因相，非如實理，亦不自知是惑世法。」

爾時大慧白言：「世尊！若盧迦耶所造之論，種種文字因喻莊嚴，執著自宗非如實法，名外道者。世尊亦說世間之事，謂以種種文句言詞廣說十方一切國土天人等眾而來集會，非是自智所證之法。世尊亦同外道說耶？」

佛言：「大慧！我非世說亦無來去，我說諸法不來不去。大慧！來者集生，去者壞滅，不來不去，此則名為不生不滅。大慧！我之所說，不同外道墮分別中。何以故？外法有無無所著故，了唯自心不見二取，不行相境不生分別，入空、無相、無願之門而解脫故。大慧！我憶有時於一處住，有世論婆羅門來至我所，遽問我言：『瞿曇！一切是所作耶？』我時報言：『婆羅門！一切所作，是初世論。』又問我言：『一切非所作耶？』我時報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論。』彼復問言：『一切常耶？一切無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時報言：『是第六世論。』彼復問言：『一切一耶？一切異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皆由種種因緣而受生耶？』我時報言：『是第十一世論。』彼復問言：『一切有記耶？一切無記耶？有我耶？無我耶？有此世耶？無此世耶？有他世耶？無他世耶？有解脫耶？無解脫耶？是剎那耶？非剎那耶？虛空涅槃及非擇滅，是所作耶？非所作耶？有中有耶？無中有耶？』我時報言：『婆羅門！如是皆是汝之世論，非我所說。婆羅門！我說因於無始戲論諸惡習氣而生三有，不了唯是自心所見而取外法，實無可得。如外道說，我及根境三合知生；我不如是，我不說因，不說無因，唯緣妄心似能所取而說緣起，非汝及餘取著我者之所能測。』大慧！虛空、涅槃及非擇滅，但有三數本無體性，何況而說作與非作。

「大慧！爾時世論婆羅門復問我言：『無明愛業為因緣故，有三有耶？為無因耶？』我言：『此二亦是世論。』又問我言：『一切諸法皆入自相及共相耶？』我時報言：『此亦世論。婆羅門！乃至少有心識流動分別外境，皆是世論。』大慧！爾時彼婆羅門復問我言：『頗有非是世論者不？一切外道所有詞論，種種文句因喻莊嚴，莫不皆從我法中出。』我報言：『有。非汝所許，非世不許，非不說種種文句義理相應，非不相應。』彼復問言：『豈有世許非世論耶？』我答言：『有。但非於汝及以一切外道能知。何以故？以於外法虛妄分別生執著故。若能了達有無等法，一切皆是自心所見，不生分別不取外境，於自處住。自處住者是不起義，不起於何？不起分別。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羅門！略而言之，隨何處

中心識往來死生求戀，若受若見若觸若住，取種種相和合相續，於愛於因而生計著，皆汝世論非是我法。』
「大慧！世論婆羅門作如是問，我如是答，不問於我自宗實法，默然而去，作是念言：『沙門瞿曇無可尊重，說一切法無生無相無因無緣，唯是自心分別所見，若能了此分別不生。』大慧！汝今亦復問我是義，何故親近諸世論者，唯得財利不得法利？」
大慧白言：「所言財、法，是何等義？」
佛言：「善哉！汝乃能為未來眾生思惟是義。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大慧！所言財者，可觸可受可取可味，令著外境墮在二邊，增長貪愛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我及諸佛說名財利，親近世論之所獲得。云何法利？謂了法是心見二無我，不取於相無有分別，善知諸地離心、意、識，一切諸佛所共灌頂，具足受行十無盡願，於一切法悉得自在，是名法利；以是不墮一切諸見戲論分別常斷二邊。大慧！外道世論令諸癡人墮在二邊，謂：常及斷，受無因論則起常見，以因壞滅則生斷見。我說不見生住滅者名得法利，是名財、法二差別相。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應勤觀察。」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調伏攝眾生，　以戒降諸惡；
智慧滅諸見，　解脫得增長。
外道虛妄說，　皆是世俗論；
橫計作所作，　不能自成立。
唯我一自宗，　不著於能所；
為諸弟子說，　令離於世論。
能取所取法，　唯心無所有；
二種皆心現，　斷常不可得。
乃至心流動，　是則為世論；
分別不起者，　是人見自心。
來者見事生，　去者事不現；
明了知來去，　不起於分別。
有常及無常，　所作無所作；
此世他世等，　皆是世論法。」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佛說涅槃，說何等法以為涅槃？而諸外道種種分別。」
佛言：「大慧！如諸外道分別涅槃，皆不隨順涅槃之相。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大慧！或有外道言，見法無常不貪境界，蘊、界、處滅，心心所法不現在前，不念過現未來境界，如燈盡、如種敗、

如火滅，諸取不起分別不生，起涅槃想。大慧！非以見壞名為涅槃；或謂至方名得涅槃，境界想離猶如風止；或謂不見能覺所覺名為涅槃；或謂不起分別常無常見，名得涅槃；或有說言，分別諸相發生於苦，而不能知自心所現，以不知故怖畏於相以求無相，深生愛樂執為涅槃；或謂覺知內外諸法自相共相去來現在有性不壞，作涅槃想；或計我人眾生壽命及一切法無有壞滅，作涅槃想；復有外道無有智慧計有自性，及以士夫求那轉變作一切物，以為涅槃；或有外道計福非福盡，或計不由智慧諸煩惱盡，或計自在是實作者，以為涅槃；或謂眾生展轉相生，以此為因更無異因，彼無智故不能覺了，以不了故執為涅槃；或計證於諦道虛妄分別以為涅槃；或計求那與求那者而共和合，一性異性俱及不俱，執為涅槃；或計諸物從自然生，孔雀文彩棘針銛利，生寶之處出種種寶，如此等事是誰能作？即執自然以為涅槃；或謂能解二十五諦即得涅槃；或有說言，能受六分守護眾生斯得涅槃；或有說言，時生世間，時即涅槃；或執有物以為涅槃；或計無物以為涅槃；或有計著有物無物為涅槃者；或計諸物與涅槃無別，作涅槃想。大慧！復有異彼外道所說，以一切智大師子吼說，能了達唯心所現不取外境，遠離四句住如實見，不墮二邊離能所取，不入諸量不著真實，住於聖智所現證法，悟二無我，離二煩惱，淨二種障，轉修諸地入於佛地，得如幻等諸大三昧，永超心意及以意識，名得涅槃。大慧！彼諸外道虛妄計度不如於理，智者所棄，皆墮二邊作涅槃想。於此無有若住若出，彼諸外道皆依自宗而生妄覺，違背於理無所成就，唯令心意馳散往來，一切無有得涅槃者。汝及諸菩薩宜應遠離。」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外道涅槃見，　各各異分別；
彼唯是妄想，　無解脫方便。
遠離諸方便，　不至無縛處；
妄生解脫想，　而實無解脫。
外道所成立，　眾智各異取；
彼悉無解脫，　愚癡妄分別。
一切癡外道，　妄見作所作；
悉著有無論，　是故無解脫。
凡愚樂分別，　不生真實慧；
言說三界本，　真實滅苦因。
譬如鏡中像，　雖現而非實；
習氣心鏡中，　凡愚見有二。
不了唯心現，　故起二分別；

若知但是心，　分別則不生。
心即是種種，　遠離想所相；
如愚所分別，　雖見而無見。
三有唯分別，　外境悉無有；
妄想種種現，　凡愚不能覺。
經經說分別，　但是異名字；
若離於語言，　其義不可得。」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四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五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無常品第三之餘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如來應正等覺自覺性，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而得善巧自悟悟他。」

佛言：「大慧！如汝所問，當為汝說。」

大慧言：「唯。世尊！如來、應供、正等覺，為作非作，為果為因，為相所相，為說所說，為覺所覺，如是等為異不異？」

佛言：「大慧！如來、應、正等覺，非作非非作，非果非因，非相非所相，非說非所說，非覺非所覺。何以故？俱有過故。大慧！若如來是作則是無常，若是無常，一切作法應是如來，我及諸佛皆不忍可。若非作法則無體性，所修方便悉空無益，同於兔角、石女之子，非作因成故。若非因非果則非有非無，若非有非無則超過四句；言四句者，但隨世間而有言說；若超過四句惟有言說，則如石女兒。大慧！石女兒者惟有言說不墮四句，以不墮故不可度量，諸有智者，應如是知如來所有一切句義。大慧！如我所說諸法無我，以諸法中無有我性故說無我，非是無有諸法自性；如來句義應知亦然。大慧！譬如牛無馬性馬無牛性，非無自性，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自相，而非有即有，非諸凡愚之所能知。何故不知？以分別故。一切法空，一切法無生，一切法無自性，悉亦如是。大慧！如來與蘊非異非不異，若不異者應是無常，五蘊諸法是所作故。若異者，如牛二角有異不異，互相似故不異，長短別故有異，如牛右角異左、左角異右，長短不同色相各別；然亦不異。如於蘊於界、處等，一切法亦如是。

「大慧！如來者依解脫說，如來解脫非異非不異；若異者，如來便與色相相應，色相相應即是無常；若不異者，修行者見應無差別，然有差別故非不異。如是智與所知，非異非不異；若非異非不異，則非常非無常，非作非所作，非為非無為，非覺非所覺，非相非所相，非蘊非異蘊，非說非所說，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以是義故超一切量；超一切量故惟有言說，惟有言說故則無有生，無有生故則無有滅，無有滅故則如虛空。大慧！虛空非作非所作，非作非所作故遠離攀緣，遠離攀緣故出過一切諸戲論法，出過一切諸戲論法即是如來，如來即是正等覺體，正等覺者永離一切諸根境界。」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出過諸根量，　非果亦非因；

相及所相等，　如是悉皆離。
蘊緣與正覺，　一異莫能見；
既無有見者，　云何起分別？
非作非非作，　非因非非因，
非蘊非不蘊，　亦不離餘物。
非有一法體，　如彼分別見；
亦復非是無，　諸法性如是。
待有故成無，　待無故成有；
無既不可取，　有亦不應說。
不了我無我，　但著於語言；
彼溺於二邊，　自壞壞世間。
若能見此法，　則離一切過；
是名為正觀，　不毀大導師。」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佛經中分別攝取不生不滅，言此即是如來異名。世尊！願為我說不生不滅此則無法，云何說是如來異名？如世尊說，一切諸法不生不滅，當知此則墮有無見。世尊！若法不生則不可取，無有少法，誰是如來？惟願世尊為我宣說。」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我說如來非是無法，亦非攝取不生不滅，亦不待緣亦非無義。我說無生，即是如來意生法身別異之名，一切外道、聲聞獨覺、七地菩薩不了其義。大慧！譬如帝釋地及虛空乃至手足，隨一一物各有多名，非以名多而有多體，亦非無體。大慧！我亦如是，於此娑婆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號，諸凡愚人雖聞雖說，而不知是如來異名，其中或有知如來者，知無師者，知導師者，知勝導者，知普導者，知是佛者，知牛王者，知梵王者，知毘紐者，知自在者，知是勝者，知迦毘羅者，知真實邊者，知無盡者，知瑞相者，知如風者，知如火者，知如俱毘羅者，知如月者，知如日者，知如王者，知如仙者，知戊迦者，知因陀羅者，知明星者，知大力者，知如水者，知無滅者，知無生者，知性空者，知真如者，知是諦者，知實性者，知實際者，知法界者，知涅槃者，知常住者，知平等者，知無二者，知無相者，知寂滅者，知具相者，知因緣者，知佛性者，知教導者，知解脫者，知道路者，知一切智者，知最勝者，知意成身者，如是等滿足三阿僧祇百千名號，不增不減。於此及餘諸世界中，有能知我如水中月不入不出，但諸凡愚心沒二邊不能解了，然亦尊重承事供養，而不善解名字句義，執著言教昧於真實，謂無生無滅是無體性，不知是佛差別名號；如因陀羅釋揭羅等，以信言教昧於真實，於一切法如言取義，

彼諸凡愚作如是言，義如言說義說無異。何以故？義無體故。是人不了言音自性，謂言即義無別義體。大慧！彼人愚癡，不知言說是生是滅、義不生滅。大慧！一切言說墮於文字，義則不墮，離有離無故，無生無體故。大慧！如來不說墮文字法，文字有無不可得故，惟除不墮於文字者。大慧！若人說法墮文字者，是虛誑說。何以故？諸法自性離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經中說，我與諸佛及諸菩薩，不說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一切諸法離文字故，非不隨義而分別說。大慧！若不說者教法則斷，教法斷者則無聲聞緣覺菩薩諸佛，若總無者誰說為誰？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應不著文字隨宜說法。我及諸佛皆隨眾生煩惱解欲，種種不同而為開演，令知諸法自心所見無外境界，捨二分別轉心意識，非為成立聖自證處。

「大慧！菩薩摩訶薩應隨於義莫依文字，依文字者墮於惡見，執著自宗而起言說，不能善了一切法相文辭章句，既自損壞亦壞於他，不能令人心得悟解。若能善知一切法相，文辭句義悉皆通達，則能令自身受無相樂，亦能令他安住大乘。若能令他安住大乘，則得一切諸佛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之所攝受；若得諸佛聲聞緣覺及諸菩薩之所攝受，則能攝受一切眾生；若能攝受一切眾生，則能攝受一切正法；若能攝受一切正法則不斷佛種；若不斷佛種則得勝妙處。大慧！菩薩摩訶薩生勝妙處，欲令眾生安住大乘，以十自在力現眾色像，隨其所宜說真實法。真實法者，無異無別不來不去，一切戲論悉皆息滅。是故，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應如言執著於義。何以故？真實之法離文字故。

「大慧！譬如有人以指指物，小兒觀指不觀於物；愚癡凡夫亦復如是，隨言說指而生執著，乃至盡命終不能捨文字之指取第一義。大慧！譬如嬰兒應食熟食，有人不解成熟方便，而食生者則發狂亂；不生不滅亦復如是，不方便修則為不善，是故宜應善修方便，莫隨言說如觀指端。大慧！實義者，微妙寂靜是涅槃因，言說者，與妄想合流轉生死。大慧！實義者從多聞得，多聞者謂善於義非善言說，善義者不隨一切外道惡見，身自不隨亦令他不隨，是則名曰於義多聞，欲求義者應當親近，與此相違著文字者宜速捨離。」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承佛威神，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演說不生不滅非為奇特。何以故？一切外道亦說作者不生不滅，世尊亦說虛空、涅槃及非數滅不生不滅；外道亦說作者因緣生於世間，世尊亦說無明愛業生諸世間，俱是因緣但名別耳；外物因緣亦復如是，是故佛說與外道說無有差別。外道說言，微塵勝妙自在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滅；世尊亦說一切諸法不生不滅，若有若無皆不可得。世尊！大種不壞，以其自相不生不滅，周流諸趣，不捨自性。世尊分別雖稍變異，一切無非外道已說，是故佛法同於外道。若有不

同，願佛為演，有何所以佛說為勝？若無別異外道即佛，以其亦說不生不滅故。世尊常說一世界中無有多佛，如向所說是則應有。」
佛言：「大慧！我之所說不生不滅，不同外道不生不滅，不生無常論。何以故？外道所說，有實性相不生不變；我不如是墮有無品。我所說法，非有非無離生離滅。云何非無？如幻夢色種種見故；云何非有？色相自性非是有故，見不見故，取不取故。是故我說一切諸法非有非無。若覺惟是自心所見，住於自性分別不生，世間所作悉皆永息；分別者是凡愚事，非賢聖耳。大慧！妄心分別不實境界，如乾闥婆城、幻所作人。大慧！譬如小兒見乾闥婆城及以幻人商賈入出，迷心分別言有實事，凡愚所見，生與不生有為無為悉亦如是。如幻人生如幻人滅，幻人其實不生不滅，諸法亦爾離於生滅。大慧！凡夫虛妄起生滅見，非諸聖人。言虛妄者，不如法性起顛倒見，顛倒見者，執法有性不見寂滅，不見寂滅故，不能遠離虛妄分別。是故大慧！無相見勝，非是相見。相是生因，若無有相則無分別，不生不滅則是涅槃。大慧！言涅槃者，見如實處捨離分別心心所法，獲於如來內證聖智，我說此是寂滅涅槃。」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為除有生執，　成立無生義；
我說無因論，　非愚所能了。
一切法無生，　亦非是無法；
如乾城幻夢，　雖有而無因。
空無生無性，　云何為我說？
離諸和合緣，　智慧不能見。
以是故我說，　空無生無性；
一一緣和合，　雖現而非有。
分析無和合，　非如外道見；
如夢及垂髮，　野馬與乾城。
無因而妄現，　世事皆如是；
折伏有因論，　申述無生旨。
無生義若存，　法眼恒不滅；
我說無因論，　外道咸驚怖。
云何何所因？　復以何故生？
於何處和合？　而作無因論。
觀察有為法，　非因非無因；
彼生滅論者，　所見從是滅。
為無故不生？　為待於眾緣？
為有名無義？　願為我宣說。

非無法不生，　亦非以待緣；
非有物而名，　亦非名無義。
一切諸外道，　聲聞及緣覺；
十住非所行，　此是無生相。
遠離諸因緣，　無有能作者；
惟心所建立，　我說是無生。
諸法非因生，　非無亦非有；
能所分別離，　我說是無生。
惟心無所見，　亦離於二性；
如是轉所依，　我說是無生。
外物有非有，　其心無所取；
一切見咸斷，　此是無生相。
空無性等句，　其義皆如是；
非以空故空，　無生故說空。
因緣共集會，　是故有生滅；
分散於因緣，　生滅則無有。
若離諸因緣，　則更無有法；
一性及異性，　凡愚所分別。
有無不生法，　俱非亦復然；
惟除眾緣會，　於中見起滅。
隨俗假言說，　因緣遞鉤瑣；
若離因緣瑣，　生義不可得。
我說惟鉤瑣，　生無故不生；
離諸外道過，　非凡愚所了。
若離緣鉤瑣，　別有生法者；
是則無因論，　破壞鉤瑣義。
如燈能照物，　鉤瑣現若然；
此則離鉤瑣，　別有於諸法。
無生則無性，　體相如虛空；
離鉤瑣求法，　愚夫所分別。
復有餘無生，　眾聖所得法；
彼生無生者，　是則無生忍。
一切諸世間，　無非是鉤瑣；
若能如是解，　此人心得定。
無明與愛業，　是則內鉤瑣；
種子泥輪等，　如是名為外。
若言有他法，　而從因緣生；
離於鉤瑣義，　此則非教理。

生法若非有，　彼為誰因緣；
展轉而相生，　此是因緣義。
堅濕暖動等，　凡愚所分別；
但緣無有法，　故說無自性。
如醫療眾病，　其論無差別；
以病不同故，　方藥種種殊。
我為諸眾生，　滅除煩惱病；
知其根勝劣，　演說諸法門。
非煩惱根異，　而有種種法；
惟有一大乘，　清涼八支道。」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妄說無常，世尊亦言諸行無常是生滅法。未知此說是邪是正？所言無常復有幾種？」

佛言：「大慧！外道說有七種無常，非是我法。何等為七？謂：有說始起即捨是名無常，生已不生無常性故；有說形處變壞是名無常；有說色即無常；有說色之變異是名無常，一切諸法相續不斷，能令變異自然歸滅，猶如乳酪前後變異，雖不可見然在法中壞一切法；有說物無常；有說物無物無常；有說不生無常，遍住一切諸法之中。其中物無物無常者，謂能造所造其相滅壞，大種自性本來無起。不生無常者，謂常與無常有無等法，如是一切皆無有起，乃至分析至於微塵亦無所見，以不起故說名無生。此是不生無常相，若不了此則墮外道生無常義。有物無常義有物無常者，謂於非常非無常處，自生分別。其義云何？彼立無常，自不滅壞能壞諸法，若無無常壞一切法，法終不滅成於無有，如杖搥瓦石能壞於物而自不壞，此亦如是。大慧！現見無常與一切法，無有能作所作差別，云此是無常，此是所作無差別故，能作所作應俱是常，不見有因能令諸法成於無故。大慧！諸法壞滅實亦有因，但非凡愚之所能了。

「大慧！異因不應生於異果，若能生者，一切異法應竝相生，彼法此法能生所生應無有別。現見有別，云何異因生於異果？大慧！若無常性是有法者，應同所作自是無常，自無常故，所無常法皆應是常。大慧！若無常性住諸法中，應同諸法墮於三世，與過去色同時已滅，未來不生現在俱壞。一切外道計四大種體性不壞色者，即是大種差別大種造色，離異不異故，其自性亦不壞滅。大慧！三有之中能造所造，莫不皆是生住滅相，豈更別有無常之性，能生於物而不滅耶？始造即捨無常者，非大種互造大種，以各別故。非自相造，以無異故。非復共造，以乖離故。當知非是始造無常。形狀壞無常者，此非能造及所造壞，但形狀壞。其義云何？謂分析色乃至

微塵，但滅形狀長短等見，不滅能造所造色體。此見墮在數論之中。色即是無常者，謂此即是形狀無常非大種性，若大種性亦無常者則無世事；無世事者，當知則墮盧迦耶見，以見一切法自相生惟有言說故。轉變無常者，謂色體變非大種變，譬如以金作莊嚴具，嚴具有變而金無改，此亦如是。

「大慧！如是等種種外道，虛妄分別見無常性，彼作是說，火不能燒諸火自相，但各分散，若能燒者，能造所造則皆斷滅。大慧！我說諸法非常無常。何以故？不取外法故，三界唯心故，不說諸相故，大種性處種種差別不生不滅故，非能造所造故，能取所取二種體性一切皆從分別起故，如實而知二取性故，了達惟是自心現故，離外有無二種見故，離有無見則不分別能所造故。大慧！世間出世間及出世間上上諸法，惟是自心非常非無常，不能了達，墮於外道二邊惡見。大慧！一切外道不能解了此三種法，依自分別而起言說著無常性。大慧！此三種法，所有語言分別境界，非諸凡愚之所能知。」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始造即便捨，　形狀有轉變；
色物等無常，　外道妄分別。
諸法無壞滅，　諸大自性住；
外道種種見，　如是說無常。
彼諸外道眾，　皆說不生滅；
諸大性自常，　誰是無常法。
能取及所取，　一切惟是心；
二種從心現，　無有我我所。
梵天等諸法，　我說惟是心；
若離於心者，　一切不可得。」

大乘入楞伽經現證品第四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一切聲聞緣覺入滅次第相續相，令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已，於滅盡三昧樂心無所惑，不墮二乘及諸外道錯亂之中。」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

「大慧！菩薩摩訶薩至于六地，及聲聞緣覺入於滅定，七地菩薩念念恒入，離一切法自性相故非諸二乘。二乘有作墮能所取，不得諸法無差別相，了善不善自相共相入於滅定，是故不能念念恒入。大

慧！八地菩薩聲聞緣覺，心、意、意識分別想滅，始從初地乃至六地，觀察三界一切唯是心、意、意識自分別起，離我我所，不見外法種種諸相。凡愚不知，由無始來過惡薰習，於自心內變作能取所取之相而生執著。大慧！八地菩薩所得三昧，同諸聲聞緣覺涅槃，以諸佛力所加持故，於三昧門不入涅槃。若不持者便不化度一切眾生，不能滿足如來之地，亦則斷絕如來種性，是故諸佛為說如來不可思議諸大功德，令其究竟不入涅槃。聲聞緣覺著三昧樂，是故於中生涅槃想。大慧！七地菩薩善能觀察心、意、意識我我所執，生法無我，若生若滅自相共相，四無礙辯善巧決定，於三昧門而得自在，漸入諸地具菩提分法。大慧！我恐諸菩薩不善了知自相共相，不知諸地相續次第，墮於外道諸惡見中，故如是說。大慧！彼實無有若生若滅，諸地次第三界往來，一切皆是自心所見。而諸凡愚不能了知，以不知故，我及諸佛為如是說。

「大慧！聲聞緣覺至於菩薩第八地中，為三昧樂之所昏醉，未能善了惟心所見，自共相習纏覆其心，著二無我生涅槃覺，非寂滅慧。大慧！諸菩薩摩訶薩見於寂滅三昧樂門，即便憶念本願大悲，具足修行十無盡句，是故不即入於涅槃，以入涅槃不生果故，離能所取故，了達惟心故，於一切法無分別故，不墮心意及以意識外法性相執著中故；然非不起佛法正因，隨智慧行如是起故，得於如來自證地故。大慧！如人夢中方便度河，未度便覺，覺已思惟向之所見，為是真實？為是虛妄？復自念言：『非實非妄，如是但是見聞覺知，曾所更事分別習氣，離有無念意識夢中之所現耳。』大慧！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始從初地，而至七地，乃至增進入於第八得無分別，見一切法如幻夢等離能所取，見心心所廣大力用，勤修佛法未證令證，離心、意、意識妄分別想獲無生忍，此是菩薩所得涅槃，非滅壞也。大慧！第一義中無有次第亦無相續，遠離一切境界分別，此則名為寂滅之法。」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諸住及佛地，　惟心無影像；
此是去來今，　諸佛之所說。
七地是有心，　八地無影像；
此二地名住，　餘則我所得。
自證及清淨，　此則是我地；
摩醯最勝處，　色究竟莊嚴。
譬如大火聚，　光焰熾然發；
化現於三有，　悅意而清涼。
或有現變化，　或有先時化；

於彼說諸乘，　皆是如來地。
十地則為初，　初則為八地；
第九則為七，　第七復為八。
第二為第三，　第四為第五；
第三為第六，　無相有何次？」

大乘入楞伽經如來常無常品第五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應、正等覺，為常為無常？」
佛言：「大慧！如來、應、正等覺，非常非無常。何以故？俱有過故。云何有過？大慧！若如來常者，有能作過，一切外道說能作常；若無常者，有所作過，同於諸蘊為相所相，畢竟斷滅而成無有，然佛如來實非斷滅。大慧！一切所作如瓶衣等，皆是無常，是則如來有無常過，所修福智悉空無益。又諸作法應是如來，無異因故，是故如來非常非無常。復次，大慧！如來非常，若是常者，應如虛空不待因成。大慧！譬如虛空非常非無常。何以故？離常無常若一若異俱不俱等諸過失故。復次，大慧！如來非常，若是常者，則是不生，同於兔馬魚蛇等角。
「復次，大慧！以別義故亦得言常。何以故？謂以現智證常法故，證智是常、如來亦常。大慧！諸佛如來所證法性，法住法位，如來出世若不出世常住不易，在於一切二乘外道所得法中，非是空無，然非凡愚之所能知。大慧！夫如來者，以清淨慧內證法性而得其名，非以心、意、意識、蘊、界、處法妄習得名；一切三界皆從虛妄分別而生，如來不從妄分別生。大慧！若有於二有常無常，如來無二，證一切法無生相故，是故非常亦非無常。大慧！乃至少有言說分別生，即有常無常過，是故應除二分別覺勿令少在。」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遠離常無常，　而現常無常；
如是恒觀佛，　不生於惡見。
若常無常者，　所集皆無益；
為除分別覺，　不說常無常。
乃至有所立，　一切皆錯亂；
若見惟自心，　是則無違諍。」

大乘入楞伽經剎那品第六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惟願為我說蘊、界、處生滅之相，若無有我，誰生誰滅？而諸凡夫依於生滅，不求盡苦不證涅槃。」

佛言：「大慧！諦聽！諦聽！當為汝說。大慧！如來藏是善不善因，能遍興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兒變現諸趣離我我所，以不覺故，三緣和合而有果生。外道不知執為作者，無始虛偽惡習所熏，名為藏識，生於七識無明住地，譬如大海而有波浪，其體相續恒注不斷，本性清淨，離無常過、離於我論。其餘七識意意識等念念生滅，妄想為因、境相為緣和合而生，不了色等自心所現，計著名相起苦樂受，名相纏縛，既從貪生復生於貪，若因及所緣，諸取根滅不相續生，自慧分別苦樂受者，或得滅定，或得四禪，或復善入諸諦解脫，便妄生於得解脫想，而實未捨未轉如來藏中藏識之名。若無藏識，七識則滅。何以故？因彼及所緣而得生故。然非一切外道二乘諸修行者所知境界，以彼惟了人無我性，於蘊、界、處取於自相及共相故，若見如來藏五法自性諸法無我，隨地次第而漸轉滅，不為外道惡見所動，住不動地得於十種三昧樂門，為三昧力諸佛所持，觀察不思議佛法及本願力，不住實際及三昧樂獲自證智，不與二乘諸外道共，得十聖種性道及意生智身離於諸行。是故，大慧！菩薩摩訶薩欲得勝法，應淨如來藏藏識之名。大慧！若無如來藏名藏識者，則無生滅。然諸凡夫及以聖人悉有生滅，是故一切諸修行者，雖見內境界住現法樂，而不捨於勇猛精進。大慧！此如來藏藏識本性清淨，客塵所染而為不淨，一切二乘及諸外道，臆度起見不能現證，如來於此分明現見，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大慧！我為勝鬘夫人及餘深妙淨智菩薩，說如來藏名藏識，與七識俱起，令諸聲聞見法無我。大慧！為勝鬘夫人說佛境界，非是外道二乘境界。大慧！此如來藏藏識是佛境界，與汝等比淨智菩薩隨順義者所行之處，非是一切執著文字外道二乘之所行處。是故汝及諸菩薩摩訶薩，於如來藏藏識當勤觀察，莫但聞已便生足想。」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甚深如來藏，　而與七識俱；
執著二種生，　了知則遠離。
無始習所熏，　如像現於心；
若能如實觀，　境相悉無有。
如愚見指月，　觀指不觀月；
計著文字者，　不見我真實。

心如工伎兒，　意如和伎者；
五識為伴侶，　妄想觀伎眾。」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五法自性諸識無我差別之相。我及諸菩薩摩訶薩善知此已，漸修諸地具諸佛法，至於如來自證之位。」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所謂：名、相、分別、正智、如如。若修行者觀察此法，入於如來自證境界，遠離常斷有無等見，得現法樂甚深三昧。大慧！凡愚不了五法自性諸識無我，於心所現見有外物而起分別，非諸聖人。」
大慧白言：「云何不了而起分別？」
佛言：「大慧！凡愚不知名是假立，心隨流動見種種相，計我我所染著於色，覆障聖智起貪瞋癡，造作諸業如蠶作繭，妄想自纏墮於諸趣生死大海，如汲水輪循環不絕，不知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自心所見妄分別起，離能所取及生住滅，謂從自在、時節、微塵、勝性而生，隨名相流。大慧！此中相者，謂：眼識所見名之為色；耳、鼻、舌、身、意識得者，名之為聲、香、味、觸、法，如是等我說為相。分別者，施設眾名顯示諸相，謂以象馬車步男女等名而顯其相，此事如是決定不異，是名分別。正智者，謂觀名相互為其客，識心不起不斷不常，不墮外道二乘之地，是名正智。大慧！菩薩摩訶薩以其正智觀察名相，非有非無遠離損益二邊惡見，名相及識本來不起，我說此法名為如如。
「大慧！菩薩摩訶薩住如如已，得無照現境，昇歡喜地離外道惡趣，入出世法法相淳熟，知一切法猶如幻等，證自聖智所行之法，離臆度見，如是次第乃至法雲。至法雲已，三昧諸力自在神通，開敷滿足成於如來，成如來已為眾生故，如水中月普現其身，隨其欲樂而為說法。其身清淨離心、意、識，被弘誓甲，具足成滿十無盡願，是名菩薩摩訶薩入於如如之所獲得。」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為三性入五法中？為各有自相？」
佛言：「大慧！三性、八識及二無我，悉入五法，其中名及相是妄計性；以依彼分別心心所法俱時而起，如日與光是緣起性；正智如如不可壞故，是圓成性。大慧！於自心所現生執著時，有八種分別起，此差別相皆是不實，惟妄計性。若能捨離二種我執，二無我智即得生長。大慧！聲聞緣覺菩薩如來，自證聖智諸地位次，一切佛法悉皆攝入此五法中。復次大慧！五法者，所謂相、名、分別、如如、正智。此中相者，謂所見色等形狀各別，是名為相。依彼諸相立瓶等名，此如是、此不異，是名為名。施設眾名顯示諸相心心所

法，是名分別。彼名彼相畢竟無有，但是妄心展轉分別，如是觀察乃至覺滅，是名如如。大慧！真實決定究竟根本自性可得，是如如相。我及諸佛隨順證入，如其實相開示演說。若能於此隨順悟解，離斷離常不生分別入自證處，出於外道二乘境界，是名正智。大慧！此五種法，三性、八識及二無我，一切佛法普皆攝盡。大慧！於此法中，汝應以自智善巧通達，亦勸他人令其通達，通達此已，心則決定不隨他轉。」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五法三自性，　及與八種識；
二種無我法，　普攝於大乘。
名相及分別，　二種自性攝；
正智與如如，　是則圓成相。」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經中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如恒河沙，此當云何？為如言而受？為別有義？」

佛告大慧：「勿如言受。大慧！三世諸佛非如恒沙。何以故？如來最勝超諸世間，無與等者非喻所及，唯以少分為其喻耳。我以凡愚諸外道等，心恒執著常與無常，惡見增長生死輪迴，令其厭離發勝悕望，言佛易成易可逢值；若言難遇如優曇華，彼便退怯不勤精進，是故我說如恒河沙。我復有時觀受化者，說佛難值如優曇華。大慧！優曇鉢華無有曾見現見當見，如來則有已見當見。大慧！如是譬喻非說自法。自法者，內證聖智所行境界，世間無等過諸譬喻，一切凡愚不能信受。大慧！真實如來超心、意、意識所見之相，不可於中而立譬喻。然亦有時而為建立，言恒河沙等無有相違。大慧！譬如恒沙，龜魚象馬之所踐踏，不生分別恒淨無垢；如來聖智如彼恒河，力通自在以為其沙，外道龜魚競來擾亂，而佛不起一念分別。何以故？如來本願，以三昧樂普安眾生，如恒河沙無有愛憎無分別故。大慧！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盡燒時燒一切地，而彼地大不捨本性，恒與火大俱時生故，諸凡愚人謂地被燒，而實不燒，火所因故；如來法身亦復如是，如恒河沙終不壞滅。大慧！譬如恒沙無有限量；如來光明亦復如是，為欲成就無量眾生，普照一切諸佛大會。大慧！譬如恒沙住沙自性，不更改變而作餘物；如來亦爾，於世間中不生不滅，諸有生因悉已斷故。大慧！譬如恒沙取不知減投不見增；諸佛亦爾，以方便智成熟眾生無減無增。何以故？如來法身無有身故。大慧！以有身故而有滅壞，法身無身故無滅壞。大慧！譬如恒沙，雖苦壓治欲求蘇油終不可得；如來亦爾，雖為眾生眾苦所壓，乃至蠢動未盡涅槃，欲令捨離於法界中，深心

願樂亦不可得。何以故？具足成就大悲心故。大慧！譬如恒沙隨水而流非無水也；如來亦爾，所有說法莫不隨順涅槃之流，以是說言諸佛如來如恒河沙。大慧！如來說法不隨於趣，趣是壞義，生死本際不可得知，既不可知云何說趣？大慧！趣義是斷，凡愚莫知。」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若生死本際不可知者，云何眾生在生死中而得解脫？」
佛言：「大慧！無始虛偽過習因滅，了知外境自心所現，分別轉依名為解脫；非滅壞也，是故不得言無邊際。大慧！無邊際者，但是分別異名。大慧！離分別心無別眾生，以智觀察內外諸法，知與所知悉皆寂滅。大慧！一切諸法，唯是自心分別所見，不了知故分別心起，了心則滅。」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觀察諸導師，　譬如恒河沙；
非壞亦非趣，　是人能見佛。
譬如恒河沙，　悉離一切過；
而恒隨順流，　佛體亦如是。」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一切諸法剎那壞相。何等諸法名有剎那？」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一切法者，所謂：善法不善法，有為法無為法，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漏法無漏法，有受法無受法。大慧！舉要言之，五取蘊法以心、意、意識習氣為因而得增長，凡愚於此而生分別，謂善不善。聖人現證三昧樂住，是則名為善無漏法。復次，大慧！善不善者，所謂八識。何等為八？謂如來藏名藏識，意及意識并五識身。大慧！彼五識身與意識俱，善不善相展轉差別相續不斷，無異體生生已即滅，不了於境自心所現，次第滅時別識生起，意識與彼五識共俱，取於種種差別形相，剎那不住，我說此等名剎那法。大慧！如來藏名藏識，所與意等諸習氣俱是剎那法，無漏習氣非剎那法，此非凡愚剎那論者之所能知。彼不能知一切諸法有是剎那非剎那故，彼計無為同諸法壞，墮於斷見。大慧！五識身非流轉，不受苦樂非涅槃因，如來藏受苦樂與因俱有生滅，四種習氣之所迷覆，而諸凡愚分別熏心，不能了知起剎那見。大慧！如金金剛佛之舍利，是奇特性終不損壞；若得證法有剎那者，聖應非聖，而彼聖人未曾非聖，如金金剛雖經劫住稱量不減。云何凡愚不解於我祕密之說，於一切法作剎那想？」
大慧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常說六波羅蜜，若得滿足便成正覺。何等為六？云何滿足？」

佛言：「大慧！波羅蜜者，差別有三。所謂：世間、出世間、出世間上上。大慧！世間波羅蜜者，謂諸凡愚著我我所執取二邊，求諸有身貪色等境，如是修行檀波羅蜜、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成就神通生於梵世。大慧！出世間波羅蜜者，謂聲聞緣覺執著涅槃希求自樂，如是修習諸波羅蜜。大慧！出世間上上波羅蜜者，謂菩薩摩訶薩於自心二法，了知惟是分別所現，不起妄想不生執著，不取色相，為欲利樂一切眾生，而恒修行檀波羅蜜；於諸境界不起分別，是則修行尸波羅蜜；即於不起分別之時，忍知能取所取自性，是則名為羼提波羅蜜；初中後夜勤修匪懈，隨順實解，不生分別，是則名為毘梨耶波羅蜜；不生分別，不起外道涅槃之見，是則名為禪波羅蜜；以智觀察心無分別不墮二邊，轉淨所依而不壞滅，獲於聖智內證境界，是則名為般若波羅蜜。」

爾時世尊重說頌曰：

「愚分別有為，　空無常剎那，
分別剎那義，　如河燈種子。
一切法不生，　寂靜無所作；
諸事性皆離，　是我剎那義。
生無間即滅，　不為凡愚說；
無間相續法，　諸趣分別起。
無明為其因，　心則從彼生；
未能了色來，　中間何所住？
無間相續滅，　而有別心起；
不住於色時，　何所緣而生？
若緣彼而起，　其因則虛妄；
因妄體不成，　云何剎那滅？
修行者正受，　金剛佛舍利；
及以光音宮，　世間不壞事。
如來圓滿智，　及比丘證得；
諸法性常住，　云何見剎那？
乾城幻等色，　何故非剎那？
大種無實性，　云何說能造？」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五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六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變化品第七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如來何故授阿羅漢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何故復說無般涅槃法眾生得成佛道？又何故說從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間不說一字？又言如來常在於定無覺無觀；又言佛事皆是化作；又言諸識剎那變壞；又言金剛神常隨衛護；又言前際不可知而說有般涅槃；又現有魔及以魔業；又有餘報，謂：旃遮婆羅門女，孫陀利外道女，及空鉢而還等事，世尊既有如是業障，云何得成一切種智？既已成於一切種智，云何不離如是諸過？」

佛言：「諦聽！當為汝說。大慧！我為無餘涅槃界故，密勸令彼修菩薩行，此界他土有諸菩薩，心樂求於聲聞涅槃，令捨是心進修大行，故作是說。又變化佛與化聲聞而授記別，非法性佛。大慧！授聲聞記是祕密說。大慧！佛與二乘無差別者，據斷惑障解脫一味，非謂智障，智障要見法無我性乃清淨故。煩惱障者，見人無我，意識捨離，是時初斷；藏識習滅，法障解脫，方得永淨。大慧！我依本住法作是密語，非異前佛，後更有說，先具如是諸文字故。大慧！如來正知無有妄念，不待思慮然後說法，如來久已斷四種習，離二種死、除二種障。大慧！意及意識眼識等七，習氣為因是剎那性，離無漏善非流轉法。大慧！如來藏者，生死流轉及是涅槃苦樂之因，凡愚不知妄著於空。大慧！變化如來，金剛力士常隨衛護，非真實佛。真實如來離諸限量，二乘外道所不能知，住現法樂成就智忍，不假金剛力士所護。一切化佛不從業生，非即是佛亦非非佛，譬如陶師眾事和合而有所作，化佛亦爾，眾相具足而演說法，然不能說自證聖智所行之境。

「復次，大慧！諸凡愚人見六識滅起於斷見，不了藏識起於常見。大慧！自心分別是其本際，故不可得，離此分別即得解脫，四種習斷離一切過。」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三乘及非乘，　無有佛涅槃；
悉授如來記，　說離眾過惡。
成就究竟智，　及無餘涅槃；
誘進怯劣人，　依此密意說。

諸佛所得智，　演說如是道；
惟此更非餘，　故彼無涅槃。
欲色有諸見，　如是四種習；
意識所從生，　藏意亦在中。
見意識眼等，　無常故說斷；
迷意藏起常，　邪智謂涅槃。」

大乘入楞伽經斷食肉品第八

爾時大慧菩薩摩訶薩復白佛言：「世尊！願為我說食不食肉功德過失，我及諸菩薩摩訶薩知其義已，為未來現在報習所熏食肉眾生而演說之，令捨肉味求於法味；於一切眾生起大慈心，更相親愛如一子想，住菩薩地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或二乘地暫時止息，究竟當成無上正覺。世尊！路迦耶等諸外道輩，起有無見執著斷常，尚有遮禁不聽食肉，何況如來、應、正等覺，大悲含育世所依怙，而許自他俱食肉耶？善哉世尊！具大慈悲哀愍世間，等觀眾生猶如一子，願為解說食肉過惡、不食功德，令我及與諸菩薩等，聞已奉行廣為他說。」
爾時大慧菩薩重說頌言：

「菩薩摩訶薩，　志求無上覺；
酒肉及與葱，　為食為不食？
愚夫貪嗜肉，　臭穢無名稱；
與彼惡獸同，　云何而可食？
食者有何過？　不食有何德？
惟願最勝尊，　為我具開演。」

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大慧！一切諸肉有無量緣，菩薩於中當生悲愍，不應噉食，我今為汝說其少分。大慧！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在生死中輪迴不息，靡不曾作父母兄弟男女眷屬，乃至朋友親愛侍使，易生而受鳥獸等身，云何於中取之而食？大慧！菩薩摩訶薩觀諸眾生同於己身，念肉皆從有命中來，云何而食？大慧！諸羅剎等聞我此說尚應斷肉，況樂法人。大慧！菩薩摩訶薩在在生處，觀諸眾生皆是親屬，乃至慈念如一子想，是故不應食一切肉。大慧！衢路市肆諸賣肉人，或將犬馬人牛等肉，為求利故而販鬻之，如是雜穢云何可食？

「大慧！一切諸肉皆是精血污穢所成，求清淨人，云何取食？大慧！食肉之人眾生見之悉皆驚怖，修慈心者云何食肉？大慧！譬如獵師及旃陀羅，捕魚網鳥諸惡人等，狗見驚吠獸見奔走，空飛水住一切眾生，若有見之咸作是念：『此人氣息猶如羅剎，今來至此必當殺我。』為護命故悉皆走避。食肉之人亦復如是，是故菩薩為修慈行不應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身體臭穢惡名流布，賢聖善人不用親狎，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夫血肉者，眾仙所棄群聖不食，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菩薩為護眾生信心，令於佛法不生譏謗，以慈愍故不應食肉。大慧！若我弟子食噉於肉，令諸世人悉懷譏謗，而作是言：『云何沙門修淨行人，棄捨天仙所食之味，猶如惡獸食肉滿腹，遊行世間，令諸眾生悉懷驚怖，壞清淨行，失沙門道？是故當知佛法之中無調伏行。』菩薩慈愍為護眾生，令不生於如是之心，不應食肉。大慧！如燒人肉其氣臭穢，與燒餘肉等無差別，云何於中有食不食？是故一切樂清淨者不應食肉。大慧！諸善男女塚間樹下阿蘭若處寂靜修行，或住慈心或持呪術，或求解脫或趣大乘，以食肉故，一切障礙不得成就，是故菩薩欲利自他不應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見其形色則已生於貪滋味心，菩薩慈念一切眾生猶如己身，云何見之而作食想？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夫食肉者諸天遠離，口氣常臭，睡夢不安覺已憂悚，夜叉惡鬼奪其精氣，心多驚怖，食不知足，增長疾病易生瘡癬，恒被諸蟲之所唼食，不能於食深生厭離。大慧！我常說言：『凡所食噉作子肉想。』餘食尚然，云何而聽弟子食肉。大慧！肉非美好、肉不清淨，生諸罪惡敗諸功德，諸仙聖人之所棄捨，云何而許弟子食耶？若言許食，此人謗我。

「大慧！淨美食者，應知則是粳米粟米大小麥豆蘇油石蜜，如是等類，此是過去諸佛所許，我所稱說。我種性中諸善男女，心懷淨信久植善根，於身命財不生貪著，慈愍一切猶如己身，如是之人之所應食，非諸惡習虎狼性者心所愛重。

「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生，耽著肉味食種種肉，如是不已遂至食人，臣民不堪悉皆離叛，亡失國位受大苦惱。大慧！釋提桓因處天王位，以於過去食肉餘習，變身為鷹而逐於鴿。我時作王名曰尸毘，愍念其鴿，自割身肉以代其命。

「大慧！帝釋餘習尚惱眾生，況餘無慚常食肉者。當知食肉自惱惱他，是故菩薩不應食肉。大慧！昔有一王乘馬遊獵，馬驚奔逸入於山險，既無歸路又絕人居，有牝師子與同遊處，遂行醜行生諸子息，其最長者名曰班足，後得作王領七億家，食肉餘習非肉不食，初食禽獸後乃至人，所生男女悉是羅剎。轉此身已，復生師子豺狼虎豹雕鷲等中，欲求人身終不可得，況出生死涅槃之道。

「大慧！夫食肉者有如是等無量過失，斷而不食獲大功德，凡愚不知如是損益，是故我今為汝開演，凡是肉者悉不應食。大慧！凡殺生者多為人食，人若不食亦無殺事，是故食肉與殺同罪。奇哉世間貪著肉味，於人身肉尚取食之，況於鳥獸有不食者，以貪味故廣設方便，罝羅網罟處處安施，水陸飛行皆被殺害，設自不食為貪價直而作是事。

「大慧！世復有人心無慈愍，專行慘暴猶如羅剎，若見眾生其身充盛，便生肉想言此可食。大慧！世無有肉，非是自殺亦非他殺，心不疑殺而可食者，以是義故我許聲聞食如是肉。大慧！未來之世有愚癡人，於我法中而為出家，妄說毘尼壞亂正法，誹謗於我言聽食肉亦自曾食。大慧！我若聽許聲聞食肉，我則非是住慈心者，修觀行者，行頭陀者，趣大乘者，云何而勸諸善男子及善女人，於諸眾生生一子想斷一切肉？大慧！我於諸處說遮十種許三種者，是漸禁斷令其修學；今此經中自死他殺，凡是肉者一切悉斷。大慧！我不曾許弟子食肉，亦不現許亦不當許。大慧！凡是肉食，於出家人悉是不淨。

「大慧！若有癡人，謗言如來聽許食肉亦自食者，當知是人惡業所纏，必當永墮不饒益處。大慧！我之所有諸聖弟子，尚不食於凡夫段食，況食血肉不淨之食。大慧！聲聞緣覺及諸菩薩尚惟法食，豈況如來。大慧！如來法身非雜食身。大慧！我已斷除一切煩惱，我已浣滌一切習氣，我已善擇諸心智慧，大悲平等普觀眾生猶如一子。云何而許聲聞弟子食於子肉？何況自食。作是說者無有是處。」

爾時世尊重說頌言：

「悉曾為親屬，　眾穢所成長，
恐怖諸含生，　是故不應食。
一切肉與葱，　韮蒜及諸酒；
如是不淨物，　修行者遠離。
亦常離麻油，　及諸穿孔床；
以彼諸細蟲，　於中大驚怖。
飲食生放逸，　放逸生邪覺；
從覺生於貪，　是故不應食。
邪覺生貪故，　心為貪所醉；
心醉長愛欲，　生死不解脫。
為利殺眾生，　以財取諸肉；
二俱是惡業，　死墮叫喚獄。
不想不教求，　此三種名淨；

世無如是肉，　食者我訶責。
更互相食噉，　死墮惡獸中；
臭穢而癲狂，　是故不應食。
獵師旃荼羅，　屠兒羅剎娑；
此等種中生，　斯皆食肉報。
食已無慚愧，　生生常癲狂；
諸佛及菩薩，　聲聞所嫌惡。
《象脇》與《大雲》，　《涅槃》、《央掘摩》，
及此《楞伽經》，　我皆制斷肉。
先說見聞疑，　已斷一切肉；
以其惡習故，　愚者妄分別。
如貪障解脫，　肉等亦復然；
若有食之者，　不能入聖道。
未來世眾生，　於肉愚癡說；
言此淨無罪，　佛聽我等食。
淨食尚如藥，　猶如子肉想；
是故修行者，　知量而行乞。
食肉背解脫，　及違聖表相；
令眾生生怖，　是故不應食。
安住慈心者，　我說常厭離；
師子及虎狼，　應共同遊止。
若於酒肉等，　一切皆不食；
必生賢聖中，　豐財具智慧。」

大乘入楞伽經陀羅尼品第九

爾時佛告大慧菩薩摩訶薩言：「大慧！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為欲擁護持此經者，皆為演說楞伽經呪，我今亦說，汝當受持。」即說呪曰：

怛姪他(一)　覩吒覩吒(都駿反，下同)(二)　杜吒杜吒(三)　鉢吒鉢吒(四)　葛吒葛吒(五)　阿麼隸阿麼隸(六)　毘麼隸毘麼隸(七)　儞謎儞謎(八)　咽謎咽謎(九)　縛(扶可反)謎縛謎(十)　葛隸葛隸(十一)　揭囉葛隸(十二)　阿吒末吒(十三)　折吒咄吒(十四)　耆若(攘舸反，二合)吒薩普(二合)吒(十五)　葛地(雜計反，下同)剌地(十六)　鉢地(十七)　咽謎咽謎(十八)　第謎(十九)　折隸折隸(二十)　鉢利鉢利(二十一)　畔第毘第(二十二)　案制滿制(二十三)　[黑*主](胝戶反，下同)茶(去聲，下同)嚩(二十四)　杜茶嚩(二十五)　鉢茶嚩(二十六)　遏計遏計

(二十七)　末計末計(二十八)　斫結斫結嚩(二合)(二十九)　地(依字呼)謎地謎(三十)　咽謎咽謎(三十一)　[黑*主][黑*主][黑*主][黑*主](三十二)　楮(笞矩反)楮楮楮(三十三)　杜杜杜(三十四)　杜虎(二合)杜虎杜虎杜虎(三十五)　莎婆訶(三十六)

「大慧！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為他解說此陀羅尼，當知此人，不為一切人與非人諸鬼神等之所得便；若復有人卒中於惡，為其誦念一百八遍，即時惡鬼疾走而去。大慧！我更為汝說陀羅尼。」即說呪曰：

怛姪他(一)　鉢頭摩第鞞(二)　鉢頭迷(三)　醯(去聲，下同)泥醯禰醯泥(四)　隸主羅主隸(五)　虎隸虎羅虎隸(六)　庾隸庾隸(七)　跛隸跛羅跛隸(八)　嗔(上聲，呼)第臏第(九)　畔逝末第(十)　尼羅迦隸(十一)　莎婆訶(十二)

「大慧！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為他解說此陀羅尼，不為一切天龍夜叉人非人等諸惡鬼神之所得便；我為禁止諸羅剎故說此神呪，若持此呪則為受持入楞伽經，一切文句悉已具足。」

大乘入楞伽經偈頌品第十之初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羅中諸廣義故，而說偈言：

「諸法不堅固，　皆從分別生，
以分別即空，　所分別非有。
由虛妄分別，　是則有識生，
八九識種種，　如海眾波浪。
習氣常增長，　槃根堅固依，
心隨境界流，　如鐵於磁石。
眾生所依性，　遠離諸計度，
及離智所知，　轉依得解脫。
得如幻三昧，　超過於十地；
觀見心王時，　想識皆遠離。
爾時心轉依，　是則為常住；
在於蓮花宮，　幻境之所起。
既住彼宮已，　自在無功用；
利益諸眾生，　如眾色摩尼。
無有為無為，　惟除妄分別；
愚夫迷執取，　如石女夢子。
應知補伽羅，　蘊界諸緣等，
悉空無自性，　無生有非有。
我以方便說，　而實無有相；

愚夫妄執取，　能相及所相。
一切知非知，　一切非一切；
愚夫所分別，　佛無覺自他。
諸法如幻夢，　無生無自性；
以皆性空故，　無有不可得。
我惟說一性，　離於妄計度；
自性無有二，　眾聖之所行。
如四大不調，　變吐見螢光；
所見皆非有，　世間亦如是。
猶如幻所現，　草木瓦礫等；
彼幻無所有，　諸法亦如是。
非取非所取，　非縛非所縛；
如幻如陽焰，　如夢亦如翳。
若欲見真實，　離諸分別取；
應修真實觀，　見佛必無疑。
世間等於夢，　色資具亦爾；
若能如是見，　身為世所尊。
三界由心起，　迷惑妄所見；
離妄無世間，　知已轉染依。
愚夫之所見，　妄謂有生滅；
智者如實觀，　不生亦不滅。
常行無分別，　遠離心心法；
住色究竟天，　離諸過失處。
於彼成正覺，　具力通自在；
及諸勝三昧，　現化於此成。
化身無量億，　遍遊一切處；
令愚夫得聞，　如響難思法。
遠離初中後，　亦離於有無；
非多而現多，　不動而普遍。
說眾生身中，　所覆之性實；
迷惑令幻有，　非幻為迷惑。
由心迷惑故，　一切皆悉有；
以此相繫縛，　藏識起世間。
如是諸世間，　惟有假施設；
諸見如暴流，　行於人法中。
若能如是知，　是則轉所依；
乃為我真子，　成就隨順法。
愚夫所分別，　堅濕暖動法；

假名無有實，　亦無相所相。
身形及諸根，　皆以八物成；
凡愚妄計色，　迷惑身籠檻。
凡愚妄分別，　因緣和合生；
不了真實相，　流轉於三有。
識中諸種子，　能現心境界；
愚夫起分別，　妄計於二取。
無明愛及業，　諸心依彼生；
以是我了知，　為依他起性。
妄分別有物，　迷惑心所行；
此分別都無，　迷妄計為有。
心為諸緣縛，　生起於眾生；
諸緣若遠離，　我說無所見。
已離於眾緣，　自相所分別；
身中不復起，　我為無所行。
眾生心所起，　能取及所取；
所見皆無相，　愚夫妄分別。
顯示阿賴耶，　殊勝之藏識；
離於能所取，　我說為真如。
蘊中無有人，　無我無眾生；
生唯是識生，　滅亦唯識滅。
猶如畫高下，　雖見無所有；
諸法亦如是，　雖見而非有。
如乾闥婆城，　亦如熱時炎；
所見恒如是，　智觀不可得。
因緣及譬喻，　以此而立宗；
乾城夢火輪，　陽焰日月光。
火焰毛等喻，　以此顯無生；
世分別皆空，　迷惑如幻夢。
見諸有不生，　三界無所依；
內外亦如是，　成就無生忍。
得如幻三昧，　及以意生身；
種種諸神通，　諸力及自在。
諸法本無生，　空無有自性；
迷惑諸因緣，　而謂有生滅。
愚夫妄分別，　以心而現心；
及現於外色，　而實無所有。
如定力觀見，　佛像與骨鎖；

及分析大種，　假施設世間。
身資及所住，　此三為所取；
意取及分別，　此三為能取。
迷惑妄計著，　以能所分別；
但隨文字境，　而不見真實。
行者以慧觀，　諸法無自性；
是時住無相，　一切皆休息。
如以墨塗雞，　無智者妄取；
實無有三乘，　愚夫不能見。
若見諸聲聞，　及以辟支佛；
皆大悲菩薩，　變化之所現。
三界唯是心，　分別二自性；
轉依離人法，　是則為真如。
日月燈光焰，　大種及摩尼；
無分別作用，　諸佛亦如是。
諸法如毛輪，　遠離生住滅；
亦離常無常，　染淨亦如是。
如著陀都藥，　見地作金色；
而實彼地中，　本無有金相。
愚夫亦如是，　無始迷亂心；
妄取諸有實，　如幻如陽焰。
應觀一種子，　與非種同印；
一種一切種，　是名心種種。
種種子為一，　轉依為非種；
平等同法印，　悉皆無分別。
種種諸種子，　能感諸趣生；
種種眾雜苦，　名一切種子。
觀諸法自性，　迷惑不待遣；
物性本無生，　了知即解脫。
定者觀世間，　眾色由心起；
無始心迷惑，　實無色無心。
如幻與乾城，　毛輪及陽焰；
非有而現有，　諸法亦如是。
一切法不生，　唯迷惑所見；
以從迷妄生，　愚妄計著二。
由種種習氣，　生諸波浪心；
若彼習斷時，　心浪不復起。
心緣諸境起，　如畫依於壁；

不爾虛空中，　何不起於畫？
若緣少分相，　令心得生者；
心既從緣起，　唯心義不成。
心性本清淨，　猶若淨虛空；
令心還取心，　由習非異因。
執著自心現，　令心而得起；
所見實非外，　是故說唯心。
藏識說名心，　思量以為意；
能了諸境界，　是則名為識。
心常為無記，　意具二種行；
現在識通具，　善與不善等。
證乃無定時，　超地及諸剎；
亦越於心量，　而住無相果。
所見有與無，　及以種種相；
皆是諸愚夫，　顛倒所執著。
智若離分別，　物有則相違；
由心故無色，　是故無分別。
諸根猶如幻，　境界悉如夢；
能作及所作，　一切皆非有。
世諦一切有，　第一義則無；
諸法無性性，　說為第一義。
於無自性中，　因諸言說故，
而有物起者，　是名為俗諦。
若無有言說，　所起物亦無；
世諦中無有，　有言無事者。
顛倒虛妄法，　而實不可得；
若倒是有者，　則無無自性。
以有無性故，　而彼顛倒法；
一切諸所有，　是皆不可得。
惡習熏於心，　所現種種相；
迷惑謂心外，　妄取諸色像。
分別無分別，　分別是可斷；
無分別能見，　實性證真空。
無明熏於心，　所現諸眾生；
如幻象馬等，　及樹葉為金。
猶如翳目者，　迷惑見毛輪；
愚夫亦如是，　妄取諸境界。
分別所分別，　及起分別者；

轉所轉轉因，　因此六解脫。
由於妄計故，　無地無諸諦；
亦無諸剎土，　化佛及二乘。
心起一切法，　一切處及身；
心性實無相，　無智取種種。
分別迷惑相，　是名依他起；
相中所有名，　是則為妄計。
諸緣法和合，　分別於名相，
此等皆不生，　是則圓成實。
十方諸剎土，　眾生菩薩中，
所有法報佛，　化身及變化，
皆從無量壽，　極樂界中出；
於方廣經中，　應知密意說。
所有佛子說，　及諸導師說，
悉是化身說，　非是實報佛。
諸法無有生，　彼亦非非有，
如幻亦如夢，　如化如乾城。
種種由心起，　種種由心脫；
心起更非餘，　心滅亦如是。
以眾生分別，　所現虛妄相；
惟心實無境，　離分別解脫。
由無始積集，　分別諸戲論；
惡習之所熏，　起此虛妄境。
妄計自性故，　諸法皆無生；
依止於緣起，　眾生迷分別。
分別不相應，　依他即清淨；
所住離分別，　轉依即真如。
勿妄計虛妄，　妄計即無實；
迷惑妄分別，　取所取皆無。
分別見外境，　是妄計自性；
由此虛妄計，　緣起自性生。
邪見諸外境，　無境但是心；
如理正觀察，　能所取皆滅。
如愚所分別，　外境實非有；
習氣擾濁心，　似外境而轉。
已滅二分別，　智契於真如；
起於無影像，　難思聖所行。
依父母和合，　如蘇在於瓶；

阿賴耶意俱，　令赤白增長。
閉尸及稠胞，　穢業種種生；
業風增四大，　出生如果熟。
五與五及五，　瘡竅有九種；
爪甲齒毛具，　滿足即便生。
初生猶糞虫，　亦如人睡覺；
眼開見於色，　分別漸增長。
分別決了已，　脣齶等和合；
始發於語言，　猶如鸚鵡等。
隨眾生意樂，　安立於大乘；
非惡見行處，　外道不能受。」
「自內所證乘，　非計度所行；
願說佛滅後，　誰能受持此？」
「大慧汝應知，　善逝涅槃後，
未來世當有，　持於我法者。
南天竺國中，　大名德比丘；
厥號為龍樹，　能破有無宗。
世間中顯我，　無上大乘法；
得初歡喜地，　往生安樂國。
眾緣所起義，　有無俱不可；
緣中妄計物，　分別於有無；
如是外道見，　遠離於我法。
一切法名字，　生處常隨逐；
已習及現習，　展轉共分別；
若不說於名，　世間皆迷惑；
為除迷惑故，　是故立名言。
愚分別諸法，　迷惑於名字；
及以諸緣生，　是三種分別。
以不生不滅，　本性如虛空；
自性無所有，　是名妄計相。
如幻影陽焰，　鏡像夢火輪；
如響及乾城，　是則依他起。
真如空不二，　實際及法性；
皆無有分別，　我說是圓成。
語言心所行，　虛妄墮二邊；
慧分別實諦，　是慧無分別。
於智者所現，　於愚則不現；
如是智所現，　一切法無相。

如假金瓔珞，　非金愚謂金；
諸法亦如是，　外道妄計度。
諸法無始終，　住於真實相；
世間皆無作，　妄計不能了。
過去所有法，　未來及現在；
如是一切法，　皆悉是無生。
諸緣和合故，　是故說有法；
若離於和合，　不生亦不滅。
而諸緣起法，　一異不可得；
略說以為生，　廣說則為滅。
一是不生空，　一復是生空；
不生空為勝，　生空則滅壞。
真如空實際，　涅槃及法界；
種種意生身，　我說皆異名。
於諸經律論，　而起淨分別；
若不了無我，　依教不依義，
眾生妄分別，　所見如兔角，
分別即迷惑，　如渴獸逐焰。
由於妄執著，　而起於分別；
若離妄執因，　分別則不起。
甚深大方廣，　知諸剎自在；
我為佛子說，　非為諸聲聞。
三有空無常，　遠離我我所；
我為諸聲聞，　如是總相說。
不著一切法，　寂淨獨所行；
思念辟支果，　我為彼人說。
身是依他起，　迷惑不自見；
分別外自性，　而令心妄起。
報得及加持，　諸趣種類生；
及夢中所得，　是神通四性。
夢中之所得，　及以佛威力；
諸趣種類等，　皆非報得通。
習氣熏於心，　似物而影起；
凡愚未能悟，　是故說為生。
隨於妄分別，　外相幾時有；
爾所時增妄，　不見自心迷。」
「何以說有生，　而不說所見；
無所見而見，　為誰云何說？」

「心體自本淨，　意及諸識俱；
習氣常熏故，　而作諸濁亂。
藏識捨於身，　意乃求諸趣；
識迷似境界，　見已而貪取。
所見唯自心，　外境不可得；
若修如是觀，　捨妄念真如。
諸定者境界，　業及佛威力；
此三不思議，　難思智所行。
過未補伽羅，　虛空及涅槃；
我隨世俗事，　真諦離文字。
二乘及外道，　同依止諸見；
迷惑於唯心，　妄分別外境。
羅漢辟支佛，　及以佛菩提；
種子堅成就，　夢佛灌其頂。」
「心幻趣寂靜，　何為說有無？
何處及為誰？　何故願為說。」
「迷惑於惟心，　故說幻有無；
生滅相相應，　相所相平等。
分別名意識，　及與五識俱；
如影像暴流，　從心種子起。
若心及與意，　諸識不起者；
即得意生身，　亦得於佛地。
諸緣及蘊界，　人法之自相；
皆心假施設，　如夢及毛輪。
觀世如幻夢，　依止於真實；
真實離諸相，　亦離因相應。
聖者內所證，　常住於無念；
迷惑因相應，　執世間為實。
一切戲論滅，　迷惑則不生；
隨有迷分別，　癡心常現起。
諸法空無性，　而是常無常；
生論者所見，　非是無生論。
一異俱不俱，　自然及自在；
時微塵勝性，　緣分別世間。
識為生死種，　有種故有生；
如畫依於壁，　了知即便滅。
譬如見幻人，　而有幻生死；
凡愚亦如是，　癡故起縛脫。

內外二種法，　及以彼因緣；
修行者觀察，　皆住於無相。
習氣不離心，　亦不與心俱；
雖為習所纏，　心相無差別。
心如白色衣，　意識習為垢；
垢習之所污，　令心不顯現。
我說如虛空，　非有亦非無；
藏識亦如是，　有無皆遠離。
意識若轉依，　心則離濁亂；
我說心為佛，　覺了一切法。
永斷三相續，　亦離於四句；
有無皆捨離，　諸有恒如幻。
前七地心起，　故有二自性；
餘地及佛地，　悉是圓成實。
欲色無色界，　及以於涅槃；
於彼一切身，　皆是心境界。
隨其有所得，　是則迷惑起；
若覺自心已，　迷惑則不生。
我立二種法，　諸相及以證；
以四種理趣，　方便說成就。
見種種名相，　是迷惑分別；
若離於名相，　性淨聖所行。
隨能所分別，　則有妄計相；
若離彼分別，　自性聖所行。
心若解脫時，　則常恒真實；
種性及法性，　真如離分別。
以有清淨心，　而有雜染現；
無淨則無染，　真淨聖所行。
世間從緣生，　增長於分別；
觀彼如幻夢，　是時即解脫。
種種惡習氣，　與心和合故；
眾生見外境，　不覩心法性。
心性本清淨，　不生諸迷惑；
迷從惡習起，　是故不見心。
唯迷惑即真，　真實非餘處；
以諸行非行，　非餘處見故。
若觀諸有為，　遠離相所相；
以離眾相故，　見世惟自心。

安住於唯心，　不分別外境；
住真如所緣，　超過於心量。
若超過心量，　亦超於無相；
以住無相者，　不見於大乘。
行寂無功用，　淨修諸大願；
及我最勝智，　無相故不見。
應觀心所行，　亦觀智所行；
觀見慧所行，　於相無迷惑。
心所行苦諦，　智所行是集；
餘二及佛地，　皆是慧所行。
得果與涅槃，　及以八聖道；
覺了一切法，　是佛清淨智。
眼根及色境，　空明與作意；
故令從藏識，　眾生眼識生。
取者能所取，　名事俱無有；
無因妄分別，　是為無智者。
名義互不生，　名義別亦爾；
計因無因生，　不離於分別。
妄謂住實諦，　隨見施設說；
一性五不成，　捨離於諦義。
戲論於有無，　應超此等魔；
以見無我故，　不妄求諸有。
計作者為常，　呪術與諍論；
實諦離言說，　而見寂滅法。
依於藏識故，　而得有意轉；
心意為依故，　而有諸識生。
虛妄所立法，　及心性真如；
定者如是觀，　通達唯心性。
觀意與相事，　不念常無常；
及以生不生，　不分別二義。
從於阿賴耶，　生起於諸識；
終不於一義，　而生二種心。
由見自心故，　非空非言說；
若不見自心，　為見網所縛。
諸緣無有生，　諸根無所有；
無貪無蘊界，　悉無諸有為。
本無諸業報，　無作無有為；
執著本來無，　無縛亦無脫。

無有無記法，　法非法皆無；
非時非涅槃，　法性不可得。
非佛非真諦，　非因亦非果；
非倒非涅槃，　非生亦非滅。
亦無十二支，　邊無邊非有；
一切見皆斷，　我說是唯心。
煩惱業與身，　及業所得果；
皆如焰如夢，　如乾闥婆城。
以住唯心故，　諸相皆捨離；
以住唯心故，　能見於斷常。
涅槃無諸蘊，　無我亦無相；
以入於唯心，　轉依得解脫。
惡習為因故，　外現於大地；
及以諸眾生，　唯心無所見。
身資土影像，　眾生習所現；
心非是有無，　習氣令不顯。
垢現於淨中，　非淨現於垢；
如雲翳虛空，　心不現亦爾。
妄計性為有，　於緣起則無；
以妄計迷執，　緣起無分別。
非所造皆色，　有色非所造；
夢幻焰乾城，　此等非所造。
若於緣生法，　謂實及不實；
此人決定依，　一異等諸見。
聲聞有三種，　願生與變化；
及離貪瞋等，　從於法所生。
菩薩亦三種，　未有諸佛相；
思念於眾生，　而現於佛像。
眾生心所現，　皆從習氣生；
種種諸影像，　如星雲日月。
若大種是有，　可有所造生；
大種無性故，　無能相所相。
大種是能造，　地等是所造；
大種本無生，　故無所造色。
假實等諸色，　及幻所造色；
夢色乾城色，　焰色為第五。
一闡提五種，　種性五亦然，
五乘及非乘，　涅槃有六種，

諸蘊二十四，　諸色有八種，
佛有二十四，　佛子有二種。
法門有百八，　聲聞有三種，
諸佛剎惟一，　佛一亦復然。
解脫有三種，　心流注有四，
無我有六種，　所知亦有四。
遠離於作者，　及離諸見過；
內自證不動，　是無上大乘。
生及與不生，　有八種九種；
一念與漸次，　證得宗唯一。
無色界八種，　禪差別有六，
辟支諸佛子，　出離有七種。
三世悉無有，　常無常亦無；
作業及果報，　皆如夢中事。
諸佛本不生，　為聲聞佛子；
心恒不能見，　如幻等法故。
故於一切剎，　從兜率入胎；
初生及出家，　不從生處生。
為流轉眾生，　而說於涅槃；
諸諦及諸剎，　隨機令覺悟。
世間洲樹林，　無我外道行；
禪乘阿賴耶，　果境不思議。
星宿月種類，　諸王諸天種；
乾闥夜叉種，　皆因業愛生。
不思變易死，　猶與習氣俱；
若死永盡時，　煩惱網已斷。
財穀與金銀，　田宅及僮僕，
象馬牛羊等，　皆悉不應畜。
不臥穿孔床，　亦不泥塗地，
金銀銅鉢等，　皆悉不應畜。
土石及與鐵，　螯及頗梨器，
滿於摩竭量，　隨鉢故聽畜。
常以青等色，　牛糞泥果葉，
染白欽婆等，　令作袈裟色。
四指量刀子，　刀如半月形，
為以割截衣，　修行者聽畜。
勿學工巧明，　亦不應賣買，
若須使淨人，　此法我所說。

常守護諸根，　善解經律義，
不狎諸俗人，　是名修行者。
樹下及巖穴，　野屋與塚間，
草窟及露地，　修行者應住。
塚間及餘處，　三衣常隨身，
若闕衣服時，　來施者應受。
乞食出遊行，　前視一尋地；
攝念而行乞，　猶如蜂採花。
鬧眾所集處，　眾雜比丘尼；
活命與俗交，　皆不應乞食。
諸王及王子，　大臣與長者，
修行者乞食，　皆不應親近。
生家及死家，　親友所愛家，
僧尼和雜家，　修行者不食。
寺中烟不斷，　常作種種食，
及故為所造，　修行者不食。
行者觀世間，　能相與所相；
皆悉離生滅，　亦離於有無。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六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七

大周于闐國三藏法師實叉難陀奉　勅譯

偈頌品第十之二

「若諸修行者，　不起於分別；
不久得三昧，　力通及自在。
修行者不應，　妄執從微塵，
時勝性作者，　緣生於世間。
世從自分別，　種種習氣生；
修行者應觀，　諸有如夢幻。
恒常見遠離，　誹謗及建立；
身資及所住，　不分別三有。
不思想飲食，　正念端身住；
數數恭敬禮，　諸佛及菩薩。
善解經律中，　真實理趣法；
五法二無我，　亦思惟自心。
內證淨法性，　諸地及佛地；
行者修習此，　處蓮花灌頂。
沈輪諸趣中，　厭離於諸有；
往塚間靜處，　修習諸觀行。
有物無因生，　妄謂離斷常；
亦謂離有無，　妄計為中道。
妄計無因論，　無因是斷見；
不了外物故，　壞滅於中道。
恐墮於斷見，　不捨所執法；
以建立誹謗，　妄說為中道。
以覺了惟心，　捨離於外法；
亦離妄分別，　此行契中道。
惟心無有境，　無境心不生；
我及諸如來，　說此為中道。
若生若不生，　自性無自性；
有無等皆空，　不應分別二。
不能起分別，　愚夫謂解脫；
心無覺智生，　豈能斷二執？
以覺自心故，　能斷二所執；
了知故能斷，　非不能分別。
了知心所現，　分別即不起；

分別不起故，　真如心轉依。
若見所起法，　離諸外道過；
是智者所取，　涅槃非滅壞。
我及諸佛說，　覺此即成佛；
若更異分別，　是則外道論。
不生而現生，　不滅而現滅；
普於諸億剎，　頓現如水月。
一身為多身，　然火及注雨；
隨機心中現，　是故說惟心。
心亦是惟心，　非心亦心起；
種種諸色相，　通達皆惟心。
諸佛與聲聞，　緣覺等形像；
及餘種種色，　皆說是惟心。
從於無色界，　乃至地獄中；
普現為眾生，　皆是惟心作。
如幻諸三昧，　及以意生身；
十地與自在，　皆由轉依得。
愚夫為相縛，　隨見聞覺知；
自分別顛倒，　戲論之所動。
一切空無生，　我實不涅槃；
化佛於諸剎，　演三乘一乘。
佛有三十六，　復各有十種；
隨眾生心器，　而現諸剎土。
法佛於世間，　猶如妄計性；
雖見有種種，　而實無所有。
法佛是真佛，　餘皆是化佛；
隨眾生種子，　見佛所現身。
以迷惑諸相，　而起於分別；
分別不異真，　相不即分別。
自性及受用，　化身復現化；
佛德三十六，　皆自性所成。
由外熏習種，　而生於分別；
不取於真實，　而取妄所執。
迷惑依內心，　及緣於外境；
但由此二起，　更無第三緣。
迷惑依內外，　而得生起已；
六十二十八，　故我說為心。
知但有根境，　則離於我執；

悟心無境界，　則離於法執。
由依本識故，　而有諸識生。
由依內處故，　有似外影現；
無智恒分別，　有為及無為，
皆悉不可得，　如夢星毛輪，
如乾闥婆城，　如幻如焰水，
非有而見有，　緣起法亦然。
我依三種心，　假說根境我；
而彼心意識，　自性無所有。
心意及與識，　無我有二種，
五法與自性，　是諸佛境界。
習氣因為一，　而成於三相；
如以一彩色，　畫壁見種種。
五法二無我，　自性心意識；
於佛種性中，　皆悉不可得。
遠離心意識，　亦離於五法；
復離於自性，　是為佛種性。
若身語意業，　不修白淨法；
如來淨種性，　則離於現行。
神通力自在，　三昧淨莊嚴，
種種意生身，　是佛淨種性。
內自證無垢，　遠離於因相，
八地及佛地，　如來性所成。
遠行與善慧，　法雲及佛地；
皆是佛種性，　餘悉二乘攝。
如來心自在，　而為諸愚夫，
心相差別故，　說於七種地。
第七地不起，　身語意過失；
第八地所依，　如夢渡河等。
八地及五地，　解了工巧明；
諸佛子能作，　諸有中之王。
智者不分別，　若生若不生，
空及與不空，　自性無自性，
但惟是心量，　而實不可得。
為諸二乘說，　此實此虛妄，
非為諸佛子，　故不應分別。
有非有悉非，　亦無剎那相；
假實法亦無，　惟心不可得。

有法是俗諦，　無性第一義；
迷惑於無性，　是則為世俗。
一切法皆空，　我為諸凡愚；
隨俗假施設，　而彼無真實。
由言所起法，　則有所行義；
觀見言所生，　皆悉不可得。
如離壁無畫，　離質亦無影；
藏識若清淨，　諸識浪不生。
依法身有報，　從報起化身；
此為根本佛，　餘皆化所現。
不應妄分別，　空及以不空；
妄計於有無，　言義不可得。
凡愚妄分別，　德實塵聚色；
一一塵皆無，　是故無境界。
眾生見外相，　皆由自心現；
所見既非有，　故無諸外境。
如象溺深泥，　不能復移動；
聲聞住三昧，　昏墊亦復然。
若見諸世間，　習氣以為因；
離有無俱非，　法無我解脫。
自性名妄計，　緣起是依他；
真如是圓成，　我經中常說。
心意及與識，　分別與表示；
本識作三有，　皆心之異名。
壽及於煖識，　阿賴耶命根；
意及與意識，　皆分別異名。
心能持於身，　意恒審思慮；
意識諸識俱，　了自心境界。
若實有我體，　異蘊及蘊中；
於彼求我體，　畢竟不可得。
一一觀世間，　皆是自心現；
於煩惱隨眠，　離苦得解脫。
聲聞為盡智，　緣覺寂靜智；
如來之智慧，　生起無窮盡。
外實無有色，　惟自心所現；
愚夫不覺知，　妄分別有為。
不知外境界，　種種皆自心；
愚夫以因喻，　四句而成立。

智者悉了知，　境界自心現；
不以宗因喻，　諸句而成立。
分別所分別，　是為妄計相；
依止於妄計，　而復起分別。
展轉互相依，　皆因一習氣；
此二俱為客，　非眾生心起。
安住三界中，　心心所分別；
所起似境界，　是妄計自性。
影像與種子，　合為十二處；
所依所緣合，　說有所作事。
猶如鏡中像，　瞖眼見毛輪；
習氣覆亦然，　凡夫起妄見。
於自分別境，　而起於分別；
如外道分別，　外境不可得。
如愚不了繩，　妄取以為蛇；
不了自心現，　妄分別外境。
如是繩自體，　一異性皆離；
但自心倒惑，　妄起繩分別。
妄計分別時，　而彼性非有；
云何見非有，　而起於分別？
色性無所有，　瓶衣等亦然；
但由分別生，　所見終無有。」
「無始有為中，　迷惑起分別；
何法令迷惑？　願佛為我說。」
「諸法無自性，　但惟心所現；
不了於自心，　是故生分別。
如愚所分別，　妄計實非有；
異此之所有，　而彼不能知。
諸聖者所有，　非愚所分別；
若聖同於凡，　聖應有虛妄。
以聖治心淨，　是故無迷惑；
凡愚心不淨，　故有妄分別。
如母語嬰兒，　汝勿須啼泣；
空中有果來，　種種任汝取。
我為眾生說，　種種妄計果；
令彼愛樂已，　法實離有無。
諸法先非有，　諸緣不和合；
本不生而生，　自性無所有。

未生法不生，　離緣無生處；
現生法亦爾，　離緣不可得。
觀實緣起要，　非有亦非無；
非有無俱非，　智者不分別。
外道諸愚夫，　妄說一異性；
不了諸緣起，　世間如幻夢。
我無上大乘，　超越於名言；
其義甚明了，　愚夫不覺知。
聲聞及外道，　所說皆慳恪；
令義悉改變，　皆由妄計起。
諸相及自體，　形狀及與名；
攀緣此四種，　而起諸分別。
計梵自在作，　一身與多身；
及日月運行，　彼非是我子。
具足於聖見，　通達如實法；
善巧轉諸想，　到於識彼岸。
以此解脫印，　永離於有無；
及離於去來，　是我法中子。
若色識轉滅，　諸業失壞者；
是則無生死，　亦無常無常。
而彼轉滅時，　色處雖捨離；
業住阿賴耶，　離有無過失。
色識雖轉滅，　而業不失壞；
令於諸有中，　色識復相續。
若彼諸眾生，　所起業失壞；
是則無生死，　亦無有涅槃。
若業與色識，　俱時而滅壞；
生死中若生，　色業應無別。
色心與分別，　非異非不異；
愚夫謂滅壞，　而實離有無。
緣起與妄計，　展轉無別相；
如色與無常，　展轉生亦爾。
既離異非異，　妄計不可知；
如色無常性，　云何說有無？
善達於妄計，　緣起則不生；
由見於緣起，　妄計則真如。
若滅妄計性，　是則壞法眼；
便於我法中，　建立及誹謗。

如是色類人，　當毀謗正法；
彼皆以非法，　滅壞我法眼。
智者勿共語，　比丘事亦棄；
以滅壞妄計，　建立誹謗故。
若隨於分別，　起於有無見，
彼如幻毛輪，　夢焰與乾城。
彼非學佛法，　不應與同住；
以自墮二邊，　亦壞他人故。
若有修行者，　觀於妄計性；
寂靜離有無，　攝取與同住。
如世間有處，　出金摩尼珠；
彼雖無造作，　而眾生受用。
業性亦如是，　遠離種種性；
所見業非有，　非不生諸趣。
如聖所了知，　法皆無所有；
愚夫所分別，　妄計法非無。
若愚所分別，　彼法非有者；
既無一切法，　眾生無雜染。
以有雜染法，　無明愛所繫；
能起生死身，　諸根悉具足。
若謂愚分別，　此法皆無者；
則無諸根生，　彼非正修行。
若無有此法，　而為生死因；
愚夫不待修，　自然而解脫。
若無有彼法，　凡聖云何別？
亦則無聖人，　修行三解脫。
諸蘊及人法，　自共相無相；
諸緣及諸根，　我為聲聞說。
惟心及非因，　諸地與自在；
內證淨真如，　我為佛子說。
未來世當有，　身著於袈裟；
妄說於有無，　毀壞我正法。
緣起法無性，　是諸聖所行；
妄計性無物，　計度者分別。
未來有愚癡，　揭那諸外道；
說於無因論，　惡見壞世間。
妄說諸世間，　從於微塵生；
而彼塵無因，　九種實物常。

從實而成實，　從德能生德；
真法性異此，　毀謗說言無。
若本無而生，　世間則有始；
生死無前際，　是我之所說。
三界一切物，　本無而生者；
駝驢狗生角，　亦應無有疑。
眼色識本無，　而今有生者；
衣冠及席等，　應從泥團生。
如疊中無席，　蒲中亦無席；
何不諸緣中，　一一皆生席？
彼命者與身，　若本無而生；
我先已說彼，　皆是外道論。
我先所說宗，　為遮於彼意；
既遮於彼已，　然後說自宗。
恐諸弟子眾，　迷著有無宗；
是故我為其，　先說外道論。
迦毘羅惡慧，　為諸弟子說；
勝性生世間，　求那所轉變。
諸緣無有故，　非已生現生；
諸緣既非緣，　非生非不生。
我宗離有無，　亦離諸因緣；
生滅及所相，　一切皆遠離。
世間如幻夢，　因緣皆無性；
常作如是觀，　分別永不起。
若能觀諸有，　如焰及毛輪；
亦如尋香城，　常離於有無。
因緣俱捨離，　令心悉清淨；
若言無外境，　而惟有心者。
無境則無心，　云何成唯識？
以有所緣境，　眾生心得起。
無因心不生，　云何成惟識？
真如及惟識，　是眾聖所行。
此有言非有，　彼非解我法；
由能取所取，　而心得生起。
世間心如是，　故非是唯心；
身資土影像，　如夢從心生。
心雖成二分，　而心無二相；
如刀不自割，　如指不自觸。

而心不自見，　其事亦如是；
無有影像處，　則無依他起。
妄計性亦無，　五法二心盡；
能生及所生，　皆是自心相。
密意說能生，　而實無自性；
種種境形狀，　若由妄計生。
虛空與兔角，　亦應成境相；
以境從心起，　此境非妄計。
然彼妄計境，　離心不可得；
無始生死中，　境界悉非有。
心無有起處，　云何成影像？
若無物有生，　兔角亦應生。
不可無物生，　而起於分別；
如境現非有，　彼則先亦無。
云何無境中，　而心緣境起？
真如空實際，　涅槃及法界，
一切法不生，　是第一義性；
愚夫墮有無，　分別諸因緣。
不能知諸有，　無生無作者；
無始心所因，　惟心無所見。」
「既無無始境，　心從何所生？
無物而得生，　如貧應是富。
無境而生心，　願佛為我說；
一切若無因，　無心亦無境。」
「心既無所生，　離三有所作；
因瓶衣角等，　而說兔角無。
是故不應言，　無彼相因法；
無因有故無，　是無不成無。
有待無亦爾，　展轉相因起；
若依止少法，　而有少法起。
是則前所依，　無因而自有；
若彼別有依，　彼依復有依。
如是則無窮，　亦無有少法；
如依木葉等，　現種種幻相。
眾生亦如是，　依事種種現；
依於幻師力，　令愚見幻相。
而於木葉等，　實無幻可得；
若依止於事，　此法則便壞。

所見既無二，　何有少分別？
分別無妄計，　分別亦無有。
以分別無故，　無生死涅槃；
由無所分別，　分別則不起。
云何心不起，　而得有惟心？
意差別無量，　皆無真實法。
無實無解脫，　亦無諸世間；
如愚所分別，　外所見皆無。
習氣擾濁心，　似影像而現；
有無等諸法，　一切皆不生。
但惟自心現，　遠離於分別；
說諸法從緣，　為愚非智者。
心自性解脫，　淨心聖所住；
數勝及露形，　梵志與自在。
皆墮於無見，　遠離寂靜義；
無生無自性，　離垢空如幻。」
「諸佛及今佛，　為誰如是說？
淨心修行者，　離諸見計度。」
「諸佛為彼說，　我亦如是說；
若一切皆心，　世間何處住？
何因見大地，　眾生有去來；
如鳥遊虛空，　隨分別而去？
無依亦無住，　如履地而行；
眾生亦如是，　隨於妄分別。
遊履於自心，　如鳥在虛空；
身資國土影，　佛說惟心起。」
「願說影惟心，　何因云何起？」
「身資國土影，　皆由習氣轉。
亦因不如理，　分別之所生；
外境是妄計，　心緣彼境生。
了境是惟心，　分別則不起；
若見妄計性，　名義不和合。
遠離覺所覺，　解脫諸有為；
名義皆捨離，　此是諸佛法。
若離此求悟，　彼無覺自他；
若能見世間，　離能覺所覺。
是時則不起，　名所名分別；
由見自心故，　妄作名字滅。

不見於自心，　則起彼分別；
四蘊無色相，　彼數不可得。
大種性各異，　云何共生色？
由離諸相故，　能所造非有。
異色別有相，　諸蘊何不生？
若見於無相，　蘊處皆捨離。
是時心亦離，　見法無我故；
由根境差別，　生於八種識。
於彼無相中，　是三相皆離；
意緣阿賴耶，　起我我所執。
及識二執取，　了知皆遠離；
觀見離一異，　是則無所動。
離於我我所，　二種妄分別；
無生無增長，　亦不為識因。
既離能所作，　滅已不復生；
世間無能作，　及離能所相。」
「妄計及惟心，　云何願為說。」
「自心現種種，　分別諸形相，
不了心所現，　妄取謂心外；
由無智覺故，　而起於無見。
云何於有性，　而心不生著；
分別非有無，　故於有不生。
了所見惟心，　分別則不起；
分別不起故，　轉依無所著。
則遮於四宗，　謂法有因等；
此但異名別，　所立皆不成。
應知能作因，　亦復不成立；
為遮於能作，　說因緣和合。
為遮於常過，　說緣是無常；
愚夫謂無常，　而實不生滅。
不見滅壞法，　而能有所作；
何有無常法，　而能有所生？
天人阿修羅，　鬼畜閻羅等；
眾生在中生，　我說為六道。
由業上中下，　於中而受生；
守護諸善法，　而得勝解脫。」
「佛為諸比丘，　說於所受生；
念念皆生滅，　請為我宣說。」

「色色不暫停，　心心亦生滅；
我為弟子說，　受生念遷謝。
色色中分別，　生滅亦復然；
分別是眾生，　離分別非有。
我為此緣故，　說於念念生；
若離取著色，　不生亦不滅。
緣生非緣生，　無明真如等；
二法故有起，　無二即真如。
若彼緣非緣，　生法有差別；
常等與諸緣，　有能作所作。
是則大牟尼，　及諸佛所說；
有能作所作，　與外道無異。
我為弟子說，　身是苦世間；
亦是世間集，　滅道皆悉具。
凡夫妄分別，　取三自性故；
見有能所取，　世及出世法。
我先觀待故，　說取於自性；
今為遮諸見，　不應妄分別。
求過為非法，　亦令心不定；
皆由二取起，　無二即真如。
若無明愛業，　而生於識等；
邪念復有因，　是則無窮過。
無智說諸法，　有四種滅壞；
妄起二分別，　法實離有無。
遠離於四句，　亦離於二見；
分別所起二，　了已不復生。
不生中知生，　生中知不生；
彼法同等故，　不應起分別。」
「願佛為我說，　遮二見之理；
令我及餘眾，　恒不墮有無。」
「不雜諸外道，　亦離於二乘；
諸佛證所行，　佛子不退處。
解脫因非因，　同一無生相；
迷故執異名，　智者應常離。
法從分別生，　如毛輪幻焰；
外道妄分別，　世從自性生。
無生及真如，　性空與真際；
此等異名說，　不應執為無。

如手有多名，　帝釋名亦爾；
諸法亦如是，　不應執為無。
色與空無異，　無生亦復然；
不應執為異，　成諸見過失。
以總別分別，　及遍分別故；
執著諸事相，　長短方圓等。
總分別是心，　遍分別為意；
別分別是識，　皆離能所相。
我法中起見，　及外道無生；
皆是妄分別，　過失等無異。
若有能解了，　我所說無生；
及無生所為，　是人解我法。
為破於諸見，　無生無住處；
令知此二義，　故我說無生。
佛說無生法，　若是有是無；
則同諸外道，　無因不生論。
我說惟心量，　遠離於有無；
若生若不生，　是見應皆離。
無因論不生，　生則著作者；
作則雜諸見，　無則自然生。」
「佛說諸方便，　正見大願等；
一切法若無，　道場何所成？」
「離能取所取，　非生亦非滅；
所見法非法，　皆從自心起。」
「牟尼之所說，　前後自相違；
云何說諸法，　而復言不生？
眾生不能知，　願佛為我說；
得離外道過，　及彼顛倒因。
惟願勝說者，　說生及與滅；
皆離於有無，　而不壞因果。」
「世間墮二邊，　諸見所迷惑；
惟願青蓮眼，　說諸地次第。
取生不生等，　不了寂滅因；
道場無所得，　我亦無所說。
剎那法皆空，　無生無自性；
諸佛已淨二，　有二即成過。」
「惡見之所覆，　分別非如來；
妄計於生滅，　願為我等說。」

「積集於戲論，　和合之所生；
隨其類現前，　色境皆具足。
見於外色已，　而起於分別；
若能了知此，　則見真實義。
若離於大種，　諸物皆不成；
大種既惟心，　當知無所生。
此心亦不生，　則順聖種性；
勿分別分別，　無分別是智。
分別於分別，　是二非涅槃；
若立無生宗，　則壞於幻法。
亦無因起幻，　損減於自宗；
猶如鏡中像，　雖離一異性。
所見非是無，　生相亦如是；
如乾城幻等，　悉待因緣有。
諸法亦如是，　是生非不生；
分別於人法，　而起二種我。
此但世俗說，　愚夫不覺知；
由願與緣集，　自力及最勝。
聲聞法第五，　而有羅漢等；
時隔及滅壞，　勝義與遞遷。
是四種無常，　愚分別非智；
愚夫墮二邊，　德塵自性作。
以取有無宗，　不知解脫因；
大種互相違，　安能起於色？
但是大種性，　無大所造色；
火乃燒於色，　水復為爛壞。
風能令散滅，　云何色得生？
色蘊及識蘊，　惟此二非五。
餘但是異名，　我說彼如怨；
心心所差別，　而起於現法。
分析於諸色，　惟心無所造；
青白等相待，　作所作亦然。
所生及性空，　冷熱相所相；
有無等一切，　妄計不成立。
心意及餘六，　諸識共相應；
皆因藏識生，　非一亦非異。
數勝及露形，　計自在能生；
皆墮有無宗，　遠離寂靜義。

大種生形相，　非生於大種；
外道說大種，　生大種及色。
於無生法外，　外道計作者；
依止有無宗，　愚夫不覺知。
清淨真實相，　而與大智俱；
但共心相應，　非意等和合。
若業皆生色，　則違諸蘊因；
眾生應無取，　無有住無色。
說色為無者，　眾生亦應無；
無色論是斷，　諸識不應生。
識依四種住，　無色云何成？
內外既不成，　識亦不應起。
眾生識若無，　自然得解脫；
必是外道論，　妄計者不知。
或有隨樂執，　中有中諸蘊；
如生於無色，　無色云何有？
無色中之色，　彼非是可見；
無色則違宗，　非乘及乘者。
識從習氣生，　與諸根和合；
八種於剎那，　取皆不可得。
若諸色不起，　諸根則非根；
是故世尊說，　根色剎膩迦。」
「云何不了色，　而得有識生？
云何識不生，　而得受生死？」
「諸根及根境，　聖者了其義；
愚癡無智者，　妄執取其名。
不應執第六，　有取及無取；
為離諸過失，　聖者無定說。
諸外道無智，　怖畏於斷常；
計有為無為，　與我無差別。
或計與心一，　或與意等異；
一性有可取，　異性有亦然。
若取是決了，　名為心心所；
此取何不能，　決了於一性？
有取及作業，　可得而受生；
猶如火所成，　理趣似非似。
如火頓燒時，　然可然皆具；
妄取我亦然，　云何無所取？

若生若不生，　心性常清淨；
外道所立我，　何不以為喻？
迷惑識稠林，　妄計離真法；
樂於我論故，　馳求於彼此。
內證智所行，　清淨真我相；
此即如來藏，　非外道所知。
分別於諸蘊，　能取及所取；
若能了此相，　則生真實智。
是諸外道等，　於賴耶藏處；
計意與我俱，　此非佛所說。
若能辯了此，　解脫見真諦；
見修諸煩惱，　斷除悉清淨。
本性清淨心，　眾生所迷取；
無垢如來藏，　遠離邊無邊。
本識在蘊中，　如金銀在鑛；
陶冶鍊治已，　金銀皆顯現。」
「佛非人非蘊，　但是無漏智；
了知常寂靜，　是我之所歸。
本性清淨心，　隨煩惱意等；
及與我相應，　願佛為解說。」
「自性清淨心，　意等以為他；
彼所積集業，　雜染故為二。
意等我煩惱，　染污於淨心；
猶如彼淨衣，　而有諸垢染。
如衣得離垢，　亦如金出鑛；
衣金俱不壞，　心離過亦然。
無智者推求，　箜篌夔鼓等；
而覓妙音聲，　蘊中我亦爾。
猶如伏藏寶，　亦如地下水；
雖有不可見，　蘊真我亦然。
心心所功能，　聚集蘊相應；
無智不能取，　蘊中我亦爾。
如女懷胎藏，　雖有不可見；
蘊中真實我，　無智不能知。
如藥中勝力，　亦如木中火；
蘊中真實我，　無智不能知。
諸法中空性，　及以無常性；
蘊中真實我，　無智不能知。

諸地自在通，　灌頂勝三昧；
若無此真我，　是等悉皆無。
有人破壞言，　若有應示我；
智者應答言，　汝分別示我。
說無真我者，　謗法著有無；
比丘應羯磨，　擯棄不共語。
說真我熾然，　猶如劫火起；
燒無我稠林，　離諸外道過。
如蘇酪石蜜，　及以麻油等；
彼皆悉有味，　未嘗者不知。
於諸蘊身中，　五種推求我；
愚者不能了，　智見即解脫。
明智所立喻，　猶未顯於心；
其中所集義，　豈能使明了。
諸法別異相，　不了惟一心；
計度者妄執，　無因及無起。」
「定者觀於心，　心不見於心；
見從所見生，　所見何因起？」
「我姓迦旃延，　淨居天中出；
為眾生說法，　令入涅槃城。
緣於本住法，　我及諸如來；
於三千經中，　廣說涅槃法。
欲界及無色，　不於彼成佛；
色界究竟天，　離欲得菩提。
境界非縛因，　因縛於境界；
修行利智劍，　割斷彼煩惱。
無我云何有，　幻等法有無？
愚應顯真如，　云何無真我？
已作未作法，　皆非因所起；
一切悉無生，　愚夫不能了。
能作者不生，　所作及諸緣；
此二皆無生，　云何計能作？
妄計者說有，　先後一時因；
顯瓶弟子等，　說諸物生起。
佛非是有為，　所具諸相好；
是輪王功德，　非此名如來。
佛以智為相，　遠離於諸見；
自內證所行，　一切過皆斷。

聾盲瘖瘂等，　老小及懷怨；
是等尤重者，　皆無梵行分。
隨好隱為天，　相隱為輪王；
此二著放逸，　惟顯者出家。
我釋迦滅後，　當有毘耶娑；
迦那梨沙婆，　劫比羅等出。
我滅百年後，　毘耶娑所說；
婆羅多等論，　次有半擇娑。
憍拉婆囉摩，　次有冑狸王；
難陀及毱多，　次篾利車王。
於後刀兵起，　次有極惡時；
彼時諸世間，　不修行正法。
如是等過後，　世間如輪轉；
日火共和合，　焚燒於欲界。
復立於諸天，　世間還成就；
諸王及四姓，　諸仙垂法化。
韋陀祠施等，　當有此法興；
談論戲笑法，　長行與解釋。
我聞如是等，　迷惑於世間；
所受種種衣，　若有正色者。
青泥牛糞等，　染之令壞色；
所服一切衣，　令離外道相。
現於修行者，　諸佛之憧相；
亦繫於腰絛，　漉水而飲用。
次第而乞食，　不至於非處；
生於勝妙天，　及生於人中。
寶相具足者，　生天及人王；
王有四天下，　法教久臨御。
上昇於天宮，　由貪皆退失；
純善及三時，　二時并極惡。
餘佛出善時，　釋迦出惡世；
於我涅槃後，　釋種悉達多。
毘紐大自在，　外道等俱出；
如是我聞等，　釋師子所說。
談古及笑語，　毘夜娑仙說；
於我涅槃後，　毘紐大自在，
彼說如是言：　『我能作世間；
我名離塵佛，　姓迦多衍那。

父名世間主，　母號為具財；
我生瞻婆國，　我之先祖父。
從於月種生，　故號為月藏；
出家修苦行，　演說千法門，
與大慧授記，　然後當滅度。』
大慧付達摩，　次付彌佉梨，
彌佉梨惡時，　劫盡法當滅。
迦葉拘留孫，　拘那含牟尼，
及我離塵垢，　皆出純善時。
純善漸減時，　有導師名慧，
成就大勇猛，　覺悟於五法；
非二時三時，　亦非極惡時，
於彼純善時，　現成等正覺。
衣雖不割縷，　雜碎而補成，
如孔雀尾目，　無有人侵奪；
或二指三指，　間錯而補成，
異此之所作，　愚夫生貪著。
惟畜於三衣，　恒滅貪欲火，
沐以智慧水，　日夜三時修；
如放箭勢極，　一墜還放一，
亦如抨酪木，　善不善亦然。
若一能生多，　則有別異相，
施者應如田，　受者應如風；
若一能生多，　一切無因有，
所作因滅壞，　是妄計所立。
若妄計所立，　如燈及種子，
一能生多者，　但相似非多；
胡麻不生豆，　稻非穬麥因，
小豆非穀種，　云何一生多？
名手作聲論，　廣主造王論，
順世論妄說，　當生梵藏中；
迦多延造經，　樹皮仙說祀，
鵂鶹出天文，　惡世時當有。
世間諸眾生，　福力感於王，
如法御一切，　守護於國土；
青蟻及赤豆，　側僻與馬行，
此等大福仙，　未來世當出。
釋子悉達多，　步多五髻者，

口力及聰慧，　亦於未來出。
我在於林野，　梵王來惠我，
鹿皮三岐杖，　膊絛及軍持；
此大修行者，　當成離垢尊，
說於真解脫，　牟尼之幢相。
梵王與梵眾，　諸天及天眾，
施我鹿皮衣，　還歸自在宮。
我在林樹間，　帝釋四天王，
施我妙衣服，　及以乞食鉢。
若立不生論，　是因生復生，
如是立無生，　惟是虛言說。
無始所積集，　無明為心因；
生滅而相續，　妄計所分別。
僧佉論有二，　勝性及變異。
勝中有所作，　所作應自成；
勝性與物俱，　求那說差別。
作所作種種，　變異不可得；
如水銀清淨，　塵垢不能染。
藏識淨亦然，　眾生所依止；
如興渠葱氣，　鹽味及胎藏。
種子亦如是，　云何而不生？
一性及異性，　俱不俱亦然。
非所取之有，　非無非有為；
馬中牛性離，　蘊中我亦然。
所說為無為，　悉皆無自性；
理教等求我，　是妄垢惡見。
不了故說有，　惟妄取無餘；
諸蘊中之我，　一異皆不成。
彼過失顯然，　妄計者不覺；
如水鏡及眼，　現於種種影。
遠離一異性，　蘊中我亦然；
行者修於定，　見諦及以道。
勤修此三種，　解脫諸惡見；
猶如孔隙中，　見電光速滅。
法遷變亦然，　不應起分別；
愚夫心迷惑，　取涅槃有無。
若得聖見者，　如實而能了；
應知變異法，　遠離於生滅。

亦離於有無，　及以能所相；
應知變異法，　遠離外道論。
亦離於名相，　內我見亦滅；
諸天樂觸身，　地獄苦逼體。
若無彼中有，　諸識不得生；
應知諸趣中，　眾生種種身。
胎卵濕生等，　皆隨中有生；
離聖教正理，　欲滅惑反增。
是外道狂言，　智者不應說；
先應決了我，　及分別諸取，
以如石女兒，　無決了分別。
我離於肉眼，　以天眼慧眼，
見諸眾生身，　離諸行諸蘊；
觀見諸行中，　有好色惡色，
解脫非解脫，　有住天中者；
諸趣所受身，　惟我能了達。
超過世所知，　非計度境界；
無我而生心，　此心云何生？
豈不說心生，　如河燈種子；
若無無明等，　心識則不生。
離無明無識，　云何生相續？
妄計者所說，　三世及非世，
第五不可說，　諸佛之所知。
諸行取所住，　彼亦為智因，
不應說智慧，　而名為諸行。
有此因緣故，　則有此法生，
無別有作者，　是我之所說。
風不能生火，　而令火熾然，
亦由風故滅，　云何喻於我？
所說為無為，　皆離於諸取。
云何愚分別，　以火成立我？
諸緣展轉力，　是故能生火。
若分別如火，　是我從誰生？
意等為因故，　諸蘊處積集。
無我之商主，　常與心俱起；
此二常如日，　遠離能所作。
非火能成立，　妄計者不知；
眾生心涅槃，　本性常清淨。

無始過習染，　無異如虛空；
象臥等外道，　諸見所雜染。
意識之所覆，　計火等為淨；
若得如實見，　便能斷煩惱。
捨邪喻稠林，　到聖所行處；
智所知差別，　各異而分別。
無智者不知，　說所不應說，
如愚執異材，　作栴檀沈水，
妄計與真智，　當知亦復然。
食訖持鉢歸，　洗濯令清淨，
澡漱口餘味，　應當如是修。
若於此法門，　如理正思惟。
淨信離分別，　成就最勝定；
離著處於義，　成金光法燈。
分別於有無，　及諸惡見網；
三毒等皆離，　得佛手灌頂。
外道執能作，　迷方及無因；
於緣起驚怖，　斷滅無聖性。
變起諸果報，　謂諸識及意；
意從賴耶生，　識依末那起。
賴耶起諸心，　如海起波浪；
習氣以為因，　隨緣而生起。
剎那相鉤鎖，　取自心境界；
種種諸形相，　意根等識生。
由無始惡習，　似外境而生；
所見惟自心，　非外道所了。
因彼而緣彼，　而生於餘識；
是故起諸見，　流轉於生死。
諸法如幻夢，　水月焰乾城；
當知一切法，　惟是自分別。
正智依真如，　而起諸三昧；
如幻首楞嚴，　如是等差別。
得入於諸地，　自在及神通；
成就如幻智，　諸佛灌其頂。
見世間虛妄，　是時心轉依；
獲得歡喜地，　諸地及佛地。
既得轉依已，　如眾色摩尼；
利益諸眾生，　應現如水月。

捨離有無見，　及以俱不俱；
過於二乘行，　亦超第七地。
自內現證法，　地地而修治；
遠離諸外道，　應說是大乘。
說解脫法門，　如兔角摩尼；
捨離於分別，　離死及遷滅。
教由理故成，　理由教故顯；
當依此教理，　勿更餘分別。」

大乘入楞伽經卷第七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